# 史通通釋 全

金匱浦起龍著

# 史通通釋

古堇王縉翰署



光緒二十五年孟
秋金匱浦氏屬上
海寶文書局石印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傖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為言以壽傖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巳未代匱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饜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傖父方手裒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彌故紙猶昔耶傖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駢對如略識面巳益創通大致云傖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

叙　一

適歸而史之失哤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為書原原
委委俾涉學家分塍恭觀得所為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
撰山傳之殊制記令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
宜良穢簡蕪梜直夸浮之辭蘋若畫井壇陳緜絕豈非一
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琱刻之纖纖
者歟顧其書矜體眘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徧
以苛甚者佹辭譏古以名鬧聽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
郭本其尤已進問眘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冀除諸
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谿譎焉何疋脫焉何貫

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昏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嘆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湯與也冥行也躡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豈取而矜擇迎之以隙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勩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

除脫然不自知其槀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
至者互正又如干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
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
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為壽祝曰老子論交古
制作前乎誰疇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湙酌侑我靈龜謝紛
若于胥樂兮南枰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
傖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暜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
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為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

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條刊者卅有
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盖其顓固蹇
拙之如此亦將弥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
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
而綱蒐傭鈔敦復力冣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弓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
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
蔭嘉玉穀朱子蓧林庭筠施子龍文昂鄧子濟美凱劉
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
子時行龍鏡内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燾暉錦文廷

烒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洽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猒事母足已毋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

山倌又識





別本序三首

張眘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千寶之于楊雄之楊邢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循環校閱再加釐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

為著其爵里閒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祗
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
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
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髙自
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
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
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

余旣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
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

注之中年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
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馬歷八月訖
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
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
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
有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
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
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

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撥利病作史通内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

類然其薈萃搜擇鈎鉱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彦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閒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 史通通釋舉例

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

二科十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倉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猒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瘀積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瘀積者道在刊譌例揔二科科各有別列

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為束書不覯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為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胥欠主張驗其通體支離篇乖步伐者矣故為之釋以清之釋之為用析節而疏其義是賓是主是彰是神前後相銜中邊交攏茲為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間有省去不用唯於短說為然自昔漢唐經疏通例墨闕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 按亦釋也標仍墨闕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況史通之為書也羣史牢籠全書吐納眇塗遼濶節目棼緐則必以見遠之明者察焉則將有無礙之辭者通焉此段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藏此淹讀是知按之所屆尤爲駟牡之廣衢非等隻雞之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偏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證釋 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事祖辭必辭根而其所標識則又書皆舉名篇皆舉目如左傳則某公某年漢書則某紀某傳之類蓋採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若舊注已得者明書何本或無書可質者直注未詳不他攘不欺與世共見

四曰證按 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夜湯與之習也如尚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三國王朗之子舊援後魏同名之人如左傳家缺徐貫一注也位在干蕭二史之間撿出徐廣字形之誤更有

全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記採撰篇之沈烱罵書一失之俗傳一失之原本則一當革其繆一當繩其愆凡此諸流皆須顯說也證釋之條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陳言都成說部

五曰夾釋　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用直截語指之皆是也有此可以便觀書者之索解可以杜好辯者之岐猜

六曰雜按　雜按之施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爲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混文文混注者於史官篇詔曰脩撰暗惑篇曹公多詐見之并有注非注文非文者於史官篇自歷行事雜說篇蘇代所言見之相厥攸居還渠定判此雜按之所由設也不繫諸正書故稱雜焉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既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叢之類緐

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疎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蒐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謬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孫而轉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漠失則繆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昌平而曰平昌失則倒昭後略漏昭字言學者漏言字楚漢列國漏國字徵子篇序漏序字失則脫名班作土班下行爵字以其類迸逆下行者字虛義相酬馬遷乘傳義下傳下並行以字失則羨繆倒脫羨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總二百二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作聰明改頭面得罪古人莫此為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傚此

二曰句之違違亦概詞也句之違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
煩之誤在除加丹粉間者不與焉稍舉似之
以句繆言則有若去萬留千錄遠略近憎事類而反篇
情者以以句倒言則有若籍權濟物居京兆府乖文義而
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之科
缺至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以句羨言則有若犀革裏
之一條嗤沈約之段行至不可讀而反棄佳本者凡此又
非一兩字之間審聲形之比靜繹全文廣參羣籍甚至
涘時稽序而後其真始出持此耗磨晚節傒之甘若中
人

三曰節之淆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
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總尾
亦宜截書志後論不應以或問截編次終篇不應以尋
夫截其在外篇離合斷連岐迕交失者史官篇三正史
篇三惑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
族而難爲官止神行唯彼節之有間今皆騞然矣至若
點煩摘史隔鈔而合片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末忤
時一牘而兩端可以序跋倒離之斯皆隨方制宜非欲

矜已立異

四曰簡之錯　者篇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敘傳之錯雜說下之李陵書者是篇不得而移節句可得而準也或遂刊定或爲證明具著卷中○凡所盡心畧如以前欵間嘗總諸科别而權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慊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即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已已盂陬親賢堂

編次摠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别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别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

書本傳後

蔡焯編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評家認此四字者絶少

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是劉蕭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爲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

信黑獺弑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義新得
無類是其史懟懟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叙篇略
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訶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撏撦苛碎之書
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絺繪浮華之冊
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為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
集矢劉氏又有故爲推獎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

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駴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卻一齊拉轉既防褻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説曰小人

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憒之由来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
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撿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
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
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消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
天下共見之

求放心齋贅筆

#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兼字）脩史皆知故（兼脩史以領職言脫兼字則非）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舊脫東字）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釋（首敘歷官）（即自叙篇所謂三為史臣再入東觀也其注云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

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作司）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拈合當職撰史事即以引起史通之作嘗以載削餘暇商権（一作確）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籠史通 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来自久博采衆議爰定兹名【釋】此僭明點史通兩引古史古事以見命名所本 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十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按】字數今不可定姑仍舊本存之 于時歲次庚戌景龍

四年中宗元是時復辟六年矣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忤時篇終

馬融三入東觀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應召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忤太后旨禁錮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桓帝時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晉書本傳華學業優博朗贍多通盧欽言之於文帝除著作佐郎惠帝即位以

華為太子少傅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白虎通【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隋經籍志】白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字下有義字

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 史通目錄

## 卷一 自卷一至卷十為内篇凡三十六篇

### 六家第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 史通通釋卷一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長洲方懋福駿公
同里蔡　焯敦復參釋
蔡龍孫初篁

## 內篇

### 六家第一〇合起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釋二句首提史字權揭出全書眼目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

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
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
欲溢爲七而無欠欲減爲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
領也其辨體也援駮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
六家類從之畛涂也注家認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爲
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
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
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

尚書家者【釋】是為記言家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釋】上原書之所起下表孔子所定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為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三引古語皆釋尚字名義惟此王肅所云乃與記言意合推一作唯是為本處家字所宗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釋】數語勒清記言至如堯舜二典直序

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或作里）洪範總述災祥（董劉五行之說）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釋〕數語以書有兼及記事之文摘出言之要之自孔子觀書至此總以記言為立說之主也又有周書者（謂世所傳汲冢周書）與尚書相類〔釋〕亦是記言類也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或作二非）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一誤作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叅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周禮）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釋〕自又有周書至末所綴三書皆屬記言之體正為家字博其類也○此節述刪餘之周書雖其中不無真偽相亂要是本家緒餘故引而附之自宗周既殞書

體遂廢迄一作迨乎漢魏無能繼者〔釋〕數語轉遞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行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卷與隋志不合〔釋〕書體久廢之後至晉而有孔行諸書是後來記言者一家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釋〕至隋而又有王劭隋書亦是後來記言者一家○上二家亦以類附此下則就二家衡論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

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疑當作止）故事雖有（舊無有字）脫略（四句言有事無言者不收）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釋】（此節論孔衍書也上世事簡故言亦簡後世文煩徒以翦棄事實上擬記言豈足成書）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體不類史）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釋】

此節論王劭書也既無紀傳又不編年徒然掇拾瑣言豈得成史○二節之意揔謂記言一家止可行於三古後世

不必做為也

按朱子嘗言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緐引義跡都無交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爲其緒餘若衍若卲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譏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昏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尊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詎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辯

而疑書例之不純固哉言也劉說蓋本堯典孔疏○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譏衍卻為守株畫虎洵通識也

尚書百篇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按志語本孔安國尚書序百篇蓋古尚書原數也

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而下歷伯魚子思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慎及鮒凡八世鮒弟子襄生忠忠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漢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尚書孔序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璇璣鈐後漢方術傳樊英善河洛七緯章懷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

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
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
鈎命法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鈎運斗樞感精
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 魏志王朗傳朗子肅字子雍中領軍散騎常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按郭本引禮南齊奔魏之王肅誤又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樂書引樂記通典引大傳並存以王肅注而集說以為元魏人誤也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然則誤已在宋時矣而王謂不以經學名亦非恭懿長於三禮北史與劉石經同傳常相辯論往來也

為例不純 漢藝文志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荀悅申鑒其說同鄭氏六藝論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王蓀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

理勢本自相連珥筆如何分記況左右配屬班荀之與鄭戴又各牴牾此等皆出自漢儒難可偏據魏晉以來黏配相沿杜預以漢志爲誤史通則又以漢志爲例遂有爲例不純之議並非

**又有周書**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困學紀聞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太史公鄭康成許叔重馬融皆引其文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書亦未出也亦以周書爲據束皙傳及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所載竹書之目亦無周書然則繫於汲冢誤矣今按史通亦多引其書皆不冠以汲冢隋唐志之誤信矣

**職方時訓**逸周書序王紀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辯十二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按浚儀王氏紀聞引此序十二氣作二十四氣

**孔衍漢魏尚書**晉儒林傳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出爲廣陵郡凡所

撰述百餘萬言〔唐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

尚書六卷後魏尚書十四卷〔按〕後魏後字衍文

王卲隋書〔隋書〕王卲字君懋授著作郎遷秘書少監專

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採迂怪

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

守株〔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兎走觸株而死因

釋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得為宋國笑撰

篇用其語稍詳

家語〔王肅注後序〕孔子家語者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

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録

之〔鼂氏讀書志〕凡四十四篇劉向按録止二十七篇王

肅得此於孔猛家〔朱子與呂伯恭書〕程氏遺書若只賸

地刪却久後易惑人記論語者只

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臨川世說〔宋書宗室傳〕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

子義慶為嗣〔高氏緯略〕義慶采擷漢晉以來

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讀書志〕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予亦云

春秋家者〔釋〕此一家是言記事家也止以經文為界勿重拈編年意致與左傳家混　其先出於三代〔釋〕原記事家古名所自

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釋〕此下歷引春秋古名見於諸書者以實之

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来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没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汲冢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

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釋此上疊引衆說總以證明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為推本命名之由而其用則皆以記事為義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籍藉通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釋此節正表孔子所修之春秋寓書法於記事中孤行千載而他所謂春秋者皆廢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秋以包夏舉秋以

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茍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釋〕此節帶及編年言記事必繫之年月若晏虞呂陸輩所著事無編繫何得假名然為年意本章不重特緣此以序諸家耳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釋〕末節指出後史之帝紀為近春秋經體是則本家正派特書法未盡善耳

〔按〕此春秋舉經不舉傳章意以記事為主與尚書對舉

而此為確配非尚書强配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之至下章左傳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為宗法其徵名也以前所稽者為原始以後所附者為虛稱其苗裔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為具體合而觀之家字之原委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者惟在開剏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固是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此段證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 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名叔嚮使傅太子彪

**竹書紀年** 杜氏左傳後序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冢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記為分了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晉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按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杜序）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繫日繫月語見杜氏序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疏）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魯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經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為秦相國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後漢〕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釋〕是為編年正家其先出於左丘明〔釋〕傳為左撰亦曰其先志家之所始也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舊作授非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舊亦作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原音〕也所以傳示來

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

釋 首節空疏傳字只作注傳意解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釋 此節貼合左氏遞到傳述古事之傳

尚未說到編年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 史而以經名者至左傳後遂絕 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 釋 二書皆非編年何忽引入以其所載接左連秦為下文樂傳張本耳 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 一脫書字 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 同赧

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釋

樂資采國策遷史為書上接春秋下迄漢初亦名為傳○已上不言編年而編年自見也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㸦古互字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釋接入漢史其初有紀傳無編年此數語挑下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一有附字左傳著漢紀三十篇釋此就荀紀之依左體指出編年二字為全章點眼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當是廣字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有其字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釋的準者編年也凡異名而同體者悉羅列之於家字乃無欠闕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事待傳而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傳一家為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裴吳何王諸所述撰皆其流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為樂傳荀紀起本猶宋涑水氏採十七史以為通鑑所本者紀傳家而所成者乃編年體也此處觀書略綽定知辨類糊塗○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

家史通曾不及之因思隋唐二史皆不立王通傳至司馬君實爲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參差不實然則書雖存究在依託然否閒況其家所以推之者越分無禮有白牛谿序曰山似尼丘泉似泗洙更爲之作文中子世家以配遷史是其滛名僭號罪甚揚雄法亦在所必斥也

受經作傳（杜氏集解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樂資（晉書無傳隋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按資晉時人在荀悅後而章內先舉樂

資者資書接左迄秦事在漢紀前不以人次也〔又
接左之年之周貞王史記作定王左䟽雜引存疑

荀悅〔後漢荀淑傳〕淑孫悅字仲豫獻帝時官秘書監帝
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
紀三十卷辭約事詳其序曰中興以前明主
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正史篇又有注

張璠國史無傳〔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袁宏
後漢紀自序暇日撥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
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多不次叙始見張璠所
撰書其言漢末之事
差詳故復探而益之

孫盛〔隋經籍志〕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三十卷
並孫盛撰盛字安國又見論贊直書二篇

干寶〔晉書〕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為
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
能婉〔郭評〕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字非于
驗書果然〔按〕語見鶴林玉露謂韻書干字下注云晉有

干寶也誠齋喜曰

此吾一字之師

徐賈其人其書俱無考〔按隋唐二志於干寶晉紀之後裴子野宋略之前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與此處

列名之次正同而所列編年門類亦合然則賈字即廣

字之譌也〔宋書本傳〕徐廣字野民貟外散騎領著作

裴子野〔梁書〕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叙事評論多善

吳均〔梁書〕吳均字叔庠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除奉朝請著齊春秋三十卷外篇正史篇

謂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行

何之元〔陳書〕之元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

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

王劭見尚書家但彼所引為隋書是記言體此所引則北齊志乃編年體章末所云或謂之志正指此也

舊注悉取其所著書涸列一處便使家數不清唐藝文
編年類王劭北齊志十七卷外篇正史篇王劭憑起居
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
曰齊志云云分體甚明

國語家者釋此是國別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此二字或作列於或作列為皆非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釋首節疏明國別之體因推稽纂所由兼及注家章句如此暨縱横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

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序）故即簡（簡策）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一脫之字）策謀因謂之戰國策〈釋〉（繼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流派故連及之而以兩義疏明策字也）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謂國策遷史）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因述其後語并標其前作）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

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釋此節因國策敷衍而出在紓元作之殊覺多事在史通引之卻是類推蓋此家述者絕少故及之也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此書乃是本家的派國語一家從此止矣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一作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

替矣〔釋〕末節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晉以来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

〔按〕二國均為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走馬遞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為家而不可列之為家而體非正用章末筆參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韋昭國語序〕昔孔子脩舊史以垂法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故號曰外傳又云切不自料復為

之解叅之以五經撿之以內傳

賈逵注後漢書賈逵字景伯九世祖誼逵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王肅注三國時人見尚書家按魏志本傳於諸經解後又有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經籍志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

虞翻注三國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韋曜注吳志韋曜字弘嗣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宋崇文總目昭叅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五家為注自發正者三百七事按唐固注國語見吳志闞澤傳

或作唐因非

戰國策 劉向原叙所挍中戰國策書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修書或曰長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策謀宜為戰國策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隋經籍志】劉向録者三十二卷高誘注者二十二卷

孔衍後語 【唐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按】史通云今行世者唯後語存是知新唐志特因舊史原文非皆有其書也

九州春秋 【隋經籍志】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陳氏書録解題】彪記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荊揚京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官秘書郎

魏都許洛 三國魏志建安元年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鄴許二十五年至洛陽文帝黃初元年

洛陽宮按時言曹魏者通謂之許洛如吳志朱桓言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是也

晉宅江淮晉元帝紀帝瑯琊恭王覲之子嗣位瑯琊永嘉初鎮建鄴愍帝即位西都不守建武元年依魏晉故事為晉王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按是為東晉之始建康即建鄴吳大帝始都此江淮其界也亦吳之通稱如吳志周魴本陽羨人而言生長江淮是也

史記家者釋此是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史記通古為體故別為一家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閒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通作揉前後乖舛釋此四句伏下遼遠難稽病源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或作家乘恐非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一本目字在上之曰一無曰字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

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一作紀釋數語遞下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釋自此節起連述後代之撰史記者○本節述通史也梁武貪慕史記之爲勅撰遼闊之編也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譔人誤辯詳後注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

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釋】此節述科錄也元暉貫纂史記之為亦著此遼闊之編也

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當作別紀傳羣分皆以類相一無相字從各附於本國【釋】此節述南北史亦綜數代為一書者

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釋】已上三節是述已下出議紊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一作紀。原注謂採國語世本國策等【按】時採一作雜言故故字俗本誤作細此注舊在雜言下非挿書綴於小注末

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釋】凡此諸病皆由世代懸隔載記厖雜所致蓋是誠辭非貶辭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或作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釋】結言規櫟史記者無其筆力貪其博遠非蕪即缺病所必致此通古一家所以當誡欲令作史者於紀傳家以斷代為正下章漢書家是已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識利病之言聞人通患率在誇多代遠文厖荒誕滋熾無田甫田詩人所以誡也史通蓋為通史科錄蕪編紛出濫觴寔由司馬故重誡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詆譏遷史誤矣○

南北史之為體也析置紀傳越代緜遠而一姓數傳多
繫家不繫國於晝代爲條例設若八朝各立限斷如承
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延壽亦不受此訶
矣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
昔人所以甄綜古近通為一書者為其時未有彙刊羣
史定本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爲廿
一為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袠既無篹合之勞亦免離
散之患實自斯言發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採訪家人 此句又見採撰及正史篇言巴西譙周以太史遷書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
内

經於是作古史考云云
是知改人為乘者非

魯史舊名史記 語見春秋家

通史 梁吳均傳 均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畢列傳未就卒 文武帝紀 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膚敏下筆成章

科錄 北史魏宗室傳 常山王遵曾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於晉凡十四代表上之 按本文誤以撰人為濟陰王元暉業郭延年辯之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非科錄也史通既誤王伯厚玉海再誤云

斷限 亦曰限斷二字所始見斷限篇注

南北史 舊唐書李延壽傳 延壽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八代史謂之南

北史凡一百八十卷（讀書志）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為編年未就而卒延壽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揔序八代北二百四十年南百七十年為二史（通志藝文略）別立通史一門以延壽書與梁通史同列良是

胡越（漢書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云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不合則骨肉為讐敵

參商（左傳昭元年）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廣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唐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虞夏故參為晉星

漢書家者（釋）此為紀傳正家斷代為書始於此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謂孝武帝依太史公語也）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釋）彪書初稾猶非全代至子固乃斷自高祖

盡於王莽〔釋〕漢書全舉西京此二句爲本章主句是斷限正式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釋〕點題畢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釋〕此釋書字名目及體製所由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釋〕自首至此總言紀傳為體皆準子長但起高盡莽後史皆仍其斷代之式耳可悟前章致誠非貶辭也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一作史止哀公舊誤作定公紀年紀年即竹書紀年不一作下非遠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

始〔釋〕歷觀以下皆論斷之辭。此先推言前史或累代連舉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全代者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一作家〔釋〕唯漢書為斷代正體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釋〕此之易對史記之難自爾一作邇一作古迄今無改斯道〔釋〕章末揔從斷代處下贊〔舊連下結尾今分出〕

〔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謂之正史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為功代遠者難為力有鑒於通史科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夾漈持論有意矯枉其

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爲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爲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漢書叙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固以爲漢紹堯運已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緝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紀表志傳凡百篇按叙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歟所生歟萬世糾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欵後漢書本傳彪斷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東觀曰記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

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騶等著
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

按外篇正史篇詳
述其書宜參看

三國曰志 晉書陳壽傳壽字承祚仕蜀為館閣令史及
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撰

魏吳蜀三國志
凡六十五篇

紀年不逮魏亡 謂竹書紀年年未盡魏哀而止正與
漢書全代對照或譏不為下失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 尚書春秋
國語史記 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釋 此六家總結也以
配篇序故應另條

單立舊連漢書
家章末者非是

按是篇如奕者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即以辨史體之家該體故備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尚書）而不著歲序也記事（春秋經）而不詳顛末也國别（國語）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非紀傳）代遠（史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結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脈理連絡史通通部為全局即此可見



孫利和侯復挍字

史通通釋卷二

南邘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里 蔡焯體乾 王廷範五福叅釋

男 敬敷官虞

內篇

二體第二。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已一作闕如〔釋〕篇首揭過非編年非紀傳者既而丘明傳春秋編年之祖

子長著史記（紀傳之祖）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釋〕（既而四語通幅全提）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釋〕（已上總為二體標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馬分創史家千古宗之）惟此（舊脫此字）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釋〕（四語又一提下分編年紀傳兩扇各言其利害）夫春秋者（謂左傳也此一扇論編年）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釋〕（長即利也謂其勝紀傳也其所以勝本編年之體自所應有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其人有關國政）必盱衡而備言

跡在沈冥者其人無預國事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衡要故也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沈冥故也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釋】短即害也是其不及紀傳處也其所以不及亦編年之體自所不免也史記者舉史誤漢此一扇論紀傳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一作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釋】此其勝編年處故長而利也亦紀傳之體自應有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涉及項事

則云語在項傳高主項賓故於項傳涉及高祖則云事具高紀項主高賓故又編次同類如屈賈曹荊不求年月謂時代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釋】此其不及編年處故短而害也亦紀傳之體自不免也○兩扇利害皆對較而出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

【釋】前幅分扇立論此借寶語一詰詰起二體合勘

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

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釋】此

句只就寶語一駮以下申窮之○駮左單駮編年文若偏訶意寔互勘也向使丘明世為史官

皆倣左傳也（一作而非）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

林宗黃叔度（身隱位卑者）晁（古作鼂）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

上書（文煩事博者）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

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嚴鄭郭黃）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

序（晁董劉谷）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此是掉句）必情有所恡不加刊

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一作事非）將恐碎瓅

多蕪闌單失力者矣【釋】至此一勒言設使左為漢史仍用編年則如上所云不載既不安載

之又費力有不得不變為紀傳者矣故班固以固例遷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釋】四句勒過變為紀傳荀悅猒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舊作保恐誤之有踰本恐當作紀傳【釋】此數語抵前駁干寶一長段言世又有猒迂濶而褒翦截者則又轉而效編年焉由是觀之改來改去揔不出此二體也○互勘之文止此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紀傳而副以干紀編年宋書有徐沈紀傳而分為裴略編年各有其美並行於世【釋】結尾平收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釋】繳應借詰之詞

【按】此篇與六家項接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

之正用先分論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後合勘其兩行不得偏任而廢一以左荀等字當編年字觀以班馬等字當紀傳字觀會此替身乃得縣解自後秘省勅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或問替身云云何謂也曰錯舉多書總歸二體蓋揭二體之兩行非許諸書之優劣也其利害短長體中應有亦不妨兩有非此利彼害之謂更非利優害劣之謂但謂二體既立一以詮歲時一以筦事行國史召無偏缺耳舊評不會作替身字看遂皆拋體而議書體

兩書煩贍攜都錯○干寶一節能因單得互才是善讀書人○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綱維羣史○人言自袁機仲樞紀事本末出史體參而三矣余曰亦從二體出非別出也且降史書為類書法不參立故其書不由史館不奉勅亦編

荀悅張璠見左傳家皆編年體

華嶠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既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為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左傳襄三十〕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杞梁妻〔左傳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杞梁即杞殖

柳惠不彰〔左傳僖二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杜注〕柳下惠也〔按〕惠見左傳有此明文今云不彰不顯與顏子並說是史通疎處

賈誼屈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原楚懷王時人誼漢文帝時人

曹沫荊軻〔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沫魯莊公時人軻衛人游燕在燕王喜時〔按〕曹沫左氏穀梁並作曹劌

前漢嚴鄭〔王貢龔鮑傳敘〕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各因埶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稱此二人

後漢郭黃〔郭太傳〕太字林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為神仙焉舉有道不應〔黃憲傳〕憲字叔度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閬所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閬不宿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按〕林宗此語本傳亦載故

史通二人合舉

**鼂董對策**（漢書鼂錯傳）錯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為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三道之要對策惟錯為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凡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為江都相

**向永上書**（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為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弘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即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為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為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闈單**未詳大抵是當日方言渙散不振攝之意盧照鄰釋疾文云草木扶疎兮若此予獨蘭驛兮不自勝

疑即此二字之別寫也（集韻）驒他干切（按）今俗亦有闒闒灘灘之語

**王虞** 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元帝召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漸廣（虞預傳）預字叔寧（唐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

**干紀** 即干寶晉紀見左傳家

**徐沈** 徐爰傳見正史篇注（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為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與人高祖勛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卒謚曰隱著宋書百卷其目詳外篇正史篇

**裴略** 即裴子野宋略見左傳家

載言第三。（此篇以下皆就紀傳一體中分條著論）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糺（糺通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載也一作記）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泥古太甚於尚書家已論之）

〔釋〕首節推原記事記言古體本不相合以引下文

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

〔釋〕至左氏則言事兩收矣然非傳體無隔越之患其勢自可兼行也此上下轉遞之文

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或譌作之）記繁富為多是以

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尚通或作止）錄言罕逢載事〔釋〕（自此歸到紀傳約舉專載文辭之篇以發論端）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一作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作序次）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一作紛）擾古今是同〔釋〕（承上言以長篇夾入敘事中閒者之偪起本指）若寀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一作唯）言無獨（無獨舊作獨無誤）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釋〕（數語揭本指）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謂收出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當有書字）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

不也對下段亦當有舊脫〔釋〕此段常冊章表等皆朝典頌奏之言又詩人
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
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
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
入書中據前例亦當有題為某書之文疑脫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
五子之詠者也〔釋〕此段詩頌書論等是詞人著述之言夫能使一無使字史體如
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釋〕以上二項為一節意謂當於書志帙中加立載言一
條也昔一作晉誤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一多左字丘明其臣下委
曲仍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

之所宜革〔釋〕此借寳言以見酌更舊體成例可援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
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来哲

〔按〕上二篇標列史體已備自此而下別出己議也彼編
年一體緒無雜出而紀傳則名類多門商榷宜審是篇
蓋就列傳而言方銓事狀忽夾長篇未免文氣隔越故
設此論嘗竊計之就如賈生董傅方朔馬卿未作要官
無他政蹟其生平不朽正在陳書對策詩頌論著等文
設搶去之以何擔重且使此冊果立幾與摯虞流別同
科即劉於載文篇亦言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不且自矛

乎況乎後世〔著述〕如林彌滋轇轕矣此論不可行

韋孟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及孫王戊荒淫不遵法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詩戒曰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

揚雄出師〔按〕漢書揚雄傳載河東長楊等賦及離騷解嘲等詞太玄法言等序而無出師頌〔郭注引文選注云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乃召雄即充國圖頌之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為雄耶

馬卿封禪〔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見上好仙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病免家居茂林天子使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賈誼過秦（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贊取史記褚少孫所述之文錄之止三篇之一（又按）史通所舉韋揚馬賈諸篇或置傳首或出他書或入傳中或附贊内舉非一例其意祇取有關勸戒傳頌藝林法當採入史中者用示擇言之例耳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其書有十二紀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釋）首原紀字来歷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二句喻言本紀法立而分定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

終莫之能易也〔釋〕自及司馬至此賛其創立紀名專歸天子至當不易無容混冒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猶言門類既定而疆理猶言界畫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釋〕數語轉意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襄舊作王下同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釋〕此下言自名之而自亂之摘周秦起案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遞代之義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釋〕先設平論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其書不過兩番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甚不簡矣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

尤可怪也（釋）此正駮之而文義側注周之先事少卷促耳秦未帝前卷長另立何亦混稱乎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大業未就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未成君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二句言豈等於諱名而奉尊稱者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羣盜即勝廣華漢書勝廣項籍同傳句蓋準以為言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即如彭韓之類謂其號正同也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釋）前節就帝王上世亂例駮之此節就身未成帝亂例駮之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釋）二句正透出命名的旨上無僭制自得紀年方許題為本紀名義相符曹武雖曰人臣實同

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連莽舉例據光武紀)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釋】(此與下節皆摘後史之不符紀例者。本節就開代言)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韋曜)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即下文庾園也)逮伯起(魏收)之次魏書(一脫書字)乃編景穆於本紀以庾園(諸本作國讌)虛謚閒廁武昭欲使百(一作下)世之中若為魚貫【釋】(此節摘繼體追尊為言。已上總就本字紀字名義發揣)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

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此郭本作則）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舊注〕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按〕淵為唐諱恐非原注下同）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舊注〕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釋〕（末節乃從紀體立論體似春秋之經事止提綱書其大者雜載他兼則褻矣可謂搜義無窮）

〔按〕史記索隱釋本紀曰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其於列傳篇又曰紀者編年

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元紀其時事也似此析義則凡混假是名如項羽前附秦年後附漢年全與本身無與不待辯而其非灼然矣裴世期論史目云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繫其本系故曰本是則劉說之所因歟○僭項於州吁無知初看似過細按其意特以未成君等之耳非以逆例也或曰魏武權假漢年紀是乎曰帝魏為文者勢所必然猶晉三祖也尊創業也非是則唐高宋太之先世矣莫誅於元魏稱謂篇序之

○孫和元晃一條斷制嚴明濮議與獻議聚訟可息○

自此至題目篇條蹤抽論皆是紀傳體中之體例

后稷至西伯（按）史記周本紀后稷以下曰不窋曰鞠曰公劉曰慶節曰皇僕曰差弗曰毀隃曰公非曰高圉曰亞圉曰公叔祖類曰古公亶父曰公季曰西伯凡十五世文幅甚簡（附按）羅氏路史云夏十七世商三十世益四十七世而後有周文王此叙止十五世疎脱甚矣

伯翳至莊襄（按）史記秦本紀伯翳本名大費與禹平水土傳至非子當周孝王時始封為附庸邑之秦至襄公平王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至繆公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天子致伯子惠文始稱王以至莊襄通為紀一卷編始皇紀之前

無知州吁（左傳莊八）齊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公田而反賊入弒之立無知九年雍廩殺無知（又隱四）衛州吁弒桓公而立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

權假漢年〔魏志武帝紀〕紀年起漢獻帝初平元年盡建安二十五年

陸機晉紀〔晉書本傳〕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委身焉官人孟玖譖機於穎遂遇害所著文章二百餘篇〔按〕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今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為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荀袁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識以存疑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

弘嗣吳史弘嗣韋曜字即韋昭也見國語家〔吳志曜傳〕孫皓即位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皓積嫌憤遂誅曜〔按〕今吳志孫和傳在五子之列殆因曜之舊歟

伯起魏書〔北史〕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與温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齊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魏書紀〕恭宗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長子也薨於東宮即柩謚曰景穆高宗即位追

尊皇帝廟號史臣曰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按〕此紀繼太武紀下是僭紀也當附太武紀末不合分篇

戾園〔漢宣帝紀〕武帝戾太子納史良娣產子史皇孫皇孫生帝巫蠱事起太子亡至湖遇害〔武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後又益戾園滿三百家

魏著作〔北史魏季景傳〕季景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郎中書舍人入周遷著作郎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按〕澹本字彥淵唐諱為深

李安平〔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號奇童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所撰齊史行於世

##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一無當字）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

〔釋〕（首標世家創設名義之故已下皆即遷史攗駮）

案世家之（一無此四字易一其字）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一作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一作內）

古集內屢見此語並作故而名實無準【釋】既立世家一門陳勝寂難安放故作第一駁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三晉田齊之先猶帝紀之上世也又當有曰齊二字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原注】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釋】第二駁本是三晉田齊總駁而田完題上獨缺齊字故多一層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緜緜瓜瓞卜世長人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

受制京邑自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官一作天朝不臨

方域漢初不盡然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一多爵字非

胙土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

加別錄以類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釋）第三較專舉漢封為言隨時二字具有識

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

茅土之封荊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

然非矯枉也（評）落到班史廢去世家事勢當然正是為時所轉自茲已降年將四

百及魏有中夏而揚吳益蜀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

王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

安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吴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此論於蜀未允）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釋〕（自漢而後代多分據宜若可用然亦不爲決詞也）但近（或作今誤）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或譌作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釋〕（末以舍馬從班結之）

〔按〕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子長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夫臣人而亦君人者自茲以降去古益遠藩微封耗史無世家時爲之也隨時之義四字乃持論主句

○三國南北朝體勢相埒各爲一史理事當然宋之遼

金亦猶是也晉十六國載記統之唐之藩鎮是不一姓
凡此諸朝都無置世家處獨唐末五代十國擅世廬陵
遠法龍門繼列兹體比於揚益魏虜之云似較隱當亦
時之適逢也然設以十國擬諸載記亦殊妥協○帝魏
則傳蜀帝蜀則紀漢蜀不得與吳例故獨不可世家○
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愚謂史記乃從其世及而世
家之也故叙後系獨長至十一傳安國而與已同時繼
以子卬孫驩而止厥後褒成褒亭宗聖奉聖崇聖恭聖
紹聖褒聖衍聖之封與世無極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

唯孔氏顛撲不破史通糾史於孔子無綴詞其亦有會於斯歟宋史襲歐諸國世家夾置傳内名類襍糅

三晉史記趙世家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五世晉獻公賜趙夙耿晉悼公立趙武續趙宗晉頃公年趙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子且必有代晉懿公年趙襄子與韓魏滅知氏於是北有代南有知氏襄子卒獻侯立卒子烈侯籍立韓魏趙皆相立為諸侯魏世家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萬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晉文公令武子襲魏氏晉悼公任魏絳政其後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與趙韓列為諸侯注世本曰都斯也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子宣子徙居州子貞子徙居平陽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子武子武子子景侯

慶與趙魏俱
得立為諸侯

田氏 【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完卒謚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按】完之後九世為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使使言周天子天子許之田和立為齊侯列於諸侯

葭莩 【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莩者葭莆中白皮至薄喻著

去太去甚 【老子無為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子顯編魏虜 【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弟子顯字景陽敬撰齊史書成表奏之【子顯齊書】列傳第三十八題為魏虜

牛弘周史 【隋書本傳】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秘書監拜禮部尚書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有文集十三

卷按弘撰周史本傳缺書隋經籍志周史十八卷未成牛弘撰亦見外篇正史篇讀書志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

蕭詧後周書蕭詧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昭明卒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簡文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隨諸軍事詧以襄陽梁武創基之所志存綏養侯景作亂梁元帝時鎮江陵詧與搆隙恐乃稱藩於魏江陵平太祖立詧為梁主資以江陵一州之地詧遂稱帝於其國在位八載薨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巋字仁遠有文學善撫御在位二十三載薨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温文倜儻善弓馬二年隋徵入朝廢梁國自詧初即位至是歲三十有三年矣

按詧於後周若題以世家實為宜稱

##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

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釋此篇論列傳也言其以本紀並提者何蓋紀傳之爲書其中有表有志和言者皆約舉兩端以名之故並提以析其義也一則紀以配經傳以配左以明詳略之攸分如本節所云也一則傳無他體淆譌偏與本紀出入宜審義例之各當如下文所辯也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舊譌作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一脫事字皆作傳言年從秦漢便是傳體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史記此三紀皆無年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舊作殷夏

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羿世無君）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謂羿）方之騎搦難以成編（謂蚩尤）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紀體尊嚴）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古析字）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多端時事盡入篇中）紀名傳體所以成嗤（一作媸）

〔釋〕此段所言本紀篇先已論過似乎複出而非也在紀言紀惟譏僭置此乃詳研紀文實皆傳體去名存實定合收還蓋彼篇雖有書君顯國之言而於論項之處未暢斯旨留此盡之也

夫紀傳（一作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或作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從君之年）而謂

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用其國年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釋〕已上兩層皆是借紀別傳先糾史記次及范陳年託他人者反不入傳年由我紀者反以傳名皆失實也論傳例之失至是止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舊有耳字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一作南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釋〕單行傳體可以不論合傳寄傳變體也故抽論之合傳謂二人合事非儒林循吏之類寄傳謂別列傳頭

非部平沮授之類

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一作多廢

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釋】附出謂附見傳中因合寄二項觸類及之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舊有於字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

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部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釋】假附出之可傳引濫登之可鄙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聞一作死無異

一作遺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釋〕自自茲以後至末寓情尤遠果可片端不朽奚須揚厲滋多微後波靡屹然底柱

〔按〕初謂列傳宜無紊例之患又疑史通何多牽涉之辭久而後知其解也拈出本紀連爲互文透頂直指曰紀者紀年也年仰他人者雖紀實傳年得自主者雖傳實紀片言折獄紀法定而后傳例清焉追乎文勝益流甚者騰聲穢史縱謗書其或免寧實錄之靡慚篇後發藥又是傳者通病子長之倡傳首也曰非附青雲烏施後

世子元之嚴傳例也曰生無令聞虛占篇目舉意故殊贈言彌遠國史體尊可使夷於家乘哉

后羿見書五子之歌又見左傳襄四年哀元年

蚩尤〔史記五帝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為暴〔索隱〕蚩尤蓋諸侯號也

范后妃紀〔范曄後漢書〕以皇后紀列帝紀之後其敘曰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親屬別事各依列傳

陳志孫劉〔陳壽吳志〕權曰吳主傳改元五曰黃武黃龍嘉禾赤烏太元亮休皓曰三嗣主傳亮初仍用太元年後改太平休改元曰永安皓改元七曰元興甘露寶鼎建衡鳳皇天冊天紀〔蜀志〕先主曰先主傳傳

畧曰魏武帝稱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宜即帝位以纂二祖漢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率土式望在備一人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改元三曰建興延熙景耀〔按〕二國主傳皆不用魏年實紀體也

餘耳勝廣 史記漢書並兩人合一傳

四皓列王陽之首 〔漢書王吉等傳〕傳首有叙叙內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名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待之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王吉本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

彈冠

毛義在劉平之上後漢劉平等傳傳首亦有叙叙內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劉平本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

紀季入齊左傳昭三經紀季以酅入於齊杜注酅紀邑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魯附庸顓臾並舉皆以喻傳之附出者

部平紀信漢書部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籍傳

沮授後漢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為別駕授追曰[illegible]

於洛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沮授曰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臨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從紹攻許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速死為福乃誅之（章懷注）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存研樓集）近宜興儲會元大文撰

有沮授補傳

陳容（魏志臧洪傳）洪領東郡袁紹興兵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見洪當死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史通通釋 石

史通通釋卷三

南枰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蒔林參釋
吴縣張玉穀蔭嘉

内篇

表歷第七〇表以世系年月為行次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一作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通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釋〕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舊本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歘曲重沓方稱周備【釋】此節泛提史家不必有表觀一作睹馬遷史記則不然矣一作夫屬下句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釋】此層貼到遷史申說上意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一有乎字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層就編次言嫌其夾置

本紀世家之間觀者往往越過既而班東二史原注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遞到後史效之勒佳○已下疏論必曲爲銓擇强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在列國時代則可用之至一統之世則不必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

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一脫乎字）〔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表加一駮真屬可怪　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名目亦無謂　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臣）　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釋〕此推到東晉五胡國分土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不為十六國立表亦闕典也　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代單行

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表宋熊方補入今本既有故斷自三國言之 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吴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説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

以駮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爲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爲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 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譚極言讖之非經帝怒出爲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叙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勑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名譜本此

六義五始 六義見子夏詩序 五始公羊隱元注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先於正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先言春而後言王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人之大本流大正治

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 唐藝文志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諸僞十六家** 詳見外篇正史篇崔鴻十六國春秋條

**韋昭洞紀** 韋昭即韋曜吴志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所懷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囚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黄武以来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帝代年歷**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五行星算地里醫術著帝代年歷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時加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卒諡貞白先生通志畧作帝王年歷

書志第八 ○序論 論天文 論藝文 論五行

後論○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刊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譌記傳之外有所不盡覆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統提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曰記非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按歐陽五代史記又曰考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一無之字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一層書志名色更改不一於其編目舊作次非則有前曰平準史記中名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中名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

郊祀漢書中名為宗廟後漢有此篇名然非總類名分禮樂漢書中名為威儀隋志之禮名禮儀懸象魏書作天象出於天文漢書中初名郡國後漢改名生於地理漢書中初名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釋一層志中條目同事而異名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八書中無此也百官輿服謝謝承拾孟堅之遺班有百官無輿服也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隱書無考新晉書刪去宋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以釋老魏志末篇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胷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釋一層後来志目漸有增加○已上三層為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門命名條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大抵志之為篇

其流十五六家而已〔釋〕二句轉遞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釋〕四語籠起中幅三條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一有篇字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釋〕四語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删也中後同

〔按〕此為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按〕此六句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在總序則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曰記緣知廸功家所藏史通有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撿錄遂異其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為是今用總序篇文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首節函舉大意天字指體度星象言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指世代言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釋】此節言史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宜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

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氣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一作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釋】（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日也）素魄（月也）之躔次黃道（日行之道）紫宮（紫微宮垣）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釋】（徼應複陳體象之非）其間唯有袁山松（著後漢書）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魏收（著魏書）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黄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咼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宫度改移宫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〇蓋爲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冣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既並時複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

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異則恒星亦有變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

昭代乃為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注見下五行條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呂孝廉為郎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必死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其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即位為太子少傳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求錄尚書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及倫將廢賈后華遂被收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鄰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太平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東一名處士

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遞到後史函下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渾天周髀蓋天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

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綴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駢其餘當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漫用天文陪說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釋〕此節單折到除藝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釋〕

結到單錄近籍為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研谷灰燼藜照爨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秘省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祗載一朝撰述毋亦儀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繼軌晁陳籍是以當史補續

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讃汲冢書

**七錄**〔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隋經籍志〕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記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闊眉半額**〔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章懷注〕當時謗也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見左傳成九年）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誤）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數說）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釋】（首節領起天人不相雜糅之意）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凉（一作梁一作京並非）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

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此節申舉休咎不相符應之證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釋】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等書即五行志所本也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一作谷誤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一作梓柱黄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釋】欲奪之先予之是開筆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釋】數語急轉是正奪之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

候螟蝝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或作旻）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釋】（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畧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杜預注本）卷才三十。則知其言（一無言字）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舊作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

必知其兆者哉【釋】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狹者緜而湣者簡舒向筆執簡令以窮天變考證於漏略之中勢有難於悉協者。自其事也至此皆約舉五行家大致統折之已下括條摘駮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在志中下又見五行雜駮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爲楚嚴王爲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志之上亦見五行雜駮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君又嘗桓甕後世歷嚴閔甕文宣內

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駮

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太戊殤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在志中下書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四大夫欲殺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在志下下亦見五行雜駮但此一占志作昭公注作成公誤在注而晉厲事本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在班至案中所糾只糾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留在雜駮篇并詳之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釐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来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任意遷就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蔣爲強草鷙著青〔一作素〕色〔疑脫偶句四字〕負蠜非中國之蟲〔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蜚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案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在志中下鸜鵒爲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鸜鵒来巢劉向

以爲夷狄之禽案鸜鵒中國皆有唯如斯詭妄不可殫論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釋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釋〕此段駮其狀物不實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原注〕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按〕桓公三年一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又以之上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蜮八字今補此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此段駮其占論岐說。統上三段皆是正斥五

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續漢書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一作不精審也釋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此以寬後史者甚班志也然則天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一作鷟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

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釋〕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先見之明別彼後來強附之術仍是以寬爲甚之詞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或作智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書一作言受嗤千載也〔釋〕作誡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

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與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

志天文

麟鬭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災有自然

之理

周王決疑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卜而龜熸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禱祀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禽紂其所獨見者精也〔按〕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謀以齊世家為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宋武紀上公征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折旛沈水衆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凉營晉前凉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鵩集賈舍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服似鴞不祥鳥也廼為賦呂自廣後歲餘文帝

思誼徵之

江辟〔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来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辟與客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辟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辟也

柳植〔荀悦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立以弘子為郎〔按〕宣帝初名病已

門樞白髮〔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帷幄指象以覺聖朝一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黄雀〔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郭茂倩注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恒事應咎徵 秦人歸襚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賸朝魯者五郳七晉聘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恒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樵藝文略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鐘 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 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禆竈 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曰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同始異終何可常也

梓慎（左傳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趙達（吳志趙達河南人度江治九宮一算之術此微妙頭乘尾除當筴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廻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單颺（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天官算術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何祥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

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鄄郡人殷登密記之至
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董養 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何爲乎人理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盟狄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狄泉之蒼鳥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 一作有 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 舊譌作来来成二字行卓相類也 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釋 借前二項行出後二項 皆非質言也解在後 夫圓首方足 一作趾 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皃 古貌字 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

支六府痾瘵所纏茍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釋因天行人是一項然技流豈反大於歷象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所稱）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釋因文行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

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釋）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項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㝡（釋）此節乃繳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所云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可酌補耳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三項提綱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長安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鄴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齊）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國號代）初遷寓吴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於）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鄴都）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

【釋】（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

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三年）列狀四荒之經（山海經）觀之者擅其

博聞學（此二字一本倒刊）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節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一作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釋此節議補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

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釋此節議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〇此下舊本另條非或問曰子以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一作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難）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一統之都）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記南朝）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記北朝）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都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姓族）記（記一統世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族）中原有方司殿（疑當作選）格（記北族）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氏族有考）自沈瑩

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者舉其始作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
編而不窮總括續撰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荅言方物有考凡此諸
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
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魚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釋〕結言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釋而用之耳
〔按〕此爲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
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
知幾顧爲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攷之都

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志兼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史家然後来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爬動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即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採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来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皆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七畧（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輙條其篇目撮其
指意奏之向卒子歆卒父業於是總而奏其七畧
故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
賦畧兵畧術數畧方技畧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温縣婦人裴松之云
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有據
（藝文類序）相術篇）陶弘景
劉孝標俱有許負相經序

揚雄方言（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
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列國
方言

齊頌魏都（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因其
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改銅爵曰金鳳金
獸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帝登
三臺朝讌羣臣並命賦詩

代寫吴京〔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經始洛邑〔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祖思從弟元祖曰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寫宮樣少游果圖畫而歸

王會〔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邛竹蒟醬宛馬巨雀並見史記大宛及漢書西域二傳

郯子〔左傳昭十七〕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籍談〔左傳昭十五〕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以厲國士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志三卷〔魏收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謂三輔黃圖也漢人撰亡撰人名其書所載皆都城宮苑辟廱明堂宗廟郊社庫廐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闕名（按）此指東晉者隋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讀書志）記三卷元魏羊衒之撰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造佛寺或舍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冣衒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鄴都故事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卷（按）注云肅代時人其書後出非劉所云

三輔決錄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臺卿拜太常著三輔決錄自序云三輔本雍州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其士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余嘗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摯虞族姓【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
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
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
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兩王譜【隋志】譜系類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
三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並王僧孺撰

方司選格【唐志】譜牒類後魏方司格一卷【又柳冲傳】魏
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
舉選格名
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
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
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地有銅鐵唯磨礪青石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騁遊
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爲也曰南
山白額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曰吾能除之乃入山
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學入洛以身殉國贈

平西將軍著默語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里書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撰地里書死後乃出隋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録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水經注讀書志水經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水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傳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御史中尉關右大使

史通通釋卷三

孫利和侯復校刊

史通通釋卷四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孫　淮音德星

同邑許卓然修来叅釋

姪孫　驥房表

内篇

論贊第九。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

譔句未的詳注中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抱朴子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舊譌作著焉一脫贊字一無焉字〔釋〕首撮史傳之論贊異名爲發議總案夫論者一失此三字〔釋〕此下先言史論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謂非每傳皆有司馬遷始或譌作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篇必有論自史記始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當從猶義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釋（此推史論成例始自史記非理所必需也）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一作薄）無味承祚偄（一作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荀悅字）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就駢儷中所取如此非以為準的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宏字）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

在簡直言無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釋】此節就諸論品其高下大意謂宜尚典實無取浮靡

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謂補傳所無）文省（舊作省文下同）可知（謂單詞已足）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舊有耳字）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白石建之浣衣（此句舊作萬石君之為父浣衣非）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謂文省可知者(舊脱者字)也〔釋〕(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是為史論上乘準的在此)及後来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釋〕(此翻轉言失之複與支者後史大率然也。上言論下言贊此處分截)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敘傳之後文皆四言)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分綴自此始)事多者則約之(一有以字下同)使少理寡(一作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一無也字)〔釋〕(此節遍到史贊)

亦是發議之案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北齊舊脫齊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釋】此節摘諸史之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

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

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釋〕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爲多論贊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絶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誡可知劉説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論非要强文爲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

○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揚雄（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黎撰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三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撰曰為論贊揚雄當作常璩）

劉昞（北史劉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按延明昞字也北史諱唐廟名以字行）

袁宏（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止史篇）

列其所號（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重於世摯虞其門人也）（葛洪傳洪字稚川句容人從祖玄得仙號葛仙公洪悉得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所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金匱肘後方）篇章富於班馬

臧榮緒撰晉書詳外篇正史統口

孫安國（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善言名理補長沙太守還秘書監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按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春故改春曰陽是知凡曰陽秋本皆春秋也）

習鑿齒（晉書鑿齒字彥威爲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爲禪受以明天心不可

以勢力強也〔按〕炎興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爲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

謝靈運〔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徵爲秘書使撰晉氏一代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玉巵無當〔韓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不可以盛水有瓦罌而不漏可以盛酒

唐修晉書皆詞人〔舊唐房玄齡傳〕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詳正史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漢書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贊曰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楊王孫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班排賈誼〔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踈矣〔按〕表餌之術實踈班論非過

范羙隗囂[後漢書本傳論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收稱爾朱[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趣彝大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一作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

敷暢厥義（即書序詩小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釋〕首言序之為道主於序明篇指馬班有作猶存經序之遺

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入）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釋〕班後節取一篇以示學班之準

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釋〕此言緜緜是尚自范而開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
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
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
夫一作如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班固作解嘲揚雄作枚乘首
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
猒聞老生之恒說也釋此言後史宗范爲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一有之字下同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無例則是非莫準釋此下言史例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之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此言例之為體左後中絕唯令升干寶字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一作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沈約宋書之志序蕭齊子顯齊書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釋〕此言例之為體晉後復興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義者〔釋〕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長要皆自出條理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政非駿華嶠字

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也陷穿窬之罪也釋至劉…竟以剽掠為

䏶風斯下矣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釋此下乃按例繩文案皇舊作

唐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釋文不準例者一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

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

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例又一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二句

東又一作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一作

令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

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

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出例合而序誤者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取義卑柔失命名之意矣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揔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附出之例及揔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貢注見列傳篇其處止舉傳首劉王不及江貢〔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前漢書〕貢禹字少翁瑯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

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按〕劉江傳篇叙注云以上並華嶠之詞

濫觴家語三恕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之微後人多誤用

七〔文選七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按〕文心雕龍自七發而下有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枝附影從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勢七鷊七名〔又〕〔舊注〕廣列七謨七證七華七繹七引以及興疑蠲舉諸名而獨無七章侯考〔又按〕〔崔瑗傳〕名七蘇非七厲

夫子修經凡例〔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氏序〕為例之情有五是也

鄧粲〔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紀十篇〔按〕元明謂晉中興初中宗元帝肅宗明帝

道鸞〔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

仲容明月 仲容高慎字明月斛律光字〔按〕〔百藥齊書〕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其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準例之病史通似誤

畫蛇〔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 第十一○題目有二義一謂全書統名一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

志如志曰食祭從先祖之志乘〔釋〕前半就統名立說首言古自成其古名自漢已下其流

漸繇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

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釋〕言書記紀略四者是爲後史正名

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一脫魏字一誤作隋尚

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猒俗習舊

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釋〕擬古求異皆可不必○已上羅列名目得失並舉

權而論之其編年月一多日字或作記非者謂之紀荀袁漢紀之類列紀

傳者謂之書前後漢書之類取順於時斯爲㝡也夫名以定

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一作喪歟【釋】此總上言二體唯荀班所名爲正餘皆强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爲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中又緐綱目矣○論綂名止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釋】此下析言篇帙諸名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釋】史遷篇題之失有然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

班史篇題之失有然子長史記別敘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晉中興書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釋】何法盛改易帙名亦屬無謂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一作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一作頼非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晉書唐初新定故曰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一作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釋】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觀夫舊史列傳

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釋】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可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一作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釋】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兹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

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主舊（譌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一譌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並見魏書目錄）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一脫此二字）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別作一二）具言無所不盡者（一無者字）也【釋】魏收更誇已斥隣多綴名目尤可嗤也　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

一字以爲襃貶者矣【釋】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爲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載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尤所加意

○僭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未便同科況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我驅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

器正多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為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 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字寶義世宗初掌綸誥著梁典三十卷

魚豢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魏志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畢功隋開皇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續撰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纂初名

外戚命章 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皆后妃氏諱及其事蹟至如魏其武安之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為非體班史因之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尤為失之文亦應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爲渠帥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徙之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匡鳳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北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手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 釋 篇首標義言代有定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 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 釋 二句轉局 夫 一作又 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其殆侵官離局或作局者乎【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楚斷代自班始故首及之考其濫觴所出起於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或作目非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或作不誤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釋】東班書引後史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一作迹宋史則上括魏朝曹魏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

言其理可為歎息【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之非雖所侵無幾而例已不清矣○當與正史篇互參此議彼叙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合此可知史志無缺）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群雄鋒鏑之（一無之字下同）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劉表）呂而已若（一作至舊謟作各）進鴆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謂漢）不涉霸圖（謂曹）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一有有字下同）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中車府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自為太師）之甍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

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志皆闌入傳首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字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髙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逮蜀漢魏逮高齊猶漢之前嬰後策耳約書無攸如收之推隆歟武似作齊紀者然雖別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不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朝非胡虜五胡言也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武元太平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架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東晉北吞諸僞匈奴内

羯(徒河氏羌等)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氏符羌姚)趙(匈劉羯石)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微)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稱尊跨躡往代徒增可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訓)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里志首(舊有遂字)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

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舊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復駁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溢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非）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一多者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一無之字）者曾不知前撰已著（一多而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一有之字所聞【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史不知裁限全錄舊文尤為駢贅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文賦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之字許也

【按】國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為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

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爲嬰立紀耳魏收銓

敘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爲幾同齊紀

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

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爲過者亦是誤解與

前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蹖駁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一語與魏武相及直至傕汜暹承附傳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是卓傳於魏未有處也宜史通訾之

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糾合義兵辭氣慷慨洪爲東郡太守太祖圍張超於雍丘洪徒跣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滅洪怨紹紹興兵圍之生

執洪殺之陶謙傳謙字恭祖丹陽人為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以糧少引軍還謙病死公孫瓚傳瓚字伯珪遼西人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丘力居等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稍裕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虞從事鮮于輔等欲報瓚來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為塹十重築京為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關涉處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為

沈錄金行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史草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暉既渝素靈承祜善注魏土德曰黃晉金行曰素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魏謂魏收魏書律歷志以皇魏運水德所上凡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起黃鍾壬子北

方水之正位
實符魏德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

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長跪拜也【又】胡人禮佛交手稱南謨者卽此

挍年論地【甲子會紀】晉惠帝之十一年流人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十三年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僭號稱成是後兄子班班弟期雄弟壽壽子勢桓温入蜀勢降李氏亡實穆帝之三年【又】愍帝之二年張軌爲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矣子寔嗣是爲前涼嗣是寔弟茂寔子駿駿子重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至靚叔天錫降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又極東北所謂挍年不接論地有殊也

行不由徑【用列子語注】見雜說上篇

淳維〔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匈奴傳〕全錄其文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冦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生子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云黃帝曾孫卞明生白犬是爲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范曄枝葉其說

鱉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孕生一卵母置暖處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道遇大水魚鱉並浮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隋書高麗傳〕文略同

馬鬬〔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

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令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宋書至唐編晉書復採用之

斷限（晉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為斷事下三府議（按）限斷即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釋）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無越次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馬顛

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紀傳則體例條分編次宜求整確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釋】一條言史記龜筴是志體宜歸書例不宜入傳例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一作出附）餘親（一譌作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高祖從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疑當作成）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

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高祖從父兄代當作趙高祖子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閒與王王吉京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釋）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不相接封不相襲宜以類離立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責古通債尚曰一作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年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

不敵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亡謂失位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来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釋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謂益州牧即馬璋也次列先主以繼馬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鴉鶉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釋一條言蜀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三牧比高光爲違例矣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

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
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
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
甚與〔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吳均紀鬱林可議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
東昏齊廢帝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
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
東昏元而尊中興和帝元顯義寧恭帝元而隱大業煬帝元苟欲取
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
一作未爲格言〔釋〕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狗興朝於前代未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此下或今

章另起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一作列傳仍顯表志異體不必一誤
作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
加鼇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沈二書後人易置矣既而
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
有遠近閒義不徙是吾憂也釋一條言紀傳相接繙閱爲便表志不妨次後史多不
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後外戚而先夷
狄漢書老子與韓非竝列史記賈誼將荀彧同編魏志孫弘公孫弘
傳讚宜居武宣舊作宣武不合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一作
中。竝漢書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

一而詳之〔釋〕未復據舉以概未盡者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苟非大段創通郵能有此即事分撥○鬱林固昌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其直鈞入關先王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升傳作紀非瞽說也其說漢已有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為其部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於光武之初也○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奭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

舊本尚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尋觀外篇正史篇云瞻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玄成傳議太板

逃責〔帝王世紀〕報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責臺

祚歸高邑〔光武帝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鄗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受命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鄗南即皇帝位建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

躋僖〔左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羿文武不

先不窋

惡視〔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

鬱林爲紀〔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即位改元隆昌朞月之間恣意淫亂鎮軍蕭鸞定謀使蕭諶等領兵入宮輿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隋史〔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

孫弘傳讚〔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羣士嚮慕漢之得人於玆爲盛因歷舉公孫董兒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丘夏侯等二十四人一

讚之中盛稱二世人才故曰亘居武宣紀末

玄成傳終〔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子玄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侯故國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太祖太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玄成傳終〕〔又按新唐書韋緼傳羅列一時朝士祭器喪服等議正仿玄成傳法也〕

##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行云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釋首引聖經為慎重名稱之證〕馬遷撰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愓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一脫也字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或作若方之於七國

非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晉宋而並霸〔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按〕以中原西東所據之地為比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釋〕此論三國舊史之稱謂憑地勢而苞統祚最為顛倒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五胡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王非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釋〕

止論晉瀹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夷之趙杞存其國謚可也而竟等萑苻亦非得實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慙德猶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廟號止可及操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朝誤梁簡文兄弟（原注）蕭言孝元帝也齊北齊武成昆季（原注）蕭文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偷濫之源者乎（釋）此論祖宗二字最為隆號

相仍嗣世古不虛尊魏晉而下渝濫已極持論不磨又位乃人臣跡叅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曹魏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元魏起於邉一作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篇名襲其虛號生則一少則字下同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釋］此論開國追尊號謚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過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節以謚號言勿混

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
魏已後謂之少帝周哀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煞）有郟敖之
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
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
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此四字）皆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錄無
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来作者（一作所作）頗慕（一作）
纂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務）成篇題（原注音第）若王晉（王隱晉書）之
十士寒儁沈宋（沈約宋書）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
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一脱魏字）書也乃

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西入關依宇文故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即晉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一誤作伊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彼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譌作難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靡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筆之史乘正復多姿若北魏之指斥矯誣真成惡札矣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

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漢明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贊為述之叙聖卿董賢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隗囂也至一譌止一脫去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原注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董賢亂隗囂之臣忽一作總隱其諱正朔之后反一作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輙為文逐韻而便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孌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

按公功吏士皆逐韻也

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一作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釋〕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準。此條附及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駭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寔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韋遠矣。傳曰至敬無文至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古之制也漢不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謚前
遂為世典禮時爲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既謚者歟稱祖
稱宗一節可作廟謚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隋唐二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按）二志誤削等字辯詳雜說中篇

趙君主號（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獨不肯令人謂己曰君赧王時趙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事在左傳僖二十七年注見惑經篇

成穆兩帝（晉成帝紀）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號顯宗史臣曰成帝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穆帝紀）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廟號孝宗史臣曰孝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

餘年(按)康帝史無廟號
故舊本作康穆者非

劉蕭二明(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
一子也末年好鬼神多忌諱殿內埋錢以爲
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明帝紀)高宗明
皇帝諱鸞始安王道生之子也性猜忌亟行誅戮簡於
出入將南郊則詭言北
皆不以實竟不南郊

當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當塗魏不害以捕淮陽
反者侯(後漢袁術傳)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又)獻
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象魏
者兩闕也當塗而高者魏魏當代漢

宦官攜養(袁紹討曹檄)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
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養輸貨權
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
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腐鼠稱璞(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
謂鼠未腊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買樸

乎鄭貫曰欲之出其樸乃鼠也

共和【史記周本紀】厲王出犇於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注正義】共音巨用反【漢書人表】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按】是說本之汲冢紀年

郟敖【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杜注】郟敖楚子麇【按】麇史記楚世家作員音雲

十士寒儁【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篇名也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平陽王【魏書帝紀】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王即帝位三年帝爲斛斯椿等謟佞間阻貳於齊託討蕭衍盛暑徵發天下怪惡之七月遂出於長安十二月爲宇文黑獺所害【周文帝紀】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爲大都督深仗太祖七月丁未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奉迎謁見東陽驛【按】以孝武爲出帝魏收

目之
云爾

原氏阡【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父死行喪冢廬初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按】阡通阡

史通通釋卷四

孫元調燮公授字

史通通釋卷五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吴門方懋福駿公

同邑朱庭筠篠林參釋

倪龍鏡時行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釋首引闕文不補之義須起採撰宜慎之旨蓋珍裘以衆腋成温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

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舊作授誤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釋】此節提出丘明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産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一作瞱非）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皇甫謐）帝王紀多采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一多始字）於此矣

釋　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體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過矣

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應劭撰）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撰）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

尤若南國尤若謂汚衊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一作重加誣語遂云一多司字馬叡出於牛金（原注）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案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斵一譌作割斷蓋亦陰過之一無之字所致也

（釋）此節言范書既偎沈書多誣至魏之穢史借詞汙衊身受殃僇所深惡在此也

一族若語林裴榮撰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搜神記干寶撰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舊作唐）朝新（或作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一作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一無於字下同）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釋〕此節言國朝勑脩前史擇亦不精所規在此也○下皆散摘

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儁始自會稽典錄（郡國記也）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譜諜書也）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釋〕此層言偏狹之志乘宜擇又

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王本注疑脱不字）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殞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烱罵（一作薦）書河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卲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釋〕（此曆言一時之訛傳宜擇）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承前後言）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承有無言）此之乖濫往往有旃

【釋】此層言舊說之舛訛宜擇

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盛）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末節繳上三層爲採撰者致誡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

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字已見國語篇戰國策注中

禹生啟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見啟母石云化石啟生地在嵩北按韻府言禹通轘轅謂塗山氏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生啟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南實無其文亦編書家不根之一徵也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呂覽本味有侁氏女得嬰兒於空桑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遠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姮娥〔後漢天文志注〕張衡靈憲曰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毋驚毋恐後其大昌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蠩

王喬左慈〔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爲葉令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来數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来於是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卻入辟中霍然不知所在後又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脚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

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厀人立云遽如許

**非聖不觀**〔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按〕語本法言

**皇覽**〔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舊註〕魏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卷

**徧略**〔梁文學傳〕何思澄字元靜天監十五年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徐勉舉思澄等五人應選〔又〕顧杳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嶸傳弟嶼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徧略七百卷

**五儁**〔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有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郎詐稱成帝子檄州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延密與楊儀姜維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亮適卒秘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出宣王追焉姜維令反旗鳴鼓宣王退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按諸葛猶存似是成語俟再詳之

嘔血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

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攻陷馬圈戍車駕南伐至馬圈破之帝疾甚北次穀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無中矢之文寶卷齊廢帝東昏諱也

沈烱罵書史通云沈烱罵書河北以為王偉按陳書烱傳烱武康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購得烱羽檄軍書皆出於烱梁書侯景傳景圍守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汝穎絶好河北檄詈高澄南史賊臣傳王偉魏

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稱是偉文據此則㓁為僧辯檄乃檄侯景非檄河北也梁武詈澄是受愚於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之稱偉文本是偉作非㓁作也史通似誤

魏收草檄 史通云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卲〔按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文襄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也〔北史邢卲傳〕卲字子才人稱北間第一才子鉅鹿魏收年事在後稱邢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其言草檄及收卲並稱處大略如此皆無收檄卲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据耶

師曠軒轅並世 〔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俯耳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砰然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欲荒荒草先生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子名軒轅

公明方朔同時公明魏管輅字其語未詳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注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堯生眉有八采之色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無他異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按此事所見非一呂氏春秋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八童子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安謀反八公謂安曰

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謟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牽文搭史○已上為載文起因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一多故作者三字譬如一作以女工之有綺

聲音樂之有鄭衛〔釋〕數語仍從文引入下乃遁及史之所載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二字謬許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諭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一無而字下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姧詐而前彼史漢晉書諸一脫諸字列傳不其謬乎〔釋〕已上是駁凡一正一反爲載文表式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

下則僞謬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釋〕揭出五失之綱失字貼載者說何者昔一無昔字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一作加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一脫此字所謂虛設也〔釋〕其一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恪之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句以



内

兵形勝負言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有至如二字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斵一作斵氷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鵲鷇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螗螂之拒轍並當時告檄中語此所謂厚顏也釋其二舉當敵而言忌勝則歎彼英強張詞則侈為誥激以此諸篇載入史中豈非厚顏古者國有一脫此二字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

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釋】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恩意近史所載盡出文人是假手也蓋一無蓋字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諸字斗筲下一作不才罪不容責夫

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釋】其四舉駁下而言鑑識靡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剌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古一作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國非福不盈眥或譌作呰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概也【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是考茲五

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爲餠不可得而（一無此二字下同）用也畫地爲餠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一作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一作復）不之（一作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刱自起居（起居注）成於國史連章疏（一作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釋）（此節總括五失如上所載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若乃歷（一作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一作本）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一作諧）實理多可信至於悠

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釋（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拈出諸史約指其優劣以實之）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恐當有皆可二字）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上中下分篇故曰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舊作家誤）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此所取未允其人好訐沽直）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一作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釋】此節又約舉舊文以示準的言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一無之字）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一作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釋】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互先大半皆篡亂編小時文字摽而出之信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隔越敘事為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相捄覩諸此矣。

唐置中書省宋設内外制大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悉然也間嘗泛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飈言之作撮其艶句用備荒穀以為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為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兩都（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廣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注〕廣成苑名

劉備吾儔〔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死者甚衆既而出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高歡不死〔北齊文宣紀〕周文帝率衆出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避其銳

斵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恒以冬月中河椎冰

智昏菽麥〔曹魏檄吳文〕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晉悼公兄劉則借曹之誚吳以例誚蜀

也〔再按〕識昧玄黃完是字文誚高語未覯其文俟補

古詔命〔厚齋紀聞〕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按〕此可證不假手之說

第五倫讀詔〔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羆萌〔後漢劉永傳〕羆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羆萌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羆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猗與之頌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起居〔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漢魏以來

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作刺世疾邪賦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執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

**過秦王命** 賈誼過秦論見載言篇〔漢書叙傳〕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隴輯英俊囂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抑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張華箴女史**〔晉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按〕今晉書本傳不載〔文選注〕引曹嘉之晉紀爲徵蓋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劒閣**〔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劒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按〕載字孟陽銘見晉書本傳

諸葛表〔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即此表也〔又〕六年〔裴注〕漢晉春秋曰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云云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王昶誡〔魏志〕王昶字文舒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傳〕固字子堅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山巨源啟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彫蟲〔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釋〕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釋〕此節舉注內

經之家陪注史之家。儒宗者即訓詁爲主之意是注家正體也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一作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舊二字倒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釋】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釋】此節列史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標才堪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觀後文論斷自分曉亦有躬爲

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
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注列行中如子從母）
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
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釋〕（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爲雜録又復加注者後亦有）
（論斷）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字）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
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
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
（此論松之之注三國）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
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一作搜）

覽【釋】此論陸澄之注前漢竊惟范曄之删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已通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此論孝標之注世說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舊誤楊之璅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

助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韋宋王四人雜志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設訓者或自我作故另出意見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總結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釋】末仍收綴經注與前文應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爲主此三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摭遺錄別爲多知博辯

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按字句之閒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楊正衡注晉書竇苹董衡注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令行

韓戴服鄭漢儒林傳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又后倉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目博士論石渠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駮鄭玄傳玄字康成高密人所注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言鄭興傳興字少贛開封人少學公羊尤明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傳為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駰史記集解敘注索隱曰駰字龍駒宋兵曹參軍正義曰駰採經史及衆書之目而注史記顏師古漢書注敘例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摯虞三輔決錄摯虞注趙岐三輔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季漢〔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即陽羨風土記見書志篇

常璩華陽〔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晉常璩作華陽國志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

松之三國〔宋書〕裴松之字世期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蠭

以蕪採爲味臣實須之頤勲二物〔按〕世朝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避唐諱也

陸澄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困學紀聞〕其書不傳

劉昭劉彤〔南史文學傳〕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卷

孝標世說世說見尚書家〔梁文學傳〕劉峻字孝標荊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士峻不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蕭大圜〔周書〕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隋志〕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敘侯景之亂〔新舊唐志〕並作蕭大圜撰世怡豈即其人歟〔按〕本傳缺錄其書而志亦不言有注

羊衒之見書志篇〔按〕雒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內有注

萍實（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 見尚書家

何休（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

馬融（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為梁冀草奏李固頗為正直所羞

因習 第十八○一作因習上與下篇同題分次○習與襲通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釋）領起隨時變通大意反對因字 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

也莊四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昭三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謂諸世家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釋此節指遷史書卒誤因之失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一作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欵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於仲豫

荀悅字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直書太祖至建安初封武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安魏字劉益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為漢臣體更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為非者為恭取其文證之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槩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

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國謚二書誤因令字之失）書何法盛中興書劉隗（一作魏誤）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榮緒）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臧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為（一無為字）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卷中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則一脫）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

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目篇後幅意同其論太泥魏收著書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無丹徒人句蓋據劉宋祖籍而言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二句頂父子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隅二句頂君臣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爲島夷至如南士來歸等傳并且不能自因矣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

盜故阮氏孝緒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舊作符姚等書別刱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内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一作同阮錄案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昌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釋此節僞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

夫王室將蕩霸圖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

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一譌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襃貶何施（釋此節言勝國拒命之士與代被以惡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總結）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

直舊箕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一多者字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諛義不同有在昔為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踈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為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晢混舉則棼○僞史一節猝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絶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鍥舟以求不能

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㝡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絶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荊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闢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

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　史記廉藺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調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隊也廣韵契鍥通刻也

曰薨曰卒　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　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　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為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奔仕魏者魏書島夷其君父而邑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 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季札諸樊子光是爲闔閭於季札爲子行也

孫策虞翻 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討逆將軍弟權稱尊號追謚策長沙桓王虞翻爲孫策功曹

田范裴段 隋經籍史志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僞燕太傅田融撰燕書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撰 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 涼記十卷僞涼著作郎段龜龍撰

劉石苻姚 前趙起劉淵後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後秦起姚弋仲 按田范句錯舉十六國書劉石句錯舉十六國姓總統之詞也並詳外篇正史篇 又按苻舊作符有叅證語亦具正史篇

杜宇 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氏女利宇納以爲妃自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蜀記越絕 隋經籍志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越絕書十六卷子貢撰 越絕本事 絕謂句踐時也貴其

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吳越賢者所作〔按〕書內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有毗陵無錫鹽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 晉書虞溥字允源鄱陽內史撰江表傳〔唐書〕蔡允恭仕隋爲起居舍人著後梁春秋十卷後梁蕭詧也見世家篇

韋耿 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魏志武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光討斬之

欽誕 魏志毋丘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與儉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鎮北將軍〔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文欽來應大將軍司馬文王討之欽與誕有隙誕殺欽大將軍乃自臨圍擊斬誕

詆麾下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

荀濟元瑾人 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梁降人荀濟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

王謙尉迥 師古隋高祖紀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擧兵東夏高祖命韋孝寬討破迥傳首闕下初迥之亂也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進屯劍閣陷始州命梁睿討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勑萬尉遲迥字薄居羅又按師古叙謙迥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熲王述李德林梁士彦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 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記知名按篇末所引具章懷注中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邑里第十九〈〇或作因習下〉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惟〉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一少云字〉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譌生或作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原委詳明得實〉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

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字一作其于屬下句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二句有譌脫文亦可省〔釋〕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家東渡僑置紛淆起議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二句入唐州郡則廢置無恆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指現在事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原注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述現在事承僑置之遺而書里襲舊詎云得實且人無定質舊譌作所因地而化故一無故字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

晉者葢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左一作非唯一世四向謂南北互徙本唐而言不蒙南渡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舊譌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曰一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釋）此層即申遶上意通三層爲一節自訴書里從實而反招時議爲可怪也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竸即競字或誤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

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原注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曰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畀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臯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釋此疊推出病根爲晉宋俗尚門籍故因習如此此豈得爲體要乎又近世有班秩不著一多姓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

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釋 此層亦從上意申出以當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望殊覺詞費通兩層爲一節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一脫得字失者焉

釋 末仍綰到本身憫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爲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

從令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丘首歐陽寓潁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獺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晉地里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司州元帝渡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幽冀青并雍凉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嶮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善注）蝨麝頸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益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

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其後氏

馬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鄧鄉南陽郡

**應郃孔融** 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郃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 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庚高楊** 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高熲字昭玄渤海蓚人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黃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庚高楊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 史通通釋

絲

# 史通通釋卷六

南枅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朱庭楷晉裴
許卓然修來參釋
孫 元揆庚三

## 内篇

### 言語第二十

○謂口說之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釋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

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一作立）訓皐陶之（一作矢）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釋〕（三古時口語一層）周監（一多於字）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徵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成十三）子產獻捷（襄二十五）臧孫諫君納鼎（桓二）魏絳對戮楊干（襄三）是也〔釋〕（春秋時口語一層）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間太后穰侯）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連言天下士為人排患難解紛亂）〔釋〕（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為言語舉似其類由渾樸而流婉而譎辯皆是應聲而出非若後世假章札以為工者）

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釋】數語總挈自漢及隋變口陳爲筆達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此下必有闕文盖此二句所謂忠言可稱者宜有繳句而其下又宜有他如等字轉接也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一作比之小辯曾何足云二句單繳酬吳答虜也是以歷選載言一多而字布諸方冊自漢已下謂兩漢之後無足觀焉【釋】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而莊諧迥降亦且無多尋夫戰國已前其一脫其字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舊譌用體質素美何以覈

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温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舊作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一無其字梗槩者也釋此節雖專舉左文部是統證首幅用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由倩飾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作襲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與摹同一作模左傳愛子長者則

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録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釋〕此節正遍到後史載言皆籍古詞飾成

然自（舊多晉字）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

〔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

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釋〕此處南北轉側

其於中國（中原也謂北朝）則不然何者於斯

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
駒支哀十四注見探賾篇學如郯子昭十七注見書志篇有時而遇不可多得
而彥鸞崔鴻修僞國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舊脫二字書必諱
舊作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
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
章史漢遂使沮渠北涼乞伏西秦儒雅比於元封漢武元拓跋元魏
宇文北周德音同於正始魏元文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釋自此節起
側注北朝諸史捃其國語文以古辭失實較多乃是篇情所主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
一作也○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當有形字）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釋〕（此與下節箴貶時論皆貼北史說）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若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没者蓋亦多矣）是則（舊誤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釋〕（上節謂王宋記言得實則罪之本節謂周史近記言失真則賞之時情惡質好華類如此也）

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訛作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此二字一本作雜字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釋〕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詞者以例之見時尚之難反盖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左傳文元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史記留侯世家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役夫豎儒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老奴寧馨殊為魯朴者何哉

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二字一本倒）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一作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推出時情坐病由於矜遠誚近遂至取贋遺真是欲使天地無古今矣豈不謬哉）

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

得其糟粕而已【釋】末節正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纂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予元氏之意者歟予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屢惜其遺落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概此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閤門令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

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
實史法也
弄丸飛鉗〔文心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尹知章鬼谷序〕蘇秦張儀受捭闔之術又受
轉丸胠篋三章〔按〕弄丸蓋用莊子市
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箝篇箝鉗通
折檻〔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
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爭上意解後當
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
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蜀志本傳）秦宓字子勑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往餞焉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虜使（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王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後日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良馬乃駑駘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騮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不能答

**鶉賁** 〔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鸜鵒** 〔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山木** 〔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 〔左僖五〕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皤腹** 〔左文四〕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原田** 〔左僖二十八〕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為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

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為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混通

**裴譏孫盛**〔魏武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為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中國**〔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勅云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按〕唐初語稱中原為中國此一證也然其稱起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皆是也

**楊由聽雀**〔後漢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按〕郭評云楊由占雀非聽雀也聽雀是益部楊宣事愚以為太泥凡禽占之術未有不以

鳴聲爲占者范史書集不書鳴省文耳聽字無害

介葛聞牛〔左僖二十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略〕太素著北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略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郎餘令〔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山陽單固字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又

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氷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通雅）寧馨呼語詞今讀能亨亦云那向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徐音音在語前故當言徐舊作餘音誤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徐音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足句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釋）首借文句起止助字引出史之浮詞蓋用詩家比興體也故

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爲稱宣二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此猶語端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敎也僖二十七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史記酷吏傳所謂論事之助也此猶句助

〔釋〕二層所引似於語前語後各有浮出之文而實非有泛溢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襃貶明如日月持舊作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

〔釋〕此段領下

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去聲。謂語前加字不愜一作

快非謂語後○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釋以發言加字二句分挈下文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㝡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史通每多擬跟醜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綦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誤作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隋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一作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

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為語前失中之證然執論賢字滯甚且與浮詞不倫又云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釋〕以此一事為語後不愜之證而所言亦帶稗氣擬古豈在笑貌間哉。二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釋〕此五句束上起下 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

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於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受金語在其弟文略傳文亦不同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原注 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 按 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令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語時苦不通皆竄亂所致非其質也）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一無言字 按 此句當作人惟一格）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釋 此節舉百藥德棻之浮飾）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靡沮或作磨涅俱未穩此二句竟可省去）而輕

事麈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即累字或作類後多有之倣此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與邉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闕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餕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舊作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虢亡垂棘反一作滅誤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敻詩曰德星猶未動真一作直誤車詎肯来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来尚矣必

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釋】此節舉魏收牛弘之浮飾 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原注】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 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原注】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 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釋】此總繳二節之文乃斥浮正文也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

高士記各一作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一作誤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採摭古意而廣足原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贏也本傳而事無異說蓋皃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釋此以高士傳論為浮詞是篇尾餘波無關正史亦似贅及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者也語見左傳文十三【釋】結處自寓

【按】浮之云者溢辭也歧辭也而先之以徐音足句最爲理致周圓但篇中所摘離合參半如云隔卷連行不容殊趣而有若三論二評失則歧矣浮矣又云輕壓曲粉無取雜施而假以邃皇詞客失則溢矣浮矣皆法言也獨其前此之論稱賢論况古後此之論高士傳贊其失則滯而閒列而去之乃純錦也史通此等故應分别觀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惟焉哉【按】此四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惟蓋故發端之首唱乎哉矣也送末之常科

**巧宦**〔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按〕傳文深巧截句善宦二字另讀而潘岳閒居賦序破句作巧宦之目後遂習用之

**摩笄**〔史記〕趙簡子盡名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以為太子是為襄子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行斟陰令宰人雒以枓擊殺代王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為摩笄之山

**知韓信賢**項羽封沛公蜀漢〔魏叔子集〕熊養及字說曰漢高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按〕語見漢書蕭何傳而良遇在先平至在後魏氷叔渾統言之漢中所致固止一信但蕭何致賢之語却是泛詞史通指實韓信殊屬牽合非止拈義之滯也

隕穫充詘此禮記儒行之文〔鄭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歡喜失節之貌

屠伯〔嚴延年本傳〕巧為獄文奏可論死奄忽如神流血數里河南號爲屠伯

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名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登國名官師少皡〔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爲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皡事見書志篇

道武結婚慕漢高〔魏書崔玄伯傳〕太祖曾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

髦頭〔晉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也又爲髦頭胡星也〔魏天象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

啟冀方之地

奉春之策 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元行恭得回 周書元偉字猷道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按猷道史通作行恭豈牛弘本然耶

周弘正来聘 周書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弘正来聘造敻後請敻至賓館弘正贈詩云云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弘正詩真車語用此也

絳楚二老 絳父即絳縣老見二體篇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既簒國遣使者奉璽書即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按嵇康皇甫謐作二叟傳皆採左班語也

詠三良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云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歌秋婦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按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

凫脛 莊子駢拇篇凫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敘事第二十二○序一章尚簡用晦妄飾三章○題下注與行本小異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

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從叙事大意寬起提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春秋）疏通知遠之旨（尚書）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舊作複誤）深奧誥（一譌詁）訓成義（尚書）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春秋）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舊譌作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一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

先曰五經次云三史（一有故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釋〕（此節推尚書春秋為叙事祖法舉馬班二家為史體宗法）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其言八字亦可芟）垂翅不舉懘籥無聞（如杲日星寢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潁倜儻不羈（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一有無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二字過當）而晉宋殺青又（一脱又字）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

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釋〕蒙上意從二經跌落二史以迨於後史之遞降然則作然而用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舊無之字據下漢書偶句當有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其中多靡文故然見亦過辟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徽婉之才益亦

難矣釋（此節轉局起議就史漢拈示大抵文貌有殊都因事狀非一強欲同之不能也）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正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横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洎（一作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釋（此再申透上意以見時當駮雜只好就事叙事）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

者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一作之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子野務飾虛辭君懋王劭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當作侯尼于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釋】此節蒙上說下才透指意世人以飾為工以質為陋不知史固貴實錄不尚虛詞也側注北朝挈起三論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覶縷今輙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於下舊本次行有右叙事篇序五字非劉氏自署也今削之後三條倣此

按此一章叙事之叙也遠遠說來純取寬境大指言時風遞降則文亦隨之馬班不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有作者就事叙事寧實無虛寧令而真無古而贗彼浮議之為譽為詆不足徇矣苞籠後三注射北四

微顯闡幽左傳杜序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按史通本此非用易文也

渾渾灝灝噩噩揚子問神篇之文

賀六渾北齊神武紀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世仕慕容氏慕容敗歸魏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士尼干黃本作士于尼其補注云北史齊顯祖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帝時有赤光照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士于尼宜作侯尼于

覼縷覼本作覶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覼縷〔晉書傳咸疏〕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一顔也〔金壺字考〕次序也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一無要字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釋〕本章言敘事尚簡也起便提明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作然而用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釋〕以二經標簡體之大源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

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舊多必字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内恒一作必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一多言既二字莫限載之無兩曷足道哉【釋】以近史當不簡之流宕○以上通章總冒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釋】敘事之體四別盡之四句提綱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襄三十一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釋】第一繳句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

（信四）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漢高紀）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釋第二繳句）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輅（傳作路）藍縷以啓山林（其誓曰其詞曰是言語二字點眼處）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釋第三繳句）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太史公曰讚曰是讚論二字點眼處）此則傳之與紀（傳紀二字舊倒）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

論而自見者【釋】第四繳句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用一省三若無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注】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其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譌今照傳記改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

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原注唯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

釋四別所舉簡煩利病疏論止此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釋續從四別列出二流如一無如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原注魯人謂鈍人也禮記中已有注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僖十六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釋已上正敘省其有一無有字反於是者若公羊當作穀梁稱郤傳作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穀梁作御下同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

蓋宜除跛者已下句（舊作字誤）但云各以其類逆（舊多者字）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釋〕（已上反徵煩）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一有於字）史矣苟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釋〕（二流所舉省煩利病疏論止此○正文已竟）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此三字恐有譌）

脫文當是廣置之義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騈枝王注云諸本作骿骶誤盡去而塵垢都捐一作隕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釋設喻結所言太宰北平云如行地者躡足之外不留寸土尚可以此章當云尚簡下章當云用行乎晦也舊本標簡要隱晦非是

按右一章言叙事尚簡也四別二流指證簡法得間入徵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叙事不二之法門行之維艱識法者懼○高赤檀弓複調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詬之○論古考言貴設身

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藏之兩晉南北之八朝其所載記太半皆駢章儷句嘲已譁世之篇展卷爛然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束之窖僿之途所謂矯枉者直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權輿廣韻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成雷折軸漢中山靖王傳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注蟁古蚊字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舟羣輕折軸

衆口鑠金

篳輅藍縷左宣十二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訓之以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按是欒書語非士會語也二人皆稱武子所以溴也又昭十二年右尹子革語亦有篳路句皆是言語以

非書事跡

衛青傳【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侵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史公運之為贊事舉而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

孝文紀【漢書贊】孝文皇帝約身弛民懷南越和匈奴【又】吳王詐病而賜几杖專務德化【按】凡此數事本皆史記紀中正文班氏取以為贊又一運化省筆之法故劉氏類引之

魯人以為敏【左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魯人以為敏【杜注】無故揚其祖惡是不敏魯人以為敏君子不與也【按】魯字之訓劉云禮記中亦有是註但大小戴記皆無是語唯孔疏有其文曰魯人魯鈍之人

眇禿跛【穀梁成元】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云云【公羊成二】客或跛或眇於

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
按史通所引是穀非公傳寫誤

口中無齒 漢書張蒼傳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按句上無年老字 又按 本傳全錄史記史記有老字無年字豈唐初寫本漢書有此二字耶

一筌一目 魚豢典略云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史通翻用其文然失之追隘不若原文之善喻也 按 魚豢之言本淮南說山訓

輪扁 莊子天道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按 文氣使郢人運斤事故曰不能語斤

伊摯 史記殷本紀 伊尹名阿衡 索隱 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 呂覽本味 伊尹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按 輪扁二句本文心神思篇成語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一多目字

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釋本章言叙事用晦也先泛然說起古者

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

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釋已上是開勢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

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

峻極釋此層亦是挑剔之文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

言有顯有晦釋此方點出章旨又將顯字剔晦字晦之云者意到而筆不到也顯也者繁

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

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釋】測注在晦一邊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斥一作三非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釋】正提用晦作起筆昔古猶云古昔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德盛民戴皆見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憂國忘家皆見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紂虐民憤皆見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凶德公心皆見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一無者字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舊作斥非于文不順當是斥苦之譌其說也【釋】此節從尚書指出晦法既而丘明受舊作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

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政善可知）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安集可知）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此下諸本多譌詳注在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勇悶可知）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感悅可知）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釋】（此節從左傳指出晦法）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値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史記淮陰侯傳○倚任可知）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史記項羽本紀）

○敗形可知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專業可知翟公之門可張雀羅涼態可知則其例也〔釋〕此節從史漢指出晦法正文扣住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一作史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舊脫之字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舊本作承祚誤受責於少期〔原注〕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原注〕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支言舊譌六言非不幸也〔釋〕此節撤盡後史簡且不能更何處說起用晦耶今試取諸史讀之言有八代之衰之歎也

益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釋】此節雙綰雙收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原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姸媸甄其善惡此下似有脫句夫讀古史者明一作閱其章句皆可詠歌對晦而言故須求明也明字勝觀近史者悅一作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意無餘蓄惟言句可悅耳悅字勝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釋】結是長言詠嘆之法矣【舊本】二章裝柄簡要義猶可通隱晦直無理敘事正貴明顯而顧反之果何說乎且隱

晦豈文家美詞而與簡要
對舉乎決是妄塡故削之

按右一章言叙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詞
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唯以
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叙事至此豈復望之五經三史
後哉故止得前幅舉似如尚書左傳史漢數條愜合章
旨向後著語便殊一鍼何也如所云不隻皆雙及處道
子昇受責取譏諸注祇從煩省比量移置前章背面亦
得此則反拈互勘取道稍鬆亦彌見晦法入微無文對
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左襄二十五）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愼辭哉

斥苦（莊子逸篇）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引紼謳歌爲力不齊而迫促之（按）本文益竭力求及之意

晉盜奔秦（左宣十六）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如歸忘亡（左閔二）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犀革至挾纊（左莊十二）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又宣十二）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按本文於則有之下一本云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甍師人多寒王拊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一本削去援廟桷六字以宋人醢之蕭潰六字填之反覆參觀二本皆謬何也章言用晦所引皆含蓄句法此條神趣只在手足見如挾纊兩言而多贅冗文全乖晦體謬一也

史通一書純用偶體此條與盜弄邪遷作配而溢添援楯則體不均改綴蕭潰又義不屬謬二也〔再按〕援楯事見襄二十八此六字似是犀華改本失删彼文自餘羨句則緣後人夾注傳寫混入致茲乖謬耳既僭刊之仍列異本原文於右難者曰三軍挾纊八字不太割截乎應之曰如歸忘亡八字連綴上文否

不知牝牡〔王訓故〕鄒子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按〕史記漢書止有不窺園一句

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處道〔晉書〕王沈字處道與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按〕本文句下原注本引裴評王沈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為承祚并改注內魏書為魏志而又脫去有殊於衆兩言使一類分三句無著傍頭面全失矣亟是正之不憚多事云

子昇魏書文苑傳溫子昇字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有顏延之謝靈運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吐沈含任宋游道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釋】本章論敘事妄飾謂假古名以飾今稱也首原比體所由興作開局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記作儗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亦作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舊作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釋】此節說到假古

為飾自漢初始而史亦因之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釋〕此承前言諸名雖飾猶皆切當况是雜書無關國典也如魏收代元魏初國號代史吳均齊北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不關史冊之文則可施於簡冊謂史則否矣一脫矣字〔釋〕此折轉言若收均任修國史恣行誇

飾則妄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

一作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拈事

猥褻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卲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此亦未允

釋此與下節皆兩層轉折○此言諸所比擬王崔爲得若盧李則過飾矣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轊當作槥子長當作孟堅所書魯始為鬉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

支遠微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世說注引裴記本作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卻齊志述一有受紇二字一有受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藥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一脫令字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釋此以制物言亦兩層轉折若楷髮等皆有徵若盤帽等則不必餒古爲飾矣

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一作孔醜至如翼犍舊有魏字道武原舊作所非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一草譌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考二史皆不韋蓋厖降蒯瞶字

之嫱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一例諸以三史傳諸五

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注語甚明或譌櫝舊譌愁山之定

彰於載識〔原注〕杜臺卿齊記載識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謠

詠〔原注〕王劭齊志載謠云羅羅頭團圝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爲蓋藏與而

不書何以示後〔釋〕此節乃推到無可飾者如犍獨謠讖等諸名色不能飾而諱之亦飾也亦

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舊譌去方紐而留于又譌去萬

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厙如作存扶而除乞亦可舊作存扶而除厚非求諸自古

罕聞茲例〔釋〕此因諱而類及之此雖非文士爲政然當時操史筆者固有憚煩從改之習也昔夫

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

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一多者字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釋〕結言史亦尚文但虛設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叙事妄飾也通旨歸結在此爲元高字文而作歷詳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員不可欺一言服物之制通稱不必變一言名號之傳謠讖不容揜所爭在僭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語篇同意論者不審幾疑提塘邸抄彈詞賓白亦可班之國史矣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魏書〕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輿駕南伐劉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按〕用左傳哀七年會鄫語又見雜說中篇佛貍入寇注

元日會萬國〔按〕〔魏書〕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賜附國大渠帥朝歲首者繒帛金罽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可得見也

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亮挑戰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剄

慕容沖〔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

為王拂枕席

**邢劭喪子** 北齊書邢卲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顏色貶損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奚憂焉

**王琳得人心** 北齊書王琳字子珩鎮壽陽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既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李將軍廣事具史記 郭評子才喪孤不慟何異於吳王琳會葬千人李廣不啻豈為虛引故事

**漢初立櫝** 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注應劭曰櫝小棺也 郭評史通作轊轊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櫝盂堅所書

魯始爲髽〔左襄四〕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從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凶服〔檀弓鄭注〕去纚而紒曰髽纚黑繒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弓以爲婦人事也

作河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

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苻堅討姚萇萇軍渴有死者俄而降雨萇營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

變帽為冠〔北齊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亦同而卻志亦無考矣

翼犍黑獺〔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

字𡡉名鄗〔舊注〕庬降八凱中一人蒯聵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蒯聵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姓復從單〔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為單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今按〕北朝諸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周書〕唐瑾仕魏為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万紐于瑾〔魏書官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為于氏〔通志氏族略〕勿忸于疑與万紐于同〔愚按〕勿忸無也居而万忸有居迳

魏志諱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 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齊臣如庫狄廻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切姓苑有之

史通通釋卷六

孫元調燮公校字

史通通釋卷六

史通通釋卷七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来
吳縣張玉穀蔭嘉參釋
姪 燾暉晵東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

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爲偶奚必差肩接一作步武方稱連類者乎〔釋〕篇首言品藻果允雖時地不相及而人可類舉也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廹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韓非子老子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爲斷麤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爲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節總冒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

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衰通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閒又楚王楚武王子文王過鄧三甥聃甥騅甥養甥請一作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莊六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爲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

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原注）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一脫丹字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舞陽居末（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荊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事詳史記刺客傳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挐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釋）此節專糾漢書古今人表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祼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一有仍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釋）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轉遞已下皆言傳類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

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强梁之悍婦兩言罪過輙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釋列女傳一則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揣薄周孔者之意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亦是誦述禮法者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録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誤作百字也釋

高士傳一則。○已上二書非國史益類而及之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為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輙與詞人共編吉士為伍（原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凡斯纂錄豈其類乎（釋）此節救歸國史謂沈蕭令狐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

罕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一無事字）列在方書（句有脫字）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詧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

[釋]此節推到作者識鑒應前作繳

夫（一作矣）能中藻鏡（一多區字）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銷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恐是篇

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載顏蓬乃譏其冒

牧揚董也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　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職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愛後閼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但此二字連用未詳所本

伊霍　【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景紀】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　【漢書】古今人表敘云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左僖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犨爲戎右圍曹魏犨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又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反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去之〔又〕士會見敘事用晦篇

江充息夫躬〔纂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讒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㠯政事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㠯中傷人

楊王孫〔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令其子嬴葬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㠯身親土

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願秋胡子遂去至家母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是亡母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妻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按傅玄詩）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兩言最允劉殊失乎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

曹娥（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爲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爲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晉隱逸傳）夏統曰
曹娥德過梁宋國人爲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
有六蔽焉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
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
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
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
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
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
抗節不降
爲虜所殺

劉卜（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
厙仁真相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頸死虜
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劭文帝長
子也元嘉三十年劭齋帥張超之手行弒劭進至合殿
中閤太祖左細仗主卜
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紀僧珎〔南齊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惠開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真作珎誤諱謂道成也

王頍〔隋書文學傳〕王頍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多頍計也楊素至蒿澤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又庶人諒傳〕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為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頍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蒿澤諒欲還師頍諫不從窮蹙降除名為民絕屬籍

龐萌張邈萌見載文篇〔魏志邈傳〕邈字孟卓太祖袁紹皆與邈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曰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

之遂以其衆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為其下所殺評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許郭〔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晉書〕裴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彩秀徹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 直書第二十四〇直書一作直言誤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字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泛從直道不伸說起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一作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釋〕此貼到作史者直道彰則爲惡者懼矣振起下文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去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

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一有於字下同）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舊作而誤）全足（舊作是誤）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

【釋】此節暢言古道既遂醜正實多作者畏避諱隨爲通篇正慨

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眞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晉）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懿）景（師）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

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舊有生字）達之說（疑脫于今升亦斥以六字）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一作如始）雪考斯人之書事益近古之遺直歟【釋】（此節實拈晉初事人多曲諱得習干而一彰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謂元魏）王公箕裘未隕鄴城（謂高齊）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一本人字作之謂二字）歟【釋】（此節用虛運見貴冑方多二子不阿其上世也○已上二節總對真道難行發意）蓋烈士狥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

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釋〕末乃浩然唱歎自寄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廻史筆表穠直材非黏論也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是爲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難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爲於可爲二句揚雄解嘲中語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

書崔弒〔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弘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神䴥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郄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

而石銘顯在衢路…

毒楫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 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 〔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史行闕君門戶事諸子政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

金行 注見斷限篇

渭曲見屈 〔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儀結陣而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經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當自出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决矣賈充逆戰帝自用劒太子舍人成濟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蹕亦見本注乃干寶晉紀語非出晉書

董統燕史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三十卷按是書隋唐二志皆不載緣其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一書而董書遂逸也范亨書二志載之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踈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

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首用諱尊諱親似曲而直者翻起此處曲字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作射誤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此與下節標出二種曲筆○此種偏私噫見之曲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下字忒狠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可也【釋】此種恩讎賄賂之曲也其言憤激意已對著魏收。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謂前人說過其有往賢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釋】上二種標作提頭此數語挈下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緑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将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帝即明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

釋（此揣後漢之曲詆更始也）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一作何從）而書（一多之字）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釋（此揣蜀志之曲議諸葛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一作世）無聞至公國自稱（一作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元魏開國處）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鄰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謂史）難為妄說苟

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釋前范陳二曲皆意想出之此乃顯刺魏收誇抑之曲其文未了夫史之曲筆誣書句不過一二句語其罪負一作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寫言殆將過半固以王本作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藥字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一誤作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舊多以字虛美相酧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釋加此一層仍是刺魏其言百藥曲推非本意所屬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謂於劭所著諸史無所指實而輕肆其誅此所謂

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葢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釋再加一層亦是刺魏非讚卯也校書劉之所深惡故重斥之刺魏之文至此方了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一本錯簡在鑒識篇彈射矣之下葢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擦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曲在魏晉初之諸葛毋一作毌音貫丘曲在晉齊興而有劉秉一諡作康袁粲曲在齊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曲在隋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

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釋】（此節羅舉諸史之曲凡前朝末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釋】（此節脫到當時勅修前史仍不免瞻徇貴冑之曲也）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沈約）宋書多妄蕭武（梁武）知而

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㥸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釋〕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倒置斯爲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隱衷

〔按〕昌黎人旣天殃之説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斥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者讀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紀相因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疑案正自可存○史通歸美王劭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葢

觀齊丘之識藹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臟辭彩匿瑕地劭名怒深矣彼隋書一傳懸詆其著書而獨牓其諂語果盡生平耶部即未云佳士史亦豈無憎詞李安平敘崔浩被誅譽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而為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伯起則揮之伯起者尤工為飾者也所揮在飾即所進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

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 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述貶甄** 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曾醜也

**陸機虛張拒葛** 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柳虬注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廙子覔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説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

明皇所定(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

蜀無史職(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文)

羣烏墮江水(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父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 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元

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　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　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紀注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為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為羣兒所誤耳

諸葛母丘　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徵誕為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

麟曰僉謨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又按通志略）毋丘以邑爲氏無貫音

劉秉袁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譏尉迥（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未詳）

蜀老猶存（未詳按困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釋篇意論鑒古不明之失首以明者難遇領局況史傳為文淵浩一作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一作馬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釋從鑒人辟歸鑒史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一作體非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

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兹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釋此節以左傳言其抑沒之久由於明鑒者少也遷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甲以太史公爲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爲勝余以爲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闡一作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釋自此已下以班馬言○先列平論張晏云遷殁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一無所字缺言詞

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此二事又於暗惑篇論之）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釋】（一條論馬對鑒者立說是駁張非抑馬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一作君）吕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王）爲孺子史刊攝政（一作正）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名二公各世家有傳（句必有誤詳此句當云各有世一家）班氏式遵纂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

受嗤於拙目也〔釋〕(一條論班亦對鑒者立說是駁劉非揚班也○右通史漢爲一大節)

劉祥撰宋書序(一脫序字)錄歷說(一作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草盛貌一作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矣)必令同文擧之含異(疑當作未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釋〕(此節列諸晉史亦對鑒者說亦是駁劉非優劣諸史也□一本此下入前篇夫史一段恐非)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爲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一作七)經之冠冕也春

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一作狀）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一無若乃二字 一止有乃字）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絶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末節仍以鑒識難遇感慨攝全篇）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鑒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之書人鑒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錯簡二

百字持此判之

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隋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請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為集解盛行而公羊穀梁浸微

膏肓墨守〔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蕃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玄隱修經業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

賣餅太官（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

長短

王充著書（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張輔持論（晉書本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按）所論凡五則文煩不錄

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蘄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為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

野雞〔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巧心拙目 語見陸機文賦

劉祥〔南齊書〕劉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

徐廣 見左傳家徐貫注

文舉公幹〔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末異〔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子雲長卿〔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常擬之以為式〔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隋經籍尚書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按世說方正篇梅頤豫章太守其字仲真見注晉諸公讚似即其人賾與頤未知孰是

杜侯訓釋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

老莊遭值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玄風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

太玄逢平子平子張衡字注詳自叙篇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釋】〔首節標出述指之得失見探賾大意〕昔夫子之刊〔一作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此四字舊脫今補〕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一譌〕事則義包微婉因攫毎〔毎一作每皆誤當作媒〕而翃詞時逢西狩乃

泣麟而絕筆傳者傳者集内凡三見並作儒者當由書儒譌傳作儒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傳語為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一無而字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傳本不畧此但據時勢折之耳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舊多以字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

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凌）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甚多正辯在此）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一作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釋）（此一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略取證左荀之說都為未的）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

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一作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一作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一作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氏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言如此或可云發憤之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恒一作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

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同一作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一作分爲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一作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言此等乃爲被刑而發（釋）此一條探蕷高位臆揣夷羽之耳若項紀豈關怨刺乎洪以表善人位置說亦未的也隋内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

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是未嘗抑魏者劉主地謂門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以宗室言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以功烈言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亦不似是黨蜀者則壽之意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此下舊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去之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釋此一條採李德林論陳志之說殊爲不確。下條另段同事別書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

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兹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一作趙）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此二字一作俯字）而就也（借諷之作祇有短篇從無巨帙）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此六字舊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王命一論亦止一篇非如習書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理不當然也或訛爾作耳非）釋（此一條採檀論習書其說亦非）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

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案于時中原之主海内橫流逖彼東南更平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或作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官（一作官）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追出詞鴻心曲且東晉之書宋齊一脫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無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釋此一條採出收之議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為最妄者○條採盡此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此云探賾貼論史者說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

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釋〕告後人無惑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其形容字書云賾通嘖然則探賾者探衆論之嘖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逭於子元之掊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爲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揔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稚

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孔叢居衛篇宋樂朔圍子思既免曰文王因牖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又按孔叢子先儒多以爲僞病其雜也書有夫子子思問答高似孫子略以曾繆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堯峯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比兩說相持録以存參

攫甑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回曰嚮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知人固不易矣按史通明用此事甑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

纂其職（隋經籍志）漢帝始置太史公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按志蓋本之衛宏漢儀注今見史記如淳注其說於史官建置篇詳之）（又周禮小宰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駒支（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詰朝之事爾無與焉對曰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長狄（左文十一）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墨翟（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作論略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經句

李稱陳壽黨蜀（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

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習傳）是時桓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為是道鸞語而雜說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孫檀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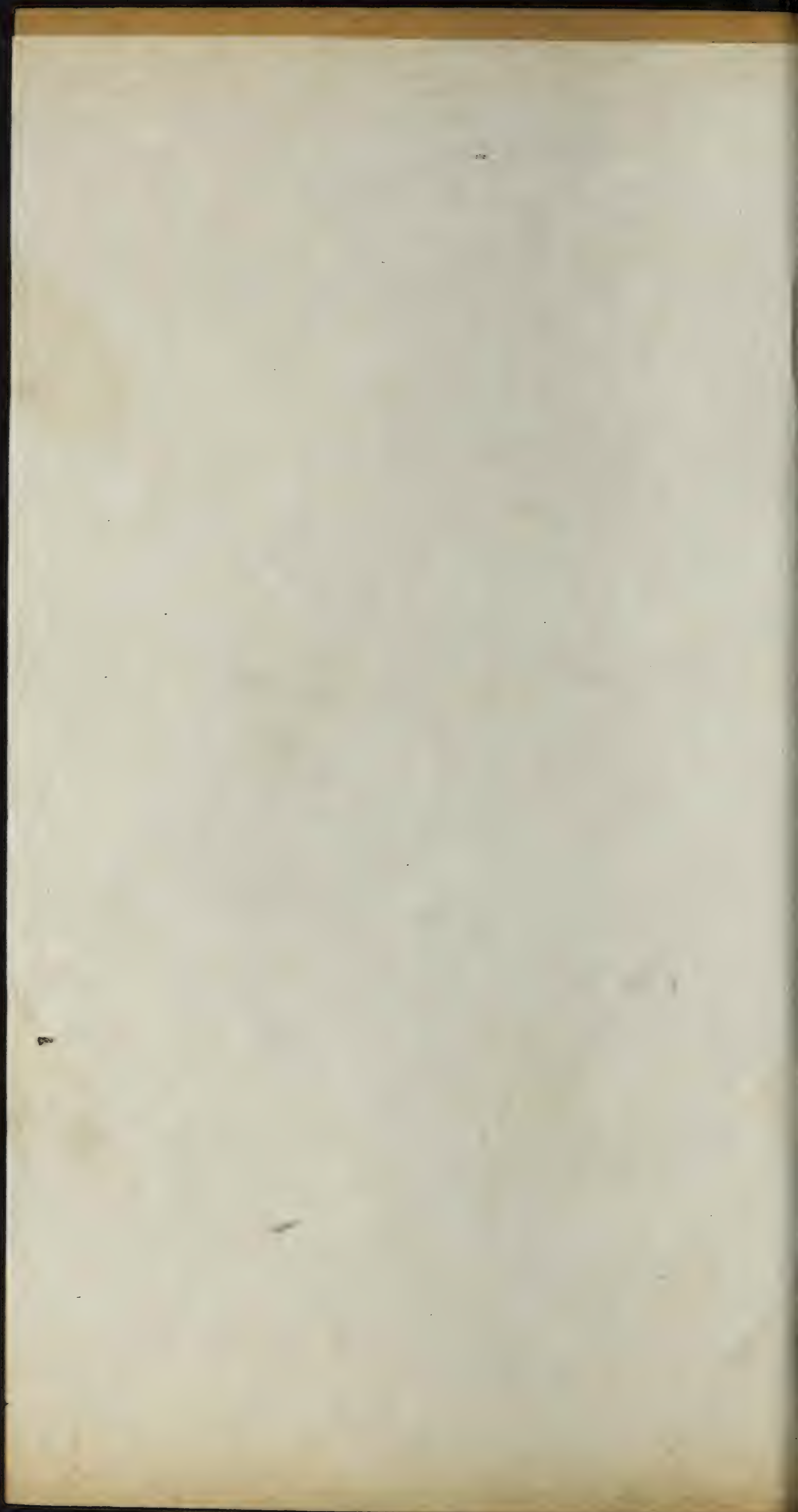
瞻烏逐鹿（後漢郭泰傳）陳蕃竇武為閹人害泰哭于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見載文篇

崔鴻十六家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崔氏祖官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史通通釋 竹

史通通釋卷八

南枅秋浦起龍二田釋

長洲秦肇錫鼎来
沙縣劉元典體正參釋
外孫王　宓會琹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作苻朗則比跡於莊周范睢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

何以貽厥後来釋篇言摸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别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一脱考字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殺集内殺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脱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

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當作旹）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稱我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彼）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襲忘亡第三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征）魯以行（一作用）天

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仿王正第四則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舊作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且史漢每於

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匈奴招陵五字脫簡也

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

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

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

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

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昔一本誤多謝承二字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則字一多其字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一脫士字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一有而字字仲尼者歟葢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世之述者銳志於恐矜字之譌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而一無而字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

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一作互）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棲皇（舊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釋此段總挈）

（貌異心同意）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釋又一小挈後所刋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為式也）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舊脫一公字）薨於車（桓十八）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

叟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又字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師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舊衍徐字江湛舊無湛字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一作子臧一止作臧並誤前稱子產則

次見國當作曰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舊誤作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人名字互見之法第三則左氏與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敘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誤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

蕭方等一脫等字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彰義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與眷通回顧之義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子字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十一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攀舟恐脫攖字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敘事片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

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諭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釋結到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

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遼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叙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牉產僑之為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

往往不減
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用其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為歸命侯

春王正月（春秋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今述史通意蓋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通仍不紀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復

蒼梧人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撿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蒼梧撓

姓孔字仲尼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推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入弑湛直上省據窗受害意色不撓〔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衍文也

羊斟叔牂〔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

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
慤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炣牂之句

桓玄款道 按本傳玄字款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處即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欵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 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乖重不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城呼問之語也 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矣暢字少微

內

蕭方等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皝將終謂儁曰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封太原王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也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琡嘗夢亮云云亦與勖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糅血滿袖（北齊帝紀）尒朱兆等同會鄴扶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之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綱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釋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者乃書之也）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

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亦不與後文關貼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是為首截但自一無自字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釋】總提中截三節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譏馬班引用成語以見作史最易招駮勿結看）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作頓挫）苟目（或譌作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一無此字）數家見之矣

〔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乖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節中頓挫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非關軍國興亡者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

雖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郎中項挫）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一作嘲）謔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馴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一作扑）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詭誕謿諧邊論書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畧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爲中載）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爲煩

権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截　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来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曾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或作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釋】侈寫符瑞為四煩之一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益明和好所

通盛（疑盛字之譌）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愼来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来朝宋書載檀道濟等来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釋常朝入紀爲四煩之二愚謂有事入覲即臣子亦當書）若乃（一作乃若）百職（一作辟非）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茍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

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後大抵皆然）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備載爲四煩之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而字）乃敘其名位一二（或作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贊錄世官爲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習忘返

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總書事四煩後綴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一作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見後篇元凱注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商君列傳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圓其說是餘文既而汲冢

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珠）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釋】末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掇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戒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見探賾篇此處多採一句

傳玄貶班晉書傅玄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狗處者人也

吞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娀氏之女名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殷本紀簡狄為帝嚳次妃爾雅釋鳥燕燕鳦

啟龍漦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衰褒神化為二龍王請其漦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於庭童妾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逸於褒是為褒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旦而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辟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客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圯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也圯音怡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爲圯（按）圯橋二字連用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盧江目橋爲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　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笑林見因習篇

世說俗說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隋經籍志）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持螯（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膳痂（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牀上取食之靈休

大鷟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飼邕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瘤也

嘉禾（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雉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麕（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肅愼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愼來獻石砮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愼遣使重譯入貢即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愼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能入

于寶門人殺子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對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謝綽宋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關法戒之人當見史冊爲說觀夫文籍肇剏史有尚書知遠跡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

夫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尚書春秋有闕開端）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

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
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賾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勤成漢書牢籠一代
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
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
犬不復顧兎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
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
吞舟過為迂闊者【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宗道一作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宣二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有字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

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来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句中干作千無亂字滅字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釋〕此段轉關書善虛運書惡實拈皆有關國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辭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暴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釋〕近史則庸碌宵小亦書不足示戒矣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釋）近史於尋常流品亦書不足示勸矣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詧所不該謂明不能遍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姸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列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愼之哉（釋）單收後半不必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褎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公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浞而淫於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

散宜閎夭（按）散閎二人明列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爲疑疎矣

由余（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閒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按）左傳之

言勝秦穆姬者爲井伯無百里奚之名惟僖十三晉人來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蠡種**（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四年伐吳居軍三年遂滅吳

**曹沫**（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柯劫盟之事而公羊書盟柯手劍曹子無名左穀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叔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如莒時也管子毋忘束縛

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甯越至應卲述歌又別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書互異識以備考

田穰苴〔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爲皇帝封太后弟昭爲軹侯又見淮南王傳淮南厲王恣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酷吏傳〕僕吕千夫爲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按〕僕非附傳不得云見遺

顔駟〔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孝武過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

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駟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擢爲都尉

**史岑** 〔參〕雕龍選注 雕龍云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選注〕漢有兩史岑一在王莽末字子孝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漢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字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以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 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特敬之及宣王起兵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別營在闕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謂爽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遍撿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人連載並注漢人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幾特舉出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史通云名重許洛地亦合

**何楨**〔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龕勗惲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晉書何充傳〕充字次道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便往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支從容曰何至相苦耶〔按〕許掾即詢也字玄

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郗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爲上郡掾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荅詩略云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淑晝卧流涕嫂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令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為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曌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傳靳〔漢書〕樊酈夏侯灌傳靳周同傳〔按〕傳靳恐當作傳周盎七人中敘功惟傳寬周緤事最少也

許慈（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爲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其矜己妬彼至於此

虞丘進（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北史）憲作⿰忄憲

燕石（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華匵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

齊竽（韓子内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

士為王吹竽王説之宣王死
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孫元調燮公校字

史通通釋卷九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錦雲章紱

男　敬輿子洪參釋

　　敬思瞻李

内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葢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揀覈宜慎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

峻（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蔡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釋】（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論談（一作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譌字）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

【釋】一層評劉峻 孝穆在齊有志一有於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層評徐陵 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一無觀字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釋】一層評劉炫○上分叙四人見如此名才留心撰述猶難輕許則史才豈易言哉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

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至此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儷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一作寃成銘贊之序序字似當作筆溫子昇尤工一作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作儷字用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駮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當有值字)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舊訛作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一作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一無其字)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一無也字)

【釋】此節趁作之者之所趨搭到任之者之所取風尚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

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一脫云字)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

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以上並傳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歎豈獨當今者哉一無當字者字【釋】末以古語證之眼在拘於時句歎時情所尚積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為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難乎為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

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
時局每三言之○或疑諸史叙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
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
觀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决難
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
竊時裔種耳應荅言句文必疊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
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撿之皆是○史通
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
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萬人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叛外白差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佚考

朔方上書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挍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来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傳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叙山栖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詳自叙篇

孝穆在齊〔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為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叙〔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盜賊蠭起數授不行乃自為贊曰通人自叙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来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坡詩〕虔州八境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沈約為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曾望二遺詩序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為最守山東指此也〕

羅含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出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琅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即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授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弘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蕭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温子昇見叙事篇

盧思道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騈儷體其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心生文辭高下相須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成對

江總〔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艷後主之世總當權宰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艷世號徐庾體焉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踳駮〔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踳駮〔魏都賦〕謀踳駮於王義〔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踳駮義亦可借後世書有作踳駮者踳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升菴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失路借言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即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傳玄有言　傳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語也作傳毅者非是

陳尹（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困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闕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知是陳宗字（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止長陵令與班彪善

杜馬（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慮致譏嫌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

對閼雅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
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後漢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珎與劉騊駼馬融按定東觀百家又詔與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傳又朱暉傳暉子穆字公卅拜尚書所著論奏二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又盧植傳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觀按四人傳中朱穆不及續史事

##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一無乎字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釋此以賦體自述而遂開叙體者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

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釋此則敘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讀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釋至太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遂為後代所宗。已上是原始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濶道路緜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釋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

之朝苞括所及（一作閒）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一作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一作每）見其失者矣（此爲初段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遡源流班書止述本朝而亦追敘遠代此習一起攀仰成風）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譌及）記其客遊臨卭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

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論旨反離言自叙之過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嫌自汙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所誤)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經作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舊無之字)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與巽通)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

各言見作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覿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恐誤或當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乃本篇正諷為自叙誇尚者進規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當作始均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内舊訛作南馬祖遷彪之説不同吳興沈先約烱先約烱一作約烱先後非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

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冑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舊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謟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釋〕末節極之於冒承非鬼而誇情莫遯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傅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觸類而長籍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踵事以彪身謚祖爲失體

以誇尚妄承為進規楨而辯迄後官局分編序傳之例遂廢○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貧士晋宋因之賈氏弼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

曰膏粱有令僕者爲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
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閥閱嫁娶取
貲謂之責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
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
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
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爲
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来諸志錄皆散佚云

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賣昏求財汩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州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爲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州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篇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按）庾信哀江南賦自陳氏族較詳

相如自叙爲傳（按）漢書本傳無自叙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通

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来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来至於麟止自黄帝始按此總紀史記全書也而

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遠徵近錄按漢書叙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荅賓戲終之時則明帝永平年也馬

序推史官之由来班則止於述姓故史通有異辭

竊妻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邛令王吉爲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

相如遂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國因家焉以

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

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從處

上虞(按)聲頌緜悉皆自紀中語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名我何也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三千之罪(孝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叙(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曰雄之自叙譜牒稱揚侯蓋疎謬也據此可見雄傳皆自叙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叙注已見之

魏文帝(典論自序)歷述平董卓脫張繡及論射擊劒彈碁之事皆著於篇

傅玄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傅子三篇其自叙未見

陶梅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頭弟陶字㚥真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

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按陶生許劭之鄉好議論自叙之作或是其人

葛洪抱朴子自叙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荅曰泳貝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荊山者拾玉而棄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採之

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爲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

先李陵後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河内馬祖** 【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内司馬卬為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叙姓別有所祖也俟考

**吳興沈先** 【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後以國為氏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餘烏村【按】南史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史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

**真律寧楹** 未詳

**胄纂伯僑** 【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呂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熊繹（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敬他（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舊作錄遠略近誤）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辨（舊作患誤）者久矣（釋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句承接竟似破承舊本傳譌遂與通篇牴牾）及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並史議原文）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並優劣論原文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甚舊作非恐誤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釋】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先舉千張兩議以啓辨端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通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釋】揭勢字是篇的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釋】此下對兩議分辨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謁言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

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一作遠非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一作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先覺之矣按先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書日皆作書國又傳者作儒者並誤此一作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釋此節兩層言左之約左之勢也況左亦有不能約之時干之言豈定論乎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

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譌在京兆下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以爲不如馬亦豈得爲定論乎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髙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别録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即後漢書也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內

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中巴梁語詳於二或作一非國蜀志冣短何以云然恐兼壽所撰益都耆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煩又各因其勢也○已上皆循序推出夫論史之煩省者一無者字但當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骨論當否不論多少詢篤論也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尌孫

志夢於天髀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
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
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
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
不衷於從可知矣釋此節更就千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一也義言彼所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
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
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
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今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後來同誤)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皆有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

斯之謂也〔釋〕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来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爲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叙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内篇至此將竟特以斡旋前論偏枯更可識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猭一段識史

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審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

師

遠略近詳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見言語篇

天壓[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卒亂其室

捄旆宣十二 趵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按郭不言所出後閱漢武故事得之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云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曰計鄙陋故秘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濕貧國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来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衰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楊僕移關** 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所謂班氏不録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率以班書正文串録為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本旨剌謬乎至楊僕一條但鈔酷吏本傳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半得之是其勝郭本處

**城濮鄢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鄢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載之凡數卷

**桓玄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

**爲秦開蜀** （戰國秦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趣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將吏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載夾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文異而誤同正凝想間張生玉穀至共勘之悚所兩有汰所兩美

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與也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一本】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衍字子顯著齊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又一本】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著晉書亦之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行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那子才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悶極始悟不禁爲之解頤

史通通釋卷九　　孫正恒天照校字

史通通釋卷十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縣張玉穀蔭嘉　沙縣劉元典體正參釋　同里華南枝居敬

内篇

雜述第三十四○雜述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舊作昔在當作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皆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釋篇首所列皆謂紀載正書用以托起雜述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

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標出雜述家數開自此類）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釋〕（落到後所權論列者）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後同）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先釐別其門類）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一以偶句從刪）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當作帝）紀姚最（舊脫最字）梁昭（舊脫昭字）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短述之書

但記近事而非全史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志之書

各錄知交而非正史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掇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噱之書略供史料止助談資汝潁奇

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鄉邦舊德之書視史家爲觧)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来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釋】(此謂門胄先烈之書比史體爲炫)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二字恐誤當云高士)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能補前史缺遺乃貴)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

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謂搜採怪異之書足當外史勸誡乃佳）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茍䏻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已上十條書四十種各係其類而舉其概）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

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

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郡書者矜其鄉賢羨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或作炳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羨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闕此爲之起疑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一作雖非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

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或作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主名俚鄙之戒居志館者擇之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

闤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一有故字或作於字疑皆衍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一譌論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

釋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寸物産根株似非無益

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覼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

釋此節總結十品拈出史字作眼雖諸書不以史名亦皆史之雜流也又以不悉數者括其餘

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説然一脱然字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

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別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一作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釋】至此統攝全篇先將雜家一抑

然則作然而用芻蕘之言明王一作主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欲博聞舊事多識其恐當作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

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

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嬴其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寛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者閑文紀猛以濟寛寛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為政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羼也尤袤曰此先

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 山陽載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 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 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羣才篇 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斗文字〔讀書志〕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
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 顧協瑣語
〔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謝綽拾
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即此

瑣言四種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 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也 孔思
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
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
撰事綜南北八朝
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 汝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
志〕斐作裴 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
四卷 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

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 山陽載記

**偏紀四種** 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 梁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 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 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字詔和嶠等以隷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依託　顧協瑣語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即此

瑣言四種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　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益其字也　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章　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圏稱撰二卷　汝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志斐作裴　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　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爲之其說詳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

啟敬撰　孫氏譜記（唐志）十五卷無撰人名
陸宗系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為八篇　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誤耶　趙釆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趙釆無攷　徐廣孝子傳（新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　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　劉義慶幽明錄（隋唐志）竝云幽明撰錄二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荊州記（隋志）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篇　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　羅含湘中文獻經籍

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有辨郡書主人物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闌入

都邑簿四種書目潘岳關中記隋唐志一卷潘岳撰宋中興陽記隋唐志一卷三輔黃圖見書志篇漢三輔典注陸機洛建康宮殿無攷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更與郡書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橫憲字也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羲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絶世而宏博矣

劉昞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贊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闞駰朱贛按隋志地里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北史闞駰燉煌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第三十五○職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求真二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一無特字爲難遇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出史職之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秉直者編

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勒巨冊者徒多聞者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在得人專任不在設局監領矣全籠起議○已下將領局居局二弊流水抉發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落出近世故事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籍親賢或誤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河間獻王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釋此推設領之始即就初設抉出不稱來既而齊撰

禮書舊作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影和士開指撝馬鄭舊作南董亦因國史相承而誤之前周勃張飛影徐世勣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釋】逓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強作解事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尤二字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懃一作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蕪斯㝵義督彼羣才使夫一無夫字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一作準的斯則可矣【釋】作一㧻折筆情轉動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

安步坐嘯晝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無文虛縻高踞之狀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一作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一作笑可爲長歎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敦古之士不樂就職矣領局之弊至此勒住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以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之玄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唯樞領局居局俱含

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帶領局者〕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

【釋】〔此層嘗領局者卸入居局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馴致曠勤同匿流為偷閑與竄矣〕

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

㤶彼典刑者乎【釋】就虛循故事頊宕一筆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一作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運筆又提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賸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

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爲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蔽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

上至辟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也

**史佚** 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左成四〕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倚相** 〔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 〔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温所忌

**河獻淮南** 〔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王安

好書致賓客
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彦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爲右丞相初呂后復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毒爲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毒長信侯

馬鄭 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 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爲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爲太尉 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 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舊注 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盡 按二字連稱于志寧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近也

語云雖無老成（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益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丘明避時（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卬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釋〕直敘起不行世系是自敘著書體非史家敘傳體也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

不復怠矣【釋】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議】䟽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皂白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

暇【釋】四語略頓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遂其本願旅一作旋非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至是并史流旁雜靡不兼綜矣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一脫有字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舊脫為字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疑當作事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

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羣言中有定主矣及年以已通過一多而字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倒用有味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舊誤作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搉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釋】此嘗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

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一脫姚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一脫致字）驚末（一作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欲誤）也【釋】（此節叙到欲出手眼釐定羣史志擬春秋姑為前却之詞）既朝廷有知意（恐音字之譌）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

東觀原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一作中年會奉詔預修唐疑當作國史及今上中宗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言字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作有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作善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郗黑肱傳語鬱怏孤

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子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此方叙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作史通以露本志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以啟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述　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一作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釋】四句上下作紐　盖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主談理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

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轉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徵据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主博洽 五常異禀百行殊執（一作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主辨材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一作錯非）綜故陸景典語生焉【釋】典語主評品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

祖述識昧（一殊誤）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釋】（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一脱固字）以納諸胸中曾不慸（音蠆或誤作蠆）芥者矣【釋】（此節穩括諸書與史通相爲吐納託出著書本領）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一脱此四字）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

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一脫此六字）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遂欲上擬春秋與前迴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輙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此下又專以子雲爲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緜遠也）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未作史通前見志氣）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

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史通時見功力）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漢書作謿）以訓（一譌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唐書本傳不著）以拒之其似三也【釋】（第三層在既作史通後見主張）揚雄少爲范逡（漢書作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葢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益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作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而言見知希自貴）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一譌特）以自慰【釋】（鈎勒）

四似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絶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也【釋】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爲信令時後日問世只在徵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徵士至此一重一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叙亦

不全乎敘傳也而專乎敘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況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容矣商畧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瘢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

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絶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叙事煩飾爲深誡也而瑣屑芟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

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
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
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爲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
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
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
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
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
其弟爽矣夫

東海徐堅（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與賓楊再

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寛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膀以侈其寵堅望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子期輙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無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權重宰相古聖君

賢臣所以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義興薛謙光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爲所搆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沖舊書本傳行沖博學多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

以自資也脯腊朕腆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門下以賔客堪充旨味者多顧以小人備一藥物以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冲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雜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舊書良吏傳懷古爲監察御史聖歷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覩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烈解）

法言論衡（揚雄法言見論贊篇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敘俗間行語衆所共傳

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其難矣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舊唐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

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孝標比敬通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家道轗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蔕芥相如上林賦云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李善注剌鯁也字典亦作蔕又作蔕蔕芥之蔕顏師古音蔕果蔕之蔕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

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百歲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咸序）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東晉李軌為之注

淚盡繼血（說苑權謀篇）下蔡威公事

體統 亡

紕繆 亡

弛張 亡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宮講山堂

考索紕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孫正恒天照校刊



# 史通通釋 匏

# 史通通釋卷十一

鄧　凱濟美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施　昺龍文參釋
王廷範五福

## 外篇

### 史官建置第一

〇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節可耳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發端庸淺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

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釋〕原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落想故曰膚淺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俱弒父者之與曾閔但一作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釋〕折出有史之功用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釋】末總括其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儱侗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之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擧意出辭頗淺庸近俗冝可芟薙

蓋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内

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遠徵古來史職之至名以及王朝侯國兼設之制

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曾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盖一無盖字趙鞅晉之一大夫爾一有猶字有直臣書過

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
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
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一本之字重二義也釋此層徵古
昔史臣姓氏蹟略見於然則作然史傳者王朝侯國皆有而用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
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釋四語統繳下言諸職中太史案尤重也皆就太史一職言之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
太呂覽作內史向摯依呂覽作向摯舊本作高摯誤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
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
太史書趙宣二崔襄二十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其名曰七子昭二年（上文所引皆不書年此三字疑衍）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釋）（徵諸古籍凡述史事皆稱太史可見諸名銜中太史尤爲專職也）（此處當分節舊本連下便少斷制）

（按）此當爲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亘至秦爲截其前統徵史官名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爲漢法緣起也

○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爲節從古先發端舊本劃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說文原叙〕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儁注〕風俗通曰沮姓也黄帝史官沮誦之後〔衛恒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据而言已郭黄諸本曾不知採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硜硜辯駁太似不必

孔甲尹逸〔儁注〕歸雲集云孔甲黄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别有據耶

伯黶司籍見書志篇籍談注

趙鞅直臣〔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終古向摯〔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博學章〔漢藝文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

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釋】跟前太史說下微諸漢初職專記載最爲隆重其後漸輕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一無以字著述爲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窺天器一作度數司馬遷既殁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来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釋】申明上意謂記載反屬他外

職而本職反
專占候矣

按此爲第二節愚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爲界前用遠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爲定當也○史通通部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意綦重焉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爲太史公而史記始作故太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後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蘭臺東觀著作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沿革之關鍵也○馬貴與象緯考序本此

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按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臣瓚非之以爲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隱因之以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

兼掌歷象前注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安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

褚劉馮揚知史務史記孝武紀注韋稜曰褚顗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爲博士事大儒王式故號爲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蓺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嬖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頌序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云【按】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

張單王高知占候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又】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餘見書志篇　王立未詳【魏志】高堂隆字升平曾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為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挍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

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此其義也

【按】此爲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簒位篡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紛更史既載之故劉亦及之

柱下五史（【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爲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一有者字）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此當有者字）相繼在乎其

中而都爲舊謂譌著作任著作之務也時未立著作之名故謂字誤竟無它稱

按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太史公書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子山於史未見成書然能爲哀牢立傳亦可以驗史才矣史通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史局屬員之專稱

楊子山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

論衡佚文篇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按今為雲南永昌府

東觀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隷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隷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来以佐名施於作下原注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釋此上述設官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舊譌作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

作郎者【釋】此層通之以無掌見才難之意若中朝曹魏西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專稱東晉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隋志作撰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一作涉誤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釋】此層標舉名其職者以證之【按】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舉其名銜證當時職制耳

中秘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名官

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隋百官志】秘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學士

束晳【晉書本傳】晳字廣微漢踈廣後也王莽末去踈之足改姓焉少遊國學張華召晳爲掾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譌作寶山正史篇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

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云云【按】寶生

劉謝顧許【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卷【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除太子率更令尋

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

〔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釋〕起四句總領蜀吳及諸胡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益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挍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內篇第二十五言之詳矣〔釋〕已上言蜀吳歸命侯舊脱侯字時有左右二國史之

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此二國所舊本謂偏隅也僭字貼吳說此處載段非

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凉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義門訂本有李字他本無與西凉二一作三非朝記事委之門下南凉主烏孤舊作孫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舊作郎恐譌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一譌作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舉五胡十六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謂偽朝也

按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僞寅爲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評不知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謂顧子失母

王崇許盖陳壽蜀志幷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顧云志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爲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盖仍亦絕無其人也懸置之以俟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取此立論然漫覶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尋也竊既讀書底裏求到地者天下鮮矣

郤正爲秘書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爲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蜀後主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見擬篇

薛左華右（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爲秘府中書郎孫晧初領少傳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疏留之晧召瑩還爲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晧即位後入東觀令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晉書本傳）處仕吳爲東觀左丞餘見書志篇後論

公師彧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

劉慶見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事（叢書崔鴻錄略）有云命西曹掾集閣内外事付索綏著凉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故此云蜀李也晉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略西涼李暠起靜恭堂以議朝政立泮宮增高門學士按劉云二朝記事委之門下當在其時也）

南涼郭韶（晉載記南涼傳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所按舊本作郎韶疑即郭韶也但本傳與叢書錄略皆不載國紀祭酒官）

和苞（見晉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爲平輿子隋經籍志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董統（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略皆缺其人按公師彧以下皆證諸國有史官也事當具十六國春秋而崔本已亡但與正史篇十六國一條互證之略可見矣）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或作常）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知如御史知雜之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

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參史

下同未詳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前廢帝元或譌作晉泰以來三史稍替別

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釋〕此上徵其建置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

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来直或譌置史曹及洛

京之末孝文遷洛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謂部人不宜歸

之漢士於是以谷纂郭本注以纂儁易之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

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釋〕

此層述其任用

〔按〕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譯則國語傳徧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寓褒貶焉

元魏史臣〔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秘書監在從第二品中

崔浩高閭 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早孤文才儁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為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高允之流稱為二高

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以纂儁易谷纂纂儁字標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

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頒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

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按〕本節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檃括偉傳之文其中儁偉並稱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釋〕統述三朝如此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謚當作號雖易而班秩不殊〔釋〕宇文襲古周官故抽述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高齊柳虬之獨步關右宇文周王邵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釋〕各舉其人以徵之

〔按〕第八節述高齊宇文周而并及於隋也○前辨職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覩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隋百官志〕周太祖方隅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内命上士三命下士一命〔注〕内命謂王朝之臣

柳虯〔周書本傳〕虯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徵爲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虯上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爲監誡也漢魏以還密爲記注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興横議亦

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錐領著作不參史事自斜爲丞始令兼掌焉

魏澹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潁隋書文學傳潁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贈潁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撰鑾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

劉炫見敎才篇注又隋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弘甚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無而字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

矙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釋〕首述國典敦崇史職密近清華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憯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原注〕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来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按〕此注一本混作大書非是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一作始成虛設此四句即制詔中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等句之意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語意不甚清豁恐有譌字〔釋〕中段述事局之大概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

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釋末亦證舉任職之人。此獨善惡兼舉由其胸中皂白積而不化一泚筆輙露垂角是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叙盛典則備其辭叙事局則略其概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未融小注論之矣○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館通籍禁門見內篇辨職篇

鸞渚鳳池即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名起魏晉間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晚出左掖即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元中又號紫微省兩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南則尚書省也

又按文兼兩京言武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李仁實舊唐令狐德棻傳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爲當時所稱仁實頓丘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

敬播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許敬宗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牛鳳及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爲百有十卷按此書唐藝文志不錄宋晁陳鄭馬諸公亦莫之及大抵其人其書見棄於有道久矣

又案晉令書名著作郎掌起居集注彙集而注記之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釋本節另述起居注一職。首述晉制則兼編舊籍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一作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釋至元魏則專掌當時記錄但多他官兼職耳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是外史宜立起居是內史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釋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正員至煬帝乃始專置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

與舍人同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者字一無也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二字恐當作載言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恐是藉字之譌之以成功即依義門訂本一無即字一誤作命字今爲載筆之別王本作因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釋〕我此一層特為此官作注脚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筆者開局纂脩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專掌侍朝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正詠是官也以其與泛稱史官者職有攸分故曰述附於斯

庾崔虞蔡〔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濬祖脩區宇圖志〔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文藝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

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郎左舍人右〔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録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録如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内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

令狐德棻〔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周隋事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呂才〔唐書本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諧契即召直弘文館帝病陰陽家書多偽惡世益拘畏命才删落煩訛掇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本傳闕書起居官

蕭鈞〔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候屬盧文操盗庫財高宗以當自

盜罪死欽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
喜怒帝曰真諫議也按亦關者起居官

褚遂良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大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轉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顧胤〔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終司文郎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温等修國史智周監莅致仕卒年八十二

張太素凌季友 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釋〕就詩指出女史之古名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

對以其顧王顧謂史書之此十二字舊本無之必是脫文無此十二字不成語矣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釋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記則可見女史之置職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又以兩漢禁中撰述爲證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於天官此疏猶存此意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終以隋世奏舊本此處連置不行結之下節非是

按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古有證据卒莫與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羅識

議卓絶○攷唐志内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典闈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所謂錄内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不設也

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本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 其文與隋經籍志起居注述語略同弁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釋〕二句是總統兜結建置之文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脫穀梁赤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釋〕以官非史職而史有成書者終焉

〔按〕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爲總收八句另一截是爲以不詳詳之箋復遺餘矣

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

壽是也【釋】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本音上聲【釋】卒歸於同

【按】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二流匯爲相須成業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晳亦融洽如畫沙如連璐而論文於兜羅敉裹裒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虗號有聲無實【釋】此八字是末節之主

案劉後漢曹魏志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

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史事未詳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嗜酒能嘯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

魏帝有言（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史通通釋卷十一

史通通釋卷十二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孫　正恒天照
淮音德星參釋
利萬我備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舊注總十八條四字按之不合削之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疑堂作傳者蓋指注經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疑當有倚相二字)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一作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釋)(已上是原始之文)爰及後古(一作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造唐虞已上之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釋)(此曆言荒遠無稽不足證據蓋是撽掠之文)

按第一節爲正史發端是裝頭體不作正文用○舊本有右說三墳五典一行是以無徵不信之書爲史家首項殊與節末文義自相違反矣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後倣此

伏羲氏至言常道也（並尚書孔安國序文）

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已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一無案字）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

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釋〕數語提清尚書原本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一多孔字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一本作固據漢書作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釋〕一番顯晦古文尚書者即

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遷字舊譌在故字下）屢訪（一作探）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原注）謂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釋）又一番顯晦

晉元帝時豫章（一多王字）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

士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或作宮非）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孔穎達作方興隋書方字在下）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隋書作杭）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原注）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成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按）誤合五篇者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當作博）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

元出於姚氏者焉〔釋〕至此所述始為定著今本

〔按〕第二節述尚書也史通卷首六家冠以尚書春秋為史家之祖故茲敘列古今正史亦必從二經起元本節雖次第二實正史之初節也顛末依据節節詳明自此節始

百篇之序〔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撿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惠壁藏〔漢蓺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

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

隸古字寫孔序作隸古定〔閻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隸即今之真書

伏生歐陽夏侯河內女〔漢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隋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馬遷屢訪〔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

王肅梅賾（王見尚書家梅見鑒識篇按此節所述內篇中多已散見合取漢書蓺文志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并孔安國尚書序孔潁達舜典跋互證之則其文皆具矣）劉炫（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覈才篇又隋書本傳自爲狀云禮詩尚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著有尚書等經術議百餘卷）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一誤作所）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盡字）十二公行事釋（已上言春秋之經已下言傳）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

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釋〕述傳先揭左氏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釋〕次及公穀及鄒夾而就四傳中抽存公穀二家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用逮一無逮字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

者釋（後卒專歸左氏）

按第三節述春秋也而必牽連傳家者春秋與尚書不同尚書義具經中春秋事詳傳內故原經者必原傳其說已著於六家也傳凡五家而舉一（左氏）冠四（公穀鄒夾）併四歸兩（公穀）抽三（左公穀）剩一（左氏）則專以左傳爲主中主焉五傳顯晦不以優劣言但以乘除言考古之體則然○尚書春秋傳在六家篇只辨家數在本篇必求原委一略一詳各適分際○本節又爲編年體立根腳

正明恐失真（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公羊穀梁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隋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

鄒夾漢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董公孫治公羊董仲舒見二體篇公孫弘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儒林傳胡毋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又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

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 穀梁蔡蕭議置

之（按）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房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召問韋賢夏侯勝皆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 李封

（後漢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為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為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 鄭興父子

（後漢書本傳）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

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預注見鑒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釋〕雜述諸書爲國語作引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一譌小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釋〕述國語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

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政作楚漢春秋九篇釋此述春秋已後迄於漢初諸舊本連書下段

按第四節介在二經之後史記之前作上下束峽蓋正史以二經爲發原之祖以史記爲別子之宗法應分別標舉舊本此節與下一連殊失斷制

百二十國書見首篇左傳家百國春秋注

左丘明至末多採班彪傳略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

楚漢列國舊本脫國字今照班彪略論補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一誤作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一本二字倒置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釋】已上正原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原注】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按】王本此注作大書元成之間一多會稽二字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古本脫等字今本於等傳下有其龜策日者五字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釋】此述書成已後事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

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一作讐其

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釋〕此述後人糾舉事

〔按〕第五節述史記也攷班史藝文志原本七略未立史部以太史公書附著春秋之後至隋經籍志繼經標史史記升居部元遂爲定次故須如此列節也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皆班彪傳略論之文

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

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惲字子幼㠯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㠯材能稱

十篇未成等句（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顔注所引張晏語並同晏語原無龜策日者復句張守節別引則有之）

譙周六句（譙周見摸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輩舊本之文譙周原句如此也）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班彪傳作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固本傳作殷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釋 首原作漢書緣起）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

新一作僞褒新室又一本新室作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穉〕此正述作漢書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

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舊作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一無尤字）不類本書〔釋〕（此述續補事）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一無遂字）與五經相亞〔釋〕（此兼及注家也。已上皆言前漢紀傳體）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一無體字）刪爲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一無六字）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舊作本誤）傳並行〔釋〕（此另述荀氏編年紀）

〔按〕第六節述班氏漢書及荀悅漢紀也文雖煩簡不齊

卻是二體並舉僞本但以說漢書三字作標段枯一放一既於節意不全且使史體偏缺矣內篇之首云四家久廢二體角立豈忘此提唱耶

太初後闕（二句用彪固本傳原文章懷注太初武帝年號）

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藝文志史今見本集人物篇皆馮段蕭見後漢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

其言鄙俗（并前好事者等句亦採撮班傳之文）

雄歆羨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王莽傳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樂成就天功發得周禮呂明因監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楚元王傳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採其舊事至建初乃成參用漢書叙傳及范書彪固傳之文

坐竇氏事（固本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畏憲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

曹大家（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之

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集九章算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注解二十五家（師古漢書叙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按）爵里文煩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悅服虔應劭並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著代鄧展文穎張揖蘇林

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臣瓚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爲于瓚而水經注嘗引及之乃薛瓚也見李衎筆記跋

荀悅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序〕撮叙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粗舉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班固傳作異舊本作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釋〕歷述後漢書篹輯曆節是爲第一曆自是以來春秋考紀此句舊本作春秋世三字王本世字下空一字亦以煥炳

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或譌作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元)訖乎永初(安帝元)事業垂竟而珍尤(一作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釋第二層)至元嘉元年(桓帝元)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

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釋〕第三曆熹舊譌嘉平中熹平是靈帝改元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本傳作十意會董卓作亂大駕此二字一本脫西遷史臣廢弃舊文散佚及一無及字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一作本誤初已下闕續〔釋〕第四曆魏黃初中文帝元唯著先賢表故漢一脫漢字記殘缺至晉無成〔釋〕自漢記魏以無成二字作一勒泰始中晉武帝元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一作說一作作今依彪傳綴其所聞起元傳作於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

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傳作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依本傳舊作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或作後漢誤書帝紀十二或譌作三皇后紀二典十一作十典又以三譜置十典上列傳七十譜三嶠本傳作三譜序傳目錄總九十七或誤作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釋】入晉以来彪嶠兩編爲第五第六層自斯已往已往猶云已上總前而言也舊作後非作者相繼爲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所存惟三分之一也【釋】此八句總前又一勒【按】已上所述編年語少紀傳語多要是二體雙勒也節內四族五家二句勿滑過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

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䜛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釋〕紀傳體結到范書止 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或誤作十三篇〔釋〕編年體結到袁紀止 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一作袁范二家而已〔釋〕二句專結二書爲本節主層束勒

〔按〕第七節述後漢諸史也亦紀傳編年二體並述自漢中興下暨劉宋時閱四朝作者尤夥故其敘述源流較他史倍煩

始詔班固 至 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班固傳之文

春秋考紀漢書敘傳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彪〕固本傳章懷注謂

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用成語也舊本王本皆譌脫失考

**劉珍李尤** 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郭本誤作李充充在獨行傳無預史職注乃引傳為徵不考之甚

**伏無忌黃景** 後漢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邊崔朱曹延** 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駰傳駰孫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才義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覈才篇曹壽舊注字世叔即壻班彪女昭者也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按五人著作互見惟曹

壽無共職之文

雜作后傳（後漢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匽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為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安思閻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為皇后延平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先本稱傳也

儒林崔篆傳（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

順帝功臣及蔡倫傳者（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左官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即用樹膚麻頭始造為紙者

馬蔡楊盧（袁術傳注）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

登台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覈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植傳〕植與日磾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秘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　彪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　與晉書華嶠傳所次篇目正同嶠見二體篇〔又〕按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為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錄之風藏之秘府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與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云

十志未成〔陳氏書錄〕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曄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爲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爲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搜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令闕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攷

後漢紀〔晉〕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見黜傾篇後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類〔先有張璠撰者前之於左傳家見之宏即採摭璠紀爲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外

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㞢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因籍荀悅經綸足為嘉史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末史區區注疏而已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一無監字）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一作擇）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録（釋）此一段原魏志起本皆魏世所撰者此下本應入蜀志起本而蜀無史局勑授之書故闕之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一作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勑韋曜

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一作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一作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名（一無名字）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釋】此段原吳志起本亦吳有國時所撰

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前但述二國此云三國者據陳所撰書為言也）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

【釋】此段述陳壽撰志并其書出顯之事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

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一作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一作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一無世字）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爲本焉

釋（末段述裴注相輔而行）

按第八節述承祚三國志也馬班而後史家之作髙簡無如此書然簡失則略非得西鄉注輔之徵事考言減趣不少故後段特詳裴作前於補注篇以煩蕪剌之而於此必以注本全之論取嚴文取備也○曲筆史官二篇深斥蜀無史職之言謂陳壽厚誣其君相然觀此節

蜀志之先獨無撰著又似壽言未必盡誣意或官局雖存而勑修不預與抑子元尊崇史體回護武鄉姑爲斡全之說歟

衛覬繆襲〔魏志衛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

誕璩沈籍談玄〔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叙錄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王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王即位典著作王沈見叙事篇晉書本傳云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孫談〔注〕文章叙錄曰談字公達年二十爲郎中著魏書〔晉書傅玄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

魏志之繆
襲否侯考

吳大帝至召瑩續史 大段皆華覈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韋曜薛華三人並見史官篇其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並見覈疏吳志皆無傳

曜終其書 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韋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

著作陳至寫其書 與陳壽傳同文陳壽見漢書家

夏侯湛 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席市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别爲一家之言

異聞錯出 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羣書凡百有餘種其錄魏事者則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荀勗文章叙錄曹瞞傳魏武故事褒賞令漢魏春秋典論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等其

錄蜀事者則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部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郭冲五事張儼嘿記諸葛集等其錄吳事者則有張勃吳錄吳冲吳歷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環氏吳記會稽典錄等其統錄者則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後書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先賢行狀英雄記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陸機晉惠起居注晉陽秋晉諸公贊陳留耆舊傳徐衆異同評高士傳文士傳列士傳神仙傳列異傳文章志等又有諸名臣列傳名族世譜名人集等多不可悉數也所述皆異辭故言異聞錯出

裴松之補注注見補注篇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一脫郎字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一作外

留王銓（一誤作鈐下同）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舊誤作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郭作文）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舊作斥誤）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濁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

【釋】自節首至此所述盡西晉而止

晉

江左史官一有字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王韶之舊在檀道鸞上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叙八舊作六誤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釋〕此層述東晉書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釋〕此三句述兩晉書始合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一脫晉字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或作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一譌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叙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内有編年體并棄之矣競從新撰者焉〔釋〕歸到唐初

董修晉書遂為行本○自此本定而晉缺編年矣故一體單行

按第九節述唐修晉書也敘舊本詳敘新本簡與後漢史相類○上起三國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氏光始有通鑑之作而後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晉之後宋齊正史外尚有裴吳二編年卒亦失傳

陸機束晳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彼注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束晳見史官篇撰帝紀十志

王銓子并隱及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

私錄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

干寶晉紀見左傳家按干書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

鄧孫檀王鄧粲見序例篇著元明紀十篇孫盛見論贊篇著晉陽秋檀道鸞見序例篇撰續晉陽秋王韶之見雜述篇宋書本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

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其後王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

何法盛宋書無傳隋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按法盛書有掠取郗紹之說附見雜說中篇

**臧榮緒**（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爲揚州徵爲主簿不到

**貞觀纂錄**（舊書房玄齡傳）貞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冣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略）右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也

**晉史十八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據志蓋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雜說篇有曹干孫檀皆不之取

之說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勅修之始羅致羣書言

十六國書詳後第十三節

宋史元嘉中文帝元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一無之字言孝建初孝武元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或譌山下同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孝武改元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爲一作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

取信自永光廢帝元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釋】已上原宋世所撰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舊諸作雜史始一脫始字自義熙肇號晉安帝改元終乎昇明三年順帝末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釋】此述沈氏宋書。已上言紀傳體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釋】此述裴略係編年體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按】第十節述劉宋二史也紀傳編年兼舉。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之梁陳齊

周四朝皆無志以爲欠事不知實無缺也斷限篇云宋史上括魏朝隋書仰包梁代已見其端矣惜此節不另詳宋史之所該不若後十八節補述隋志之爲明備耳及晚明太倉朱明鎬著史糾嘗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補此節之遺改不改姑勿論而使觀史者恍然悟志體之皆全洵讀古破迷一快語也明鎬字昭芑老布衣見梅村集蔡焯云

何山裴孫蘇何承天宋書本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

山謙之見徐爰傳　裴松之見補注篇（又本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孫冲之見臧質傳晉秘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亦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啓聞誅（按）高闍者與沙門釋曇相誑為亂者也

**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

**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

**沈裴**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一作其非）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釋〕（已上原齊世所撰。）（此下當有文云）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宋順帝元）之年盡永元（東昏元）之代（此八句諸本脫簡今據本傳補入寧冒妄綴之譏不敢踈率了事也）爲（此亦補字）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釋〕（此述子顯齊書。已上述紀傳體）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閭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

蕭氏所撰並傳於後〔釋〕此述吳均書係編年體

〔按〕第十一節述南齊二史也亦紀傳編年兼舉○已上二節攷隋唐志裴吳二書並入編年部而史通內篇之首亦以附左傳家不與沈蕭本同門以此知宋齊兩代亦二體兼舉惜此二書後竟廢亡愚是以歎五百年史體偏缺也

江淹十志〔梁書本傳〕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爲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鄭樵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爲也〔按〕隋志江淹齊紀十三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爲條例爲王儉所駮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

史十志行於世

沈約齊紀 見二體篇（又本傳）所著齊紀二十卷

蕭子顯啟撰齊史 啟撰諸句見梁書本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蕭子顯啟撰等句遂與沈約混爲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凡十六字如何著觧且其後又有與蕭氏所撰並傳之語根從何處来耶蕭傳有明文齊書非逸史其爲脫簡灼然無疑故敢斗膽補入

吴均齊春秋 見左傳家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 元帝元 淪沒並從焚

蕩盧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謂加功於前人所未完者但既當朝務無知一作修非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釋〕此段述梁史之作其功未就「舊本此處與下段分節未是」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傳所修太建初宣帝元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一譌作且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釋〕此段述陳史之作前功亦未就○兩史皆姚察未竟之業也自隋文帝五句已

梁陳合舉矣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王本作述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釋】此合述兩史之成成於姚氏父子繼述之功也○二代亦缺編年書○敘二代史事至此猶未了越至北齊周隋三史後另節了之

【按】第十二節述梁陳二代之史也二史皆前代未成成於本朝又皆父業未就就於子述故用變例合述之體看節末一段自明編者不察率意割裂其非元始分支益信

沈周鮑謝撰錄沈約屢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爲員外

散騎郎佐撰國史選給事中撰史如故〔唐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　鮑行卿梁書無傳〔唐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　謝昊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

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為二人合撰則梁典秪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岐出

陳史顧傅所修　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傅縡〔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携母南奔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為撰史學士〔唐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

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領大著作〔隋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姚察子并思廉　姚察見題目篇〔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府文

學王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
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
家史以卒父業（按）謝炅隋志作謝昊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劉淵
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
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封號和苞撰漢一脫漢字趙記十篇事
止當年不終曜滅（釋）前趙匈奴劉氏史第一揭過公師彧書以和苞所撰作勒後趙石
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
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
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

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舊無二字石事集爲舊無爲字鄴都記趙記一作紀等書〔釋〕後趙羯種石氏史第二揭過徐王等書以田融王度等所撰作勒前燕慕容廆皝雋偉有起居注杜輔全疑詮字脫旁錄以爲燕紀後燕垂寶盛熙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釋〕前後燕鮮卑慕容氏史第三第四揭過杜董等書以范亨等所撰作勒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南燕二主名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釋〕南燕亦慕容氏

史第五揭過起居注以南燕錄作勤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一脫李字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釋〕蜀成賓人李氏史第六以常璩所撰二書作勤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苑通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一作琿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釋〕前涼安定張氏史第七所述撰人凡四唯此無專勤前秦符堅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茍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

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一作南）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一作始）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釋 前秦氏人苻氏史第八揭過趙淵等六七人書以裴景仁所撰作勒）後秦（姚弋仲）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釋 後秦羌種姚氏史第九揭過馬衛等書以姚和都所撰作）

勒夏赫連勃勃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勃勃元承光昌元之一無之字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夏城之亡多見焚燒一脫燒字釋夏國匈奴部赫連氏第十其史無存西涼李暠與西秦乞伏國仁○此下誤衍北燕二字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此下當補累經遷轉今並失傳八字釋西涼狄道李氏第十一西秦鮮卑乞伏第十二二國史亦無存段龜龍記呂氏後涼宗欽記沮渠氏北涼失名記舊本宗欽記誤粘禿髮脫去沮渠一家今照史補此六字禿髮氏南涼韓顯宗記舊衍呂字馮氏北燕唯有舊譌此三者本有四種其一失名故云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後涼氏酋呂光第十三北涼盧水胡沮渠蒙遜第十四南涼托跋禿髮烏孤第十五北燕信都馮跋第十六四國皆有史而一失名并作一勒○從上所述皆為崔氏春秋起本也魏世黃門侍

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一譌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魏世宗宣武元）求諸國逸史逮正（一譌至）始元年（亦宣武元）鴻集稽備而（一本有以字一本而作已屬上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此三字舊譌作十）卷鴻歿後永安中（魏莊帝元）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釋〕歸到崔書都爲一集始成通行定本

〔按〕第十三節述十六國春秋也雖不得並於正史而巖疆分据地亘川遠戎馬交馳事關江介其書顧可廢哉

顧崔氏書自宋史藝文志馬貴與通考皆已闕載至明
乃有屠喬孫之本賀燦然序之曰晉記流行崔書放散
遷之博考旁稽綴遺捜逸爰訂斯編吁何其不學也屠
果博聞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原數謹循纂體顯號
補亡各於正史載記之餘人見書其人事見書其事而
條疏其下曰某人見某書某事見某書豈不卓爾太雅
功高津逮哉乃計不出此而匿所自來掩非已有舉一
切真書胥變而爲贋書愚因是歎書之既焚棄者猶小
竄亂者甚焉冒出者又甚焉明穆神之際是已時則有

若豐坊之魯詩世學矯語傳經王某之天祿閣外史詭稱蓄古紛紛仿傚僞種𦂳興若屠氏者其爲冒出猶在陰陽形影閒視彼諸家差當末減耳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彥鸞之舊是說也余猶疑之

十六國史 史通所記諸零雜短卷當時已多刊落無從蒐引然細尋節中諸所勾勒恰與隋唐二志歷歷相符按隋志前趙則漢記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後趙則趙書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又二石傳二卷二石僞事二卷唐志作六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前燕則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僞燕尚書范亨撰南燕則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蜀成則唐志有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華陽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隋志有涼書十卷燉煌實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諱

眪劉景即劉眪也前秦則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杜惠明注後秦則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夏則隋唐二志皆無書西涼西秦二志亦無書後涼則二志皆有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北涼則二志皆有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著撰人據本文及史當即是宗欽南涼則二志皆有托跋涼錄十卷撰人缺今作失名北燕則二志皆有燕志十卷記馮跋事並云魏侍中高閭撰而魏書韓顯宗傳有撰馮志十卷之文與本文合恐即與高閭合作已上十六國史史通人書俱缺者惟夏與西涼西秦也而二志亦此三國無書其餘雖有失名互證皆合於此頗得讀書細意之樂

崔鴻十六國春秋 見探賾篇又魏書本傳子子元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鴻任屬記言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令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

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附記前秦之姓晉書載記曰蒲洪以其孫堅初生背有艸付臣又土之文改姓苻而世說識鑒篇注引車頻秦書曰蒲洪詐稱讖文改姓苻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生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其說與晉書異愚按車頻言徵符命背篆不言何文而頻即前秦時人則姓當為符宜可信晉書後出艸付五字自別有本亦安知非竹付之譌耶世徒以國史為正然頻書幸留片羽孝標亦在唐前詎不足當互證之資耶附記之亦足廣異家也又古本他書說符堅往往從竹雖艸頭竹頭古人通寫然義固不相奸也

附錄按屠氏不著採錄書名難據以為正證要其語决非無本史通此節所列人氏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不與史事者一人今就屠書有者附見之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亦拈出之

前趙公師彧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篇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參軍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為大將軍右司

馬諳識朝儀勒器之作晉諸公叙讃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符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遺暉隨獻王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錄六卷　蜀成常璩亦作據書錄與補注等篇所記略同　前涼索綏字士艾燉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劉昞書錄與點頃篇略同　前秦李威字伯龍苟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後苻堅見其事將罪著作郎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整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爲堅著作郎清度敏達信佛法遺迹商洛山專精經律　後秦姚和都仕至左兵尚書撰秦紀十卷記姚萇時事　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苻堅堅敗仕姚興父子泓滅入夏爲太史令　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羣言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撰涼記十卷　已上名見書本者凡十五人　又別見者范亨見魏書崔浩傳下節注及之吉翰宋書有傳馮翊池陽人裴景仁見南史及世說注韓顯宗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

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者俟續見補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一脫唯字爲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麚二年太武元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舊作閭誤鄧穎晁繼一譌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舊脫三字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史字疑衍書敘述國事無隱所一無所字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釋】此述魏史初時事

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

光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一有中字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釋】此述續修事 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舊脫王字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一譌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官私謂官本私本所撰盡於斯矣【釋】此述分體撰次等事○已上皆在魏世 齊天保二年顯祖元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一作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一譌外

陸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釋】此正述魏收撰魏書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一無有字斃於

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武成孝武弟世祖謚也王本改作書成非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釋此段加一層評

論

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僞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釋此帶述魏澹書而以世尚收書勒住

按第十四節述後魏書也其初但作編年體其後專行紀傳書○公最不滿收書故加多一段評泊然亦以托起勅改耳本處勿黏看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事見直書篇又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遂於太宗發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録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叅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按鄧穎即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模即附允傳中本文

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為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參著作今臣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為紀傳（李彪傳）彪字道固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按）光即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為穢史 通十五六行以北齊魏收傳對證之事語咸具矣其間所稱引諸人

邢巒字洪賓中書侍郎尚書王遵業著作佐郎溫子昇見敘事篇暉業魏濟陰王新成曾孫四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睦仲讓不著官秩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尚書郎六人皆無傳揚遵彥楊愔字（北齊本傳）尚太原長公主尚書右僕射封開封王

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

魏澹顏辛更撰魏澹見本紀篇（又隋書本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　顏之推（北齊本傳）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　辛德源（隋書本傳）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

邵同修國史

楊素別撰（隋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

潘褚歐陽（隋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　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後主緯元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或謬改為祿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亦後主元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釋）述齊世逯一撰述作

迄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内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一有又字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已舊作上送官藏之秘府（釋）述隋時續撰王志編年已成李書紀傳未竟皇家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録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釋）至唐初紀傳乃成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釋）高齊史二體並東○此節與後周隋二節事皆未了

（按）第十五節述北齊史也當時無有二體追後王志廢

矣

祖孝徵 祖珽字也其人溪纖喪恥北齊書本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按黄初傳天錄是珽所創起居實錄書名以比魏文受禪媚獻武也或誤從傳字截句讀作去聲遂改錄為祿疑是年號時實無此元也

陸元規 名見祖珽傳

陽杜祖崔 陽休之北齊書本傳字子烈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為光祿御監國史

杜臺卿名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書侍郎祖崇儒舊注珽族弟也武平末通直常侍 崔子發

隋經籍志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

王邵李德林 王邵齊志即左傳家所引之書按十六卷唐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探賾篇

百藥見本紀篇李安平注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釋〕周世初著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王本作抵捂〔釋〕隋時續撰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釋〕至唐初乃成宇文史但有紀傳無編年

〔按〕第十六節述後周書

柳虬見前卷第八節〔又〕周書本傳大統十四年除秘書丞領著作

牛弘見世家篇

德棻文本令狐德棻見前卷十節又詳後舊唐書岑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釋隋之正史本無撰纂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釋至唐方經始撰定唐業由周隋而起故牽連周史東之

〔二〕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第十七節述隋書也○宇文周史本無編年隋雖有王劭書止錄詔勑等爲記言體亦非編年類也故二代皆一書歸東

王劭書王劭隋書即尚書家所引之書與齊志體例殊科閱者辨之

王胄隋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爲著作佐郎唐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

師古穎達舊唐書顏籀傳籀字師古齊黃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解屬文太宗即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

具於上上謂梁陳及齊周隋四節所云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原注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一脫爲字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釋已上統括五代紀傳卷目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刋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釋此譽另述五代志明隋書之志非專志隋也

〔按〕第十八節乃總括五代諸書之詞此五書事垂往代史定熙朝志入一家典稽五族故另詳之○初閱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鶻突晉後唐前唯有南北各四朝無五代之名也及閱是篇翻檢令狐德棻等傳乃始爽然蓋其時八史唯南之梁陳北之齊周隋是唐修故也禪語有云上元即是正月半因自笑平生經眼不經心處不知凡幾只坐繙書溜滑耳

五代紀傳舊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

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績無之於時而簡牘未編炎凉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勅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玄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玄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顏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

五代史志（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作李延壽傳則云補崇賢館學士受詔同敬播修五代史志而于志寧傳但云預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韋安仁則無傳當用史通語證補之（陳氏解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按陳氏即本史通立解也夾漈志略亦然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隋恭帝元武德唐高祖元間工部尚書温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釋】述本朝國史二體並陳○已上爲編年起本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一作書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釋】已上爲紀傳起本龍朔亦高宗元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一作卿誤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高宗初元

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一作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一作世）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武后九年）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高宗末元）撰爲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謂家狀）罕能自遠（謂遠於俗一作達非）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四語皆謂家狀所叙）而總入編次了

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徼去之也）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釋】（此一長段中具三層許飾而誣李貞而年長促牛冗俗而亂總以推出重撰緣由也）

安中（武后十八年）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釋】（此正敘重撰事八十卷是紀傳體）神龍（中宗元）元年又與堅（一無堅字）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或作二）十卷【釋】（此三十卷是編年體）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

釋二體舊本連並攝下節非

按第十九節述本朝國史而以當職手撰者終之○須知所云八十卷三十卷者正如王隱之晉書干寶之晉紀山謙之裴松之之宋史草創起本爲後來史局之藁底耳非完書也修本既行其書遂佚往代皆然說者乃謂知幾善譏訶鮮撰著不亦寃乎○叙古今正史畢

創業起居注舊書温大雅傳大雅字彦和武德元年歷黄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讀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房許敬等立編年舊書房玄齡傳房喬字玄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

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敬播並見上卷第九節〔又播傳〕與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為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

姚長孫等撰紀傳 姚思廉〔新舊本傳〕闕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三人傳並渾書監修國史〔文苑劉胤之傳〕永徽中累轉著作郎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封陽城縣男其從孫即知幾也楊仁卿無傳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按唐二書凡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亦可當史注

猶張衡之蔡邕〔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按史通是語蓋反辭以況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

李仁實見上卷第九節

牛鳳及無傳與前卷第九節參看

朱敬則徐堅吳兢三人並見自叙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可作知幾本傳參補按崇文總目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其本更加筆削云云此正與八十三十之數相合但總目統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兢皆可與此處本文參證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一譌作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釋得此二句繳得正史二字碧清

按第二十節乃通篇總結○讀此篇須將二體篇處處

印合○史通一書皆議論體獨史官正史二篇屬敘事體觀其所述自史漢而下悉援序傳原文至梁陳以還咸舉見聞所接全書談史安可不辨史曹全史就評安可不綜史部議論敘事相須爲用是二篇者雖外篇之殿卷實內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盡於是

史通通釋卷十二

孫正恒天照校刊



史通通釋 土

# 史通通釋卷十三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姪黃巖大山

姪孫珽玉同參釋

珠龍讎

外篇

疑古第三〇舊注十一條或作十二條今刊去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釋】以記事託記言發端起議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此皆言也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

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言則世多習知）其於事也則不然至（一作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舊有以字）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釋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事略領局也〕及左氏之爲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二傳釋言為多）擅名於（一作後）世又孔門之著錄（一作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

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又以左氏論語證之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釋】落到尚書記言略事是篇主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釋】篇局至此截其意總為諱惡伏根

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原注）事已成不復可解說遂事不諫（原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引經為諱惡發端

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之下同）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舊脫言字）學者無（一作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葢亦多矣釋（至此落出略事之故意在諱惡是本序立言之指）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

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删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釋（此五句見疑古大意）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即修春秋也以春秋爲周禮舊法故云然）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删詩也凡諸（舊作語誤）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原注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删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釋（定禮三項用他經陪證之）斯驗世（郭作）（世別作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則世史飾詐益無疑矣隱對後條近古姦雄桓玄司馬等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釋（尚書專歸到）推者難詳（該一作）缺漏無補遂令後来

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許一作評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為疑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尚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偽為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

爲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恫焉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玉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蓋曰古聖且嘗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蓋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學無術以文害志恣行橫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不揣檮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鳥名官 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

鳥紀官(按)名清上古人名

御龍拜職(史記夏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

后羿寒浞兩見左傳(又竹書紀年)帝太康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斟鄩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伐斟鄩滅之二十八年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奔夏世子少康生在丙寅年乙酉少康奔虞甲辰少康使女艾殺澆乙巳伯靡殺寒浞少康歸于夏邑

蒲姑伯陵(左昭二十)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堯舜不勝其義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篇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轅固生傳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隱閔非命左隱十一羽父請殺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閔二〕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人立之

惡視不終前見編次後見惑經

盍虞書之義放勳也云克明俊或作峻下同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民或作臣誤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

奇説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或此譌）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一但譌）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一脱矣字）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嬗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
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爲後此諸條作引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渾沌之沌左作敦讀如沌

堯典序文云將遜于位讓于一少于字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書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因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疑脫堯未傳子句

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譌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古一脫古字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亦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嬗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嬗局至元明始轉然後僞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謂文身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一作負重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無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遠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當作遷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

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無者字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也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至蔡傳以陟方作升遐解而又援竹書帝王之沒曰陟為據或又以漢書注掘土為坑曰方為方字之據若爾則只如竹書書陟已足即綴一方字尚可強通而復綴之以乃死何耶蔡云猶言徂落而死也徂落下添而死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句法畢竟孔傳為正但以大禹謨受終之文印之是時禹攝帝位久矣舜不應更事親巡愚謂古經此等處當闕疑

趙遷（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趙世家）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滅趙

徙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帶引此句前條說下蒙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謬作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文之殺季四字羨文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舊衍此字篇前舊衍後字言之詳矣此條前後並無文丁殺季之言故知本文句字多羨夫唯益與伊尹見一作受戮並一無並字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摧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

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由猶通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放曹馬而獨致元興晉安帝改元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按〕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蓋舉羿亂殺身者以爲世鑒

益爲啟誅〔黄補注〕案竹書紀年啟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啓殺益事蓋瑣語中載之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又〕文丁十一

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季歷（按）文丁即太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又晉書束晳傳）引紀年之文亦作文丁也（彝按）本條除領句皆言上殺下之事妄人不解文義并不考文丁為何人遂乃改丁為王耳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廣州刺史桓玄舉兵反元興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幸江陵五月晢護馮遷斬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

湯誓序舊本誓誤作誥又脫序字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句止櫽括周書之文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

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一作合夫當有周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一作語去其字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僞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矣即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覷彼輩之魄亦盡態矣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在逸周書第六十六其畧曰湯將放桀士民奔湯國中虛桀請湯曰君有人請致國湯曰否士民惑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何必君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桀復請湯言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桀徙于魯又曰國君之有也湯不能止桀而復薄三千諸侯曰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湯讓務光（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作瞀讓王篇）湯將伐桀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尅之以讓瞀光曰吾子何不立乎辭曰吾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

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秦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惡得無罪陳琳句謬引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競一作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一作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寛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興之罪而爲之辭

也

陳琳檄（文選）為袁紹檄豫州（善注）魏志曰陳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

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至是乎伯對曰書云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舊脫序字云殺武庚序云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一作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

諸名敎生死無慙議一謁議字爲於義二字者茍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民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當作申包胥向若隕雌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按此條傷魏晉而下諸末造鮮義旅也寧爲高貴鄉公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爲秦綮死莫作褚淵生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豈祗爲殷頑雪涕而已

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伐殷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

申包胥左定四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七日秦師乃出王卒復國若作伍胥於本條不切矣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尚書序舊脱序字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二句序文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輙行征伐結怨王室殊一作曽無媿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某書名闕一譌其書曰朱雀云云朱雀句當有本文云云字誤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

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盖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說乎一作其設也疑八也

〔按〕此條亦提破司馬舉昭爲例前操後裕等皆比於一科

九錫六馬〔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荀勗猶謂人臣〔晉書〕荀勗字公曾晉武受禪拜中書監〔按〕諛昭之語本傳不載〔世說方正注〕王

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良史當著佞倖傳益其人媚賈既晉者也是其前諂馬傾曹可知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書名恐誤當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衞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玆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一作懷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蔿見一脫見字申生之將廢也曰

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拈尚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知幾一以後世情事揣之詎足與辨夫亦心惻於隱太子之事乎

呂氏春秋按此句定誤嘗取其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紬觀之曾無一語及太伯事者試抽吳越春秋覆之乃遇其文今錄於左

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蒞政

衛伋〔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太子娶齊女而自取之生子壽子朔伋母死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按〕事見左桓十六伋左作急子

楚建〔左昭十九〕楚子生太子建王為之聘於秦費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二十年〕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太子建奔宋

雞斷尾〔外傳周語〕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為吳太伯晉士蔿語見左傳閔元年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左作蔡蔡叔夫豈舊誤其不愛王室故也昭元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皆君奭序之文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篤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一作誠而周公自以不誠當作咸假用左氏語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一無之字赦淮南此下一增明帝二字寬阜

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一作其）義薄矣而書（儒作詩）之所述用爲義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爲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爲此說者於隱巢之間喋血之變或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赦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即位自以爲冣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寛赦之入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雜奏所犯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寛阜陵（後漢書光武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驕奢有告延作圖讖祝詛事顯宗特加恩徙爲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屈法王曾莫悔今貶爲侯後幸九江見

延以喜以悲復爲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釋】十疑皆在尚書之世也此三句點出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一作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釋】數語繳完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一作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一作三代非

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挍其得失固未可量〔釋〕加此一層明指出後来纂奪諸代互相推勘之旨大意言遠古諱略猶且異聞錯出況若後代姦雄縱使上生彼世其諸逆節散見叢殘又當何如哉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一脫之字篇吾取其二三簡一本此下有而為累文與近古同焉九字詞義未亮一本無此九字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一作哉〔釋〕末段與內篇抑馬揚班同意誠著述家無鶩荒遠也

〔按〕此十疑後跋也不入條數○此等書怒其非聖無法而嚴為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為解者

曉人之辭也徒駭其拂經橫議而出我巾箱剩語與之
講是對非則癡人之辭矣浮翳障目日豈隕明促促焉
起而詈罵之傳稱魯人爲敏其類是哉

史通通釋卷十三

孫利晃侯復校刊

# 史通通釋卷十四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朱庭筠篠林
許卓然脩來 參釋

姪 思學洲士

## 外篇

### 惑經第四

○題下篇中舊皆有注或作二十條或作二十二條皆未允今併去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民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作然而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

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猒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
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舊有之字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
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
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釋首言至聖不拒人辯難嗟夫古今
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
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
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
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輙同林放之問釋
此言願獻疑義。已上總統遺經而言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

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末借詩易一本折歸春秋二連下非

按此亦序也但自表作之之由不參別意所言聖人胸次見地高明

槩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喻通後同者有十二舊亦連下

按惑經專主春秋通分二截曰未諭曰虛美此四句為未諭諸條作總挈也○經何以惑為傳惑也為傳惑曷為言惑經傳主事經主義義權也事物也有物於此雜

然而集吾衡吾受而權之而等著歆焉變者膠焉失在物乎失在權乎曰在權春秋事同書異事異書同故惑在經矣曰惑經是乎曰惡乎是經由聖而作聖不可知惡能知經不知而爲之辭是非聖也然則奚而不斥也曰無庸也事形何常義類何盡惑而辯聖人弗禁雖然傳實惑之聖人筆經不筆例傳者例岐而經岐自傳者注者各以意爲例而春秋一經自此多事矣曰歐陽子言之矣捨君子而從聖人捨君子者捨傳也捨傳可乎曰吾不奪子以可吾將窮子以能子能比十二公之傳而捨諸乎將擇而捨諸也

擇而捨諸則子奚擇而捨之非聖不可捨傳不能十二
未諭之云吾以過而存者存之○十二未諭不得與疑
古同科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一脫禮字來朝
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
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
齊鄭及楚照春秋世次當作鄭楚及齊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
原注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
君夾敖哀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鄭伯
髡頑卒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按舊注三弒
與本文經文並皆失次今依春秋世次列之夫臣弒其君

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或刊作擬指非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一作荼野幕之戮一作弑事起陽生楚比一作靈乾谿之縊一作弑禍由觀從原作常壽誤○原注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按此注舊在捨其親弑之下今移此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郗之闇者私憾射姑以

其君下舊脫下字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一脫以字沃庭俾廢鑪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一作昂不書弑乎〔原注〕宜書云闇弑郟子其所未諭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弑君事故連類言之○乞先召寇比遽稱王皆法所不遑知幾多此一惑由墨守杜注故

趙孟貶爲人〔宣二經〕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杜注〕晉趙盾興諸侯之師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傳〕首孔疏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子長者稱伯所以別也如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

杞伯降稱子〔僖二十七經〕杞子來朝〔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稱子

虞班晉上（僖二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傳）先書虞賄故也注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楚長晉盟（襄二十七經）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是棄所以合諸侯也子木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盟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注）蓋孔子追正之

齊鄭楚弑以疾赴（哀十經）齊侯陽生卒（注）以疾赴故不書弑（襄七經）鄭伯髡頑卒于鄵注實為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昭元經）楚子麇卒（注）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反不討賊（宣二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嗾夫獒焉闘且出遂自亡也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藥不親嘗** 昭十九經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凝脂** 中華古今注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燕國所生舊書崔仁師傳凝脂猶密秋荼尚煩按蓋謂刑峻

**齊乞楚比** 哀六經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陳乞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公戰於莊敗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不可以二僖子不對而泣公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昭十三經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楚子次於乾谿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盟于鄧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公子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於乾谿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縊於芋尹申亥氏注楚比刼立陳乞流涕皆疑於免罪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按悼公即陽生安孺子即荼比即子干黑肱即子皙棄疾即蔡公又按觀從作常壽誤筆也

邯鄲園池魚及莊子胠篋有魯酒句郭注楚宣王朝諸侯魯後至酒薄宣王欲辱之不辭而行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梁得園邯鄲清波雜志張無盡一表有魯酒城門二句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廣韻以池仲魚為人姓名白樂天詩火發城門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不主姓名說

邾之閽者定三經邾子穿卒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注旋小便廢墮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縣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

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一脫恥字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姜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爲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賢人君子或作夫君子三字皆誤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一無也字一無乎字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原注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舊無此三字今補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按已上二條傳注互有爲君諱之文故亦以類舉

滅衛不書閔二經狄入衛穀梁范注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故為之諱

召王稱狩僖二十八經天王狩于河陽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隱其召君之闕欲明晉之功德

再與吳盟不書哀八經吳伐我傳吳人盟而還又十三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辛丑盟

按二傳注並見節內

公及戎盟桓二經公及戎盟于唐按注無恥戎之文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一作也如陽虎盜入于讙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云亡猶

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此條因入讙以叛之下杜注有略家臣之說故舉雖賤亦志爲棄以賤例賤以書剔不書以地来則志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昭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来奔昭三十一邾黒肱以濫来奔以濫傳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入讙無閒弓玉獲記定八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欲去三桓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與陽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注叛不書略家臣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殁皆以名書（書字舊在以名之上）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改爲殺）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原注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諭他皆倣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按已上二條以子臣連舉子之卒從書名不書名起疑臣之殺從及字混弑字起疑○北平本書及其大夫簡端云文義甚明不必致疑愚謂準之後史則疑生焉後史凡於預君難者必書曰殺某官某否則曰某官某死之未有統臣於君而云及者

般野以名書莊三十二經子般卒傳孟任生子般焉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注先君未葬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襄三十一經子野卒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癸巳卒毀也注哀毀以致滅性

惡視云子卒文十八經子卒傳公薨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前詳編次篇

弑君及大夫 本文已詳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 哀公混入 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 舊衍與字 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 猶云此何爲者是繳上之詞 國家 一衍之字 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此條專指爲本國諱言

隱桓戕弑　隱十一經公薨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桓十八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經注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經邾人戕鄫子于鄫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昭哀放逐　昭二十五年公伐季平子季氏反兵逐公徒公出奔經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注諱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者　哀二十七附傳公患三桓之侈也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按哀之出非逐也且在經後惑經不惑無經者盖牽紐屬對之病

姜淫奔般夭酷　莊元經夫人孫于齊注內諱奔謂之孫　般夭即子般卒

送晉葬與吳盟　成十經晉侯獳卒公如晉傳公如晉晉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

書諱之也（注）諱不書晉葬也　與吳盟見前

爲齊止爲邾敗僖十六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七經公至自會（傳）淮之會齊人止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注）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又二十二經及邾人戰于升陘（傳）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注）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盟不至會後期文十五經諸侯盟于扈（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文七經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後至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諸大夫

晉春秋及紀年二書即竹書中之目故句內與字是衍詳見春秋家及申左後注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此句經文伯于陽古本複此三字今本並脫

者何公子陽生也原注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一多齊之

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

所不知何自經文已下至此並公羊傳文夫如是一有則字夫子之修春秋皆

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

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

也

按此條駁公羊也惑經何以駁公羊以其有孔子語故

及之

伯于陽公子陽生昭三經北燕伯欵出奔齊十二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

于陽者何云云〔注〕斷三字問之孔子案史記知公誤爲伯于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按〕公羊自創爲例謂犯父命出者奪其國如哀二晉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而不言衛是也歟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謂小國出入不兩書如僖二十五楚納頓子於頓其出奔不書是也北燕小國不當兩書遂以伯于陽三字爲誤而創爲説曰史不可革可謂臆説者矣而託之孔子之語夫豈其然劉敞云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百二十國書悉如是殘缺乎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

經既不書傳又闕載謂定六哀元之間其於許事必有闕文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此條兼經傳爲說

其間行事不書鄭評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圍蔡之許男即元公成也子元失考按春秋闕書劉摘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駁劉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當作宗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謂魯事詳於晉亦在晉未見春秋前斯則閒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

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原注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踈濶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十八字誤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一無者字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

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説而書遂使真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就他國赴告説亦是連類○通觀十二未諭除陳乞楚比外皆不能無疑劉氏惑之焉得為過然滋之惑者傳實爲之注又附益之劉氏護其子而譴其母是爲不知類耳

晉滅三邦(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滅霍

注三國皆姬姓

不以敗告不以弑稱 不以敗告者左隱十一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也不以弑稱者即篇首齊鄭楚弑君而以疾赴之事也

宜名不名應氏不氏 不名如隱七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如莊二十五傳陳女叔来聘嘉之故不名又如宣十經齊崔氏出奔衛傳言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之類是也不氏如成十五經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

春崩夏聞秋葬冬赴 按句不過言赴聞踰期耳春夏秋冬字不必泥如僖八經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云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是即崩聞之不以時也至諸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會書不書葬緩葬速葬闕月之文而赴不以時竟無的攷

凡所未諭其類尤猶一作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按此數語柬上之文也不應入正條之數舊注有十三條字非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所一作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知一作指實擢而爲論其虛美者有五焉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此是虛美總挈○十二未諭皆自出之疑五虛美則

擴舊說以為翻案未諭猶婉約其辭而虛義則公然指斥是直罔知忌憚矣法當絕之勿使並進者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墳出一作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其（一作）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一脫殺字）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原注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按紀年二字恐誤今其書無此文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

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一多能而二字彈說矣一無矣字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義一也

按此條撫太史公書為談柄書有筆削之言遂尋出冢書同文及存而不正以為翻案

曰止曰刺曰殺隱十一傳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又僖十七傳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注內諱執皆曰止成十六經刺公子偃注魯殺大夫皆言刺取周禮三刺之法又公羊僖二十八傳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外殺曰殺多不勝舉

執行人昭二十三經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注執行人譏晉執使人

鄭棄師〈閔二經〉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高克奔東〈注〉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筆削四句 語見孔子世家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 一作也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 一作彌 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按〉此條摭左氏邾黑肱傳為談柄傳有勸懼之言遂尋

出誣罪赴亡承告無革以爲翻案

執滕子（僖十九經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傳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按此言罪在被執者而僖傳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則所罪實在執者也時宋襄又執鄫子故曰二國）

弑郟敖（見篇首）

又案（舊脫案字）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疑當作弑）而不隱（宣二）南史執簡而累進（襄二十五）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

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原注)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弑或作殺非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按)有七作有五者是視不得當君哀出非逐且在經後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按)此條摭孟子亂臣賊子懼之言爲談柄因尋出弑逐缺錄使有逃名以爲翻案

晉司馬侯(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堂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

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云云又見六家春秋章

寗殖出君（告〔襄十四經衛侯出奔齊注不書逐君之賊從告傳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怒孫文子曰弗先必死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又二十傳寗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一謠作書）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記作子）著春秋隱桓之閒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倒一本罔作亡）襃（史記多忌字）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

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按此條兩撫論春秋之成語為談柄而假遷言以翻孟案也其意以為辭微則非任罪者

孔氏著春秋五句 史記匈奴傳贊之文

又 一脫又字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 一脫班字 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矣 一作也

按此條談柄強扯漢書微言二字以當左氏婉晦之旨遂舉晉楚兩事證其未絕繆甚矣況兩事並與婉晦不倫似此翻案尤成詭辯

江乙（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乙絀之無何乙母亡布言於王曰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為盜坐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為而不以是王其察之

微言絕漢藝文志序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按語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考茲衆義微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轉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義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

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作云誤

按此十餘句專東五虛美詩辭也

孟子語見風俗通注見疑古篇

昔王充設一作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一作破譌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按此數語總結全篇與前節俱不入條數○夫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不揣蠢愚竊奉子言爲信春秋者據魯史之文直書之雖孟子云作恐亦得之

傳聞也愚又竊以修正諸經之說出自列禦寇孔安國述之而寖盛於七緯家言以爲有刪有定令一一考之皆未見其然夫子惟大易有傳推明觀象觀變之方而亦非有所作也夫子所以功在萬世者當是之時羣言爭鳴聖道堙塞夫子於百千哤雜之中表舉六籍以授七十子之徒諸不在此科者屏不使進由是學者得不岐其所往而經由此正統由此一焉夫子舉而表授之即先王之六籍皆一聖人之六籍矣固不必刪之定之而后爲功也夫子之教具之論語於易曰學於詩書曰

雅言於禮曰執曰約於樂曰知曰聞獨有樂正一語至亦止整次詩篇於春秋且靡有言焉故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則諸言作云作云者其後起之騰說歟○又思之論語之言史者亦有二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玩此二言則春秋之不輕改作益明

問孔王充論衡凡三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其言甚詩

申左第五○郭本序與文作兩片最合諸本橫分皆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初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

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釋】首原三傳行世獨左氏最後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義左氏而譏一作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哤聒舊作寵聒或作聒寵並譌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止舊作至誤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也至一脫至字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滯莫得而申者焉【釋】次述論者之低昂以引下文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釋】此句揭出本指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字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

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一作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羅時難故隱其書（一有為字）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自但自古至此證舉諸家評論紛競如此）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或譌文）不足觀也【釋】（繳過評左諸說）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所字）

疑列之於後〔釋〕結到中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哤聒〔蜀都賦〕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善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哤說文曰聒讙言也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侍中賈逵章句〔又本傳〕肅宗特好左氏傳詔逵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出三十事又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在秦爲劉氏〔按左文十三〕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以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漢書高紀贊〕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奔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陳元〔後漢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元詣闕上疏

曰建立左氏鮮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讙譁左氏復發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提二句　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當有則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問以辯義義之□者曲以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按】此條缺三字諸本皆隨文連下或妄塡別字今並作方空格後倣此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釋】一長據韓宣聘語原本周禮立說　又案哀三年魯司

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句下并牧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十字文義方足令脫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釋】二長据魯備文籍史官廣見立說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釋】三長据聖人稱許親從膺授立說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産舊誤作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

與親見者爭先者一無者字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舊誤作言既而先賢耆舊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恐當用此二字舊作班馬無涉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皆版本糢糊後人妄填之過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釋一短以高赤之生時地不如左氏為言按本節正與三長彙括相對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譌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

他邦而正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一脫錄字）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葉（一作筆）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齷齪）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釋】二短以一傳載語得之傳聞不如左氏所載有內史馬父贊評為可徵信尋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

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舊作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釋三短以二傳載文出自胸臆不如左氏有源有委○已上二節用意略同厯歷相衡比前已闢出議論矣猶未徵事舉義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此四字舊止一字又誤作麑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昭元及公穀舊止作公羊非作傳重一作不非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釋四短拈出事實以確稽局見爲衛見二傳考事之疎略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與漢書句稍異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

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釋〕五短粘出義例以後人用公羊決事為說見二傳研義之不精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此下有闕文當補曰斷然可知〔釋〕此四句是繳上語必執二傳之文唯取依經此上皆闕文今補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當作惑經篇載之詳矣〔釋〕此層引下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一作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

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九字肆筆拂經且自害志削之乃無語病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原注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一脫弑字隱桓昭哀通經後之傳爲言然哀字終屬假借或誤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

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一作代成聾瞽者矣〔釋〕自尋斯義至此申透三傳之中專當用左之故也局至此截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釋〕此又是提筆更摭他書合二傳博勘以相證明總見功高於彼。下分記事記時二證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屠岸舊誤作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按〕出檀弓原注失今補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一謡堂。〔原注〕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舊衍其字哭於陽門

舊行介夫乃上四字。原注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舊行齊字桓

舊行所字滅春秋爲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

諸侯失政傳作正大夫皆執國權原注出穀梁傳釋已上六項徵記事其記

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荆平舊作昭誤夫人原注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舊行王字葬馬原注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一無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劉向七略按舊作七錄非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原注出劉向說苑

〔釋〕已上六項徵記時。通記事記時二扇扇各六條皆兩兩屬對其中行字法在必除非任意裁削也順文讀去自知〇論章法此處當先著四語檃括記事之淆譌與下四句配令缺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檃括記時之淆譌可悟上片之缺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釋〕推左氏爲功之博至此繳如二傳之簡約焉能逮此乎。以下總對二傳作束然自丘明之後迄于一作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

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疑當作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原注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爲師範一謂作晉紀。原注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釋然自丘明至此原左傳久晦而得顯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或作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中史公不見

左傳之說不相照顧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一作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釋】末引孔語遷文仍歸到聖人傳授作結

【按】局內兩層前專後廣所徵年事詳明大致皆與二傳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赤非申左於聖經也莫誤會○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臣弒奪史通此處最喫緊故三國賊君而以疾赴則詰之再三衛輒拒父而以國據則衰之論語是持世大閑○尋斯義之作一段謂左承聖囑藏顯互彰則左之功孔實總之矣再觀

故孔子曰一段舉出授受證据歸到功由孔經則向六

惑今悉解之矣此知申左一篇是惑經回向文并是懺

悔文○是書譌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

評家訓家居然點句罔出疑情幾於沒文理憎字數者

可異哉

司鐸火〔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授經之託〔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周内史〔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

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閭馬父〔昭二十二〕王子朝作亂〔二十六〕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閭馬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爲

自我作故〔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韋注〕言君所作則爲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於最後句補注之

公穀依違〔左昭元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閒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弑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公穀〕〔經〕楚子卷卒俱無傳不見弑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左傳作麇

成方遂〔漢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叱收縛曰昔蒯聵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

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上謂曰子洪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斬

雋引公羊〔公羊哀二〕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其義與夫子不爲必也正名相違反

其言河漢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晉霸屠岸此言國未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攻事也〔宣十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

魯儁　馬驚此言戰方獲儁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莊十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傳凡師得儁曰克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遇郔　兩棠此就郔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訛也遇郔即前宣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郔鄭地按今開封府鄭州東有地名郔城是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太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晉鄭在北乃反云南失之遠矣

睦晉　覘兕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覘伐非情也襄二十七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時宋子罕方為司城

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平侯曰民悅殆不可伐也

**滅項　爲諱**　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　僖十六會於淮　十七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尋盟　失政**　此則繼霸失政之岐其說　襄三夏盟于長樗　又單項公及諸侯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按時則晉悼方繼霸爲盟主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秦穆　荊平**　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　僖十三晉乞糴於秦　十五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　文三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按秦穆見春秋魯僖文之交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

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為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慙遂退舍〔按〕秦女即楚平為太子建取而自取者事去秦穆時逾百年矣

**韓魏　楚莊** 此言一後一前事不相及〔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愎韓魏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駰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三國

**列子　鄭穆** 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又有仲尼名篇蓋其書舉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略〕所挍列子定著八篇皆敘青書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豈書稱孔子者人反在前乎

**虢公 簡子** 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虢紀不錄俱早亡〔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曰血脉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過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虢君聞之出曰幸而舉之扁鵲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間人于時虢亡久矣

**欒書 晉文** 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成四〕晉欒書將中軍〔六年〕欒書救鄭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注〕武子欒書〔按〕在晉景年〔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乃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文公景公之祖

**荀息 晉靈** 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僖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

齊于次又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文選西征賦注
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上書求見曰臣能累
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
者公即壞九層之臺按孫息即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
又按今本說苑無此條史云知幾子既著續說苑廣向
所遺而刊落怪妄今豈其刊本邪又曾鞏序更有不全
之說見雜說下注晉
世家靈公獻公曾孫

汲冢書見春秋家又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
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
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
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
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
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
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
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
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

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人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人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取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劉歆作五原守**

楚元王傳歆以為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讓之諸儒皆怨訕歆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

王接荀顗（晉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東晳述而成之陳留王庭堅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按）荀顗傳中無汲冢書語

志在春秋四句（公羊何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史通通釋卷十四

孫正恒天照挍刊

史通通釋卷十五

南梓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襍林參釋

姪　廷炷錦文

外篇

點煩第六。煩或作繁文內並同。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九字可猒宜削雖七敘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此二字一止作居字可知畫地

成圖山川之形勢（一少勢字）易悉〔釋〕揭出丹黃點示之象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釋〕援出成式可仿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一無煩字）上〔原注〕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一作如）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是非）苟誣前哲〔釋〕結明所以鈔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真點去文留譽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爲谷 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召援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逕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 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隨擊烏丸還謁大將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不及二年一有必亡二字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而字司城

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加作移

按此條亦見檀弓○黜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複疊文法啟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之字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史無此三字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皆古本有皆字史內無皆字不謳謌此二字一作之字按一作之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內不之等七字并入此一句中

外

故加皆字以談之則其下謳謌二字亦當作之字也丹朱而謳謌舜已上堯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舊脫年字三十舜年以下等字古本有俗本削堯舉之已上舜紀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謌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二十復出之文見舜紀

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末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帝字照史補之孫也禹之曾大父舊衍曰字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

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
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令離列之似較
清晝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初字照史補起時年二
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史補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
所殺史作戮者也項氏世世史有爲字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

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況文內殊少煩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耳

呂后郭誤作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史有女字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史無此三字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郭脫如意二字類我又史無又字戚姬

幸常獨[史無獨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史無此三字]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原注]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劉意益謂并可不點矣而史既有之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見加不見

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史無此十字皆細書溷入者景公卒糾之此二字史作宋公據上易糾之字則此公字亦宜省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此下史有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九字父公孫糾糾父公子郭脫此二字禚秦史疊禚秦二字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節首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枉所點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十二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元公曾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

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史無之字下同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宮字

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郭脱守字
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
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謹字照史補）與中二千石二十石（疊三字照史補）臣賀等
議曰（史無曰字）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䟽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
宜奉義遵職愚憃（史作憧音義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
臣湯等（郭本此上脫二十二字）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竄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

宜削除今輙具列於斯籍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句意過當有誤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

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傚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諸本作云誤）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嗢噱（或作唱歎或作唱噱並誤）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刋置之

按御史叙錄霍疏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叙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昏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

時史無以徵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照史改舊誤作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此七字史作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刊正鄭王本並倒不絕也舊脫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史作俶音義同儻之畫史有策字而不肯

仕官王謁作官任職好持髙節遊於趙趙照史疊趙字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軍字照史補亦作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或作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史衍下同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今齊湣王已益弱方或脫方字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衍王為帝秦必喜罷兵王衍而字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有仲字下同連適遊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字照史補）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史作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史作且）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有國字）之高士也行人臣

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既字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者字照史補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
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一脫爲字史又有久字
居此重圍重圍史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覩秦稱
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一作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嘻史作噫嘻亦太一脫太字甚矣先生
之言也先生又烏一作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

誤作矣吾將言之云云依例當有云云字舊脫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各有稱王之名覩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舊多而字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云云云云字亦舊脫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舊脫秦軍二字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照史疊魯連二字諸本脫辭謝者三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舊譌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二字舊脫傳曰依例當有曰字今補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二字亦依例補

謫謫字史作乃以二字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史有行字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史無爲字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爲長沙史有王太二字傳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一脫長沙疊字卑濕自恐恐字史作以爲二字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二字脫照史補無狀哭泣二字脫照史補歲餘

亦死時年三十三舊譌二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一脫氏字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決嫌疑以下六句古本有俗削多驗云云二字亦依例補詔召召字照史補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者者字照史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

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譌作與照史改其病之狀皆

何如具一作其悉而一作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史疊

醫藥二字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皇字史脫后八年舊多中字得見師

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諸本慶字作已字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

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

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論字補

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

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

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史音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史有所字明歲即驗之有驗之有驗三字脫照史補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諸本脫即字嘗作常以爲人史有治字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所字臣意年盡三年二字脫照史補三十九歲一脫歲字也齊侍御御字脫照史補史成自言病頭痛頭痛或誤作也或誤作邪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原注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此十一字諸本皆與標數倂寫愚意移作尾注爲是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竄侵

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為此廢卷也竟東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譌位）後（詳文義當有後字諸本脫）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一多公字非）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

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諸本作每照史改）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作從照史改）遂不聽（聽字史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脱所字）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

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

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

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

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即其詠史句不應此處先提恐是羨文詠聲既清會會字照史補詞又

藻麗（史作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諸本譌項照史改）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　從桓温北伐（史作征）作北征賦皆（皆字照史補）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衍桓字）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或譌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譌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諸本衍便改二字不成語）移韻從（諸本譌從照史改）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

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史有温曰卿思益之六字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云云　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郭脫宏字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舊譌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廹試之臨別執其手顧郭譌願就左右取諸本作以照史改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史無此六字而歎字下復重出亦恐羨文時人歎其率或作卒而能要焉原注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檀劉蓋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美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即加字處其下複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凡在坐者皆瑀之及門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壻即古婿字）誰坐此席者吾當婿（或作壻）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魏書作肅不如湛字勝）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郭脫昞字）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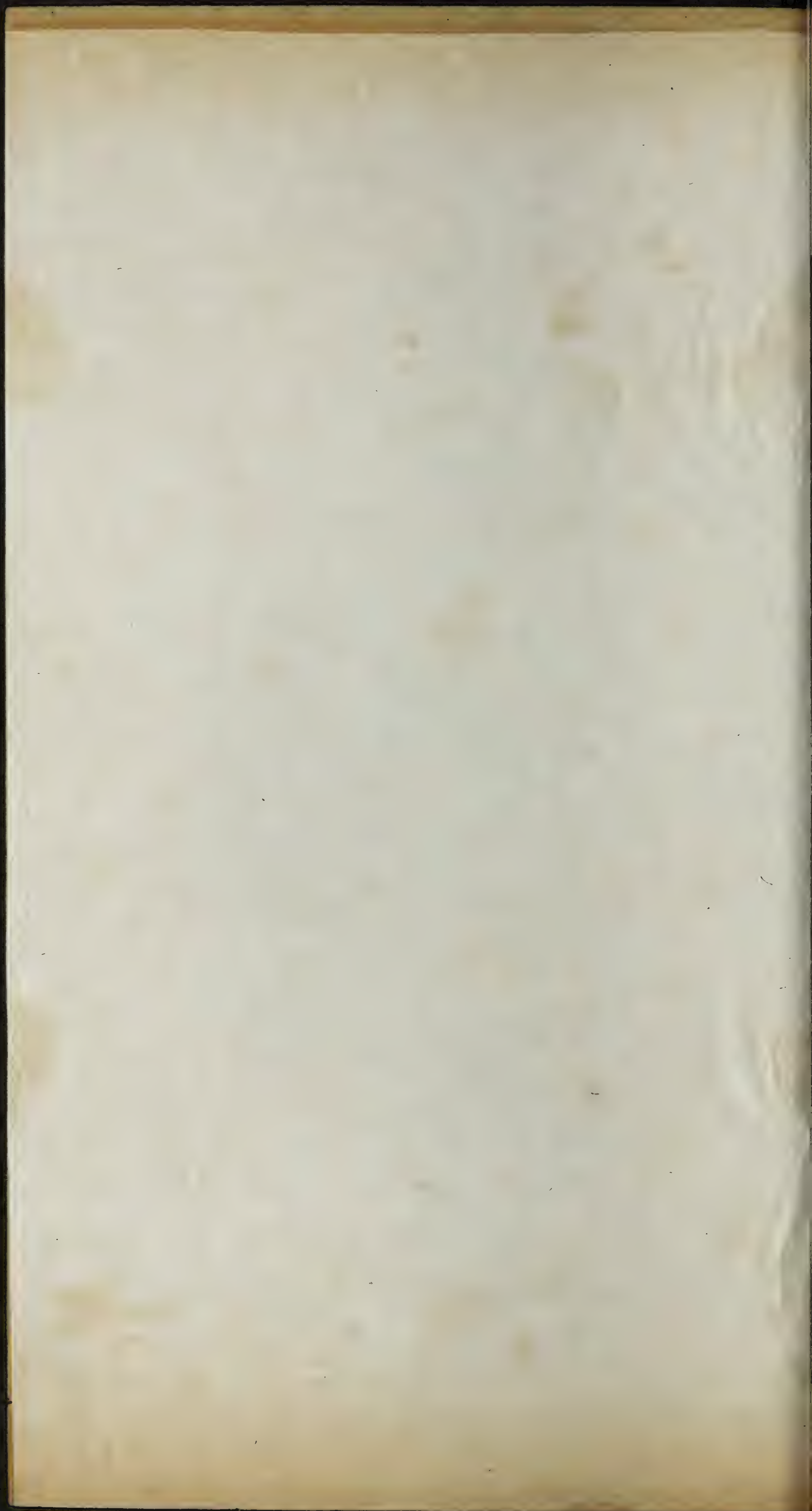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昞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撿核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挍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撿章句最繚繞者爲條總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彙爲一書疊見複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瘢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

切磋究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補按】史記內所摘三王世家一節劉氏施點固允而辨類却疎何也事係當日現件安得預撰世家其時漢初作誥錄卷式一宗可備禮書一欵當云題目誤爾何煩不煩之云又張晏注以爲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卷十五

孫元調燮公挍刊



史通通釋 革

史通通釋卷十六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族錫周復源禹曾
姪 𤗠暉啓東參釋
志學遜躬

外篇

雜說上第七〇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〇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一脫聞字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

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

寢子我歸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按子我即闞止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謂公穀所載之經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謂經獨爲謬歟謬猶誤也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

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爲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砭心麄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邿〔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 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吭（舊譌作吪）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凛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一衍之字）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

不可爲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衛二傳太軒輊失平

哤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寵聒此又作叱聒並哤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蓄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

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爲立名亦由作猶今俗文士謂鳥鳴爲啼花發爲笑花之與鳥一有又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一無者字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爲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已通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蔚事親不遠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葢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猥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

類言之可爲嘆怪也

按獄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弑 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丁郭 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親形像事之如生 氏族箋釋郭巨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之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 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授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按何休亦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齋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中客四字）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釋矣且又無謂史通往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學圃藼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食魚飱（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飱勇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飱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　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與疑古同）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無一本



外

在文丁之上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誤厲王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一作史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竹書晉文則出自本國也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爲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十四字王張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爲害理觀本傳其子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

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藥章類句迭見錯出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云乖剌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羆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羆而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按〕晉春秋即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獨未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

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一作儔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義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此處有脫字當然諸本并脫當然二字則知一有太字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堅又云非是

〔按〕或疑此爲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予止之語曰晉史叢冗最甚〔又按〕唐書房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豔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又〕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又〕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伏其善敘事〔釋〕本條皆論敘事法挈筆提醒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舊本此處分條非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文字帝崩景帝立向若恒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煩書其事乎

釋 摘論敘事一　諸本此下分條又非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 一脫詔字 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釋 摘論敘事又一 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釋 應轉　一本劉揚此處連下條非

按 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爲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

觀關者也

向雄皆服（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心怨之文則知文帝崩三字可省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原注）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譌作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

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正

列於學官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獲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冉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居

音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羨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一字下同無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楊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羨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惜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葢爲范白猗卓之間闌及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集韻招祁堯切音翹舉也

貨殖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所羞稱也傳本范蠡居首子贛第二漢書因之

司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一作以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一作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即以報書

攻自叙誠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自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刋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説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楽呂氏之（一少之字）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此頂招客説下陵一作秋誤）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此句繞説成書思）刋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

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豈臧堅抉死此閹官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玆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爲辱

臧堅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抶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釋】已上並魏世家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提四句起論蓋晉之獲也由惠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對敗而言歷擧敗象為例就擧例中先徵人事為言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據傳在宣王時之年徵褰與襦顯

自文武舊作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孼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將氣數納入人事中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傚此安得於魏無譏舊衍責字者哉釋兜合魏贊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翻轉對徵盍嫣後之爲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徵與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逆相乘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爲氣數主必如一有太字史公之

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一作其不）惑乎（釋）至此折到魏贊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舊脫議字）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原注）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末復引類作餘波

按不信禨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説中當推此條爲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傳八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晉薦饑秦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裴注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

檿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略同

徵褰與襦昭二十五有鸜鵒来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謠見言語篇九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嬀後莫京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大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鸑鷟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

中陽蛟龍（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媼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目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 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已上皆贊語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一譌作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一作駿非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此三句參用疏語志內無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一作積有數年○已上皆志文見中上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媟游烏譌作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

警蹕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閒隨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攖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烏集按國策有烏集烏飛之文而此處則用烏集為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人晨夕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一作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一衍書字）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釋〕（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黏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憿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一脫右字）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釋〕（所言外

體狀大似鍾嶸書品設言改
爲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贊而爲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
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
等論括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
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其事
一有則字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與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
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用出不由戶未之聞也
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

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書本遷史所据然事語往往有不同者又韓王名信都而輙去都留信去都留信一作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别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一作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皆可至韓王信都更不應承譌去都字也然所言卻非

【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辯之

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徑字作路字解

**酈生初謁**〔按〕史記本傳初叙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先屬沛公騎士語次叙沛公召生入謁踞牀洗足生長揖激沛公語次叙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倨見長者語次乃叙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叙酈生入謁事并載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子請以為客從入朝上乃大驚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容齋三筆〕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屢辯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本條辯語闕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張良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

也申都若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
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一誤沿及史通然欲言亦欠了
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傳功臣侯表或作韓申
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
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
鈞拜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
王韓文且疊見擧封擧名轉用之此切据也滕灌傳可
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著者即以其所著
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此在藏山之書原
無不可班氏奉詔勅爲國史既皆以名書而萬石君題
獨留口號亦失撿也至若郊祀之襲封禪
司馬遷貨殖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歴事無巨細莫不備
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一有者也字
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

之説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初字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此句傳後本有之因論銓叙全法故無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鶡子文王問于鶡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作尋一無尋字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體盧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叙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為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

敘如此一句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敘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讖脫略亡殘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為未見而小之耶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作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韋賢孟誤冠首並其失也

按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為此論○或笈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

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懵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一作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理字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祗言懷固非一概

于公高門 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母掃地〔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来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賦幽通〔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注〕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来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作遷固後人因易地句竄易耳反使上下不相顧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恐當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即内篇煩省之説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此見雜説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説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鑒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

**釋**（言在班氏書述之則是）

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

**釋**（在荀氏紀越收之則非）

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攙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 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為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為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事關来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尚也此種鈎畫

明晳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雲擾隗囂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馬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悶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賓戲幽通按漢書叙傳叙父彪載王命論固自叙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此二篇荀紀不收故借詰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

族孫　珠龍曜
　　　璲玉階　校字

史通通釋卷十七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汪道謙自牧

同里蔡　焯敦復參釋

朱庭楷晉裴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六條。舊作七條非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一作是晉史之

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吁自唐初一棄遂絶於今洵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郗紹譏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況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南史徐廣傳曰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

詒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無本世遂行何書輇才善賣弄偏紕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原注〕田融趙史謂勳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凉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一作氏屬慕容涉漢舊皆譌作沙漠而一譌作西南地歸司馬還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隋志作緬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一譌作被碣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疆狹於後石其言實踈而劉之所鄙尤在

張勔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鹵莽讀者觸處膠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屬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爲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氐豈復成語又曰沙漠西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朔野適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来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漢緣沙而轉漠離而益遠遂失其宗人茍稍涉史書宜皆刺眼自来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撏撦冷僻逞說臆而衒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辯其所不必辯載籍極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遼漢苻氏兼之叢書前涼錄張天錫
遣荀萇来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
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
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苻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
張重華據之又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記
苻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
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
梁客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
肜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
遂陷益州於是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益州牧
鎮成都按此苻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
叢書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皝遷都龍城號新
宮曰和龍皝子雋取鄴自薊遷鄴雋子暐十一年秦来
伐拔鄴城徙暐并諸鮮卑四萬户於長安又前秦錄堅
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
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苻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
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載記堅遣其
尚書令丕率慕容暐等寇襄陽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

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荊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符氏之兼漢南也

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卒未得志

張勔隋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張緬撰【按】緬史通作勔或當時二字通寫也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門一作其爲踳駮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一譌作遺而收舊有其字流俗怪說

【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怪矣節意則謂識在搜神書非王史酋之可也又劉敬昇異苑稱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劒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誤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列為正言【釋】此原劒飛事所始然節意謂小說不經猶可撰為正言則非然三十國史猶非正體國史也。已下揭出正史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原注謂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原注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節意所嚴在此故令俗之學者說皃顏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釋】不復言搜神記更何問風俗通矣談蛇劒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不復言三十國春秋更何問異苑矣遮一誤作遍一作摭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一無者字乎【釋】小說之遷流延及正史如此故作史貴識也

按志怪奚必去諸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非災非祥靡勸靡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爲體尊而其爲用鉅間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元敎之歟○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掇取則猥江壁門樞褒以可稱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譏不合全書叅互不知出語持平○可作事始書觀可作注書家法

殷芸小說梁書本傳殷芸字灌蔬不妄交遊博洽羣書隋經籍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陳氏書錄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

敘事止宋初盗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祖
朝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此係或題
之非更不
待辯矣

蕭方等 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
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
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
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
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方乃昆弟
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唐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譌方爲
万再誤万爲萬考覈之學良未易言

市虎 韓非内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三人言而
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誤作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

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箕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處截條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雜家也近者一無者字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為無特設為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

人名有無顧忌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謂其言行僞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爲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焚而世傳行遁今史以史宬爲徵信仍以遜國爲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譌以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原注〕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故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君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云不載殊費解若云元后事不載外戚篇則正與呂氏同例矣又與下句牴牾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叙娥姁呂后字之事此四句文義亦不可曉其為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駁晉史駮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屍一作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議一作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雖其事反葬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是引端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原注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一本所糾在此失此注釋警湯也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畢傳觀之刊除誕妄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便自意平談宛說鈴之流原非其所禁絶也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欲蠃葬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

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劉伶（本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伶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

畢卓（本傳）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餘文已見書事篇

宋略一條

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一作繁撮要實有其力（釋）首提略字其意以為略則煩文宜省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

徐一作師非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竣討二凶檄
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俗本注字作三字非國志表孔熙先
罪許曜史作燿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釋揭六項作論案何則
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
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
令矛盾兩傷論斷一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或作策自晉宋已
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
去也論斷二昔漢王數項羽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一作書始明罪

狀必刊諸國史豈益一作宜非異同論斷三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斷四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下無復文理非工論斷五熙先構逆懷姧矯言欺衆且所爲藁草一作草藁本末宣行論斷六

釋分論至此畢

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一作詮擇豈非蕪濫者邪

釋似此不得以略名矣

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擿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篇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為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富則鶩博者尚之如踈寮稱劉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朱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德羨之等

殞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即位進司徒改封南平郡
公（傳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
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即徵高祖入輔至於受命
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
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到彥
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
爵始興郡公（按）太祖即文帝也其二人除
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受誅

元后哀冊（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媯左光祿大夫敬
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後
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元嘉十七年疾篤
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面𢇁上甚悼痛詔前永嘉太守
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
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討二凶檄（二凶本傳）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
育自言通靈劭姊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
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上後
知驚惋須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

濬濬報劭劭詐上詔入宮行弒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
王誕舉義兵檄京邑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
竣爲世祖撫軍主簿世祖鎮潯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
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
檄文示延之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
曰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

擬李夫人賦【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
子鸞愛冠諸子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
班亞皇后謚曰宣痛愛不已擬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
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因感而
會焉
云云

注國志表 見補注篇

罪許曜詞 事附【范曄傳】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父默之下
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
先密懷報効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
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

胗脈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内應熙先使曄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略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録焉魏史所書〔原注〕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釋〕所書用師宋實不魏則收書仍之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一作罕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此二字一作求字非致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釋〕揭出魏書飾言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

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釋南士北奔多為北婿據此以折拒婚之飾誇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一作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駁拒婚止此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或有一字奴耳原注出關東風俗傳。一本失此注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釋統以收書劣於沈書作束筆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誇

佛貍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貍自率大衆渡河曰自頃幾成民阜當東巡吳會以蓋

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摸長洲之苑壽自彭城南出盱眙至瓜步伐蒹葦造箄筏聲欲渡江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味壽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於世祖魏書島夷劉氏傳車駕登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按宋云燾即魏世祖太武帝也魏云義隆即宋太祖文帝也

司馬劉蕭韓王

魏書司馬楚之晉宣帝弟道之八世孫劉裕誅夷司馬戚屬亡於汝潁之間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請降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又劉昶義隆第九子也子業立昏狂肆暴委母妻携妾作丈夫服間行來降尚武邑公主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又蕭寶夤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蕭衍克建業殺其兄弟其家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著烏巾襦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至壽春戍主推檢

知實至京師世宗禮之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又〕韓延之司馬德宗平西府錄事參軍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隨入國又以淮南王女妻之生道生〔又〕王慧龍司馬德宗僕射愉之孫散騎郎緝之子也劉裕微時愉不為禮及得志愉家見誅慧龍為沙門僧彬所匿太常二年歸國崔浩弟恬以女妻之浩既見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直貴種矣〔按〕慧龍非婚於魏宗

借用

**桑乾**〔宋書索虜傳〕索頭託跋開字涉珪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禁臠**〔晉謝安傳〕安孫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孝武帝求為晉陵公主婿未幾帝崩衆敬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

黃旗 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哲秘論紫益黃旗運在東南 按 語本江表傳 又 魏書李平傳平子諧爲聘使至石頭梁主客郞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益本出東南

白登 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 注 白登在平城東南 按 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 釋 此上糾魏收 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 一作相誤 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 釋 此上糾沈約 凡此諸妄其流甚

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淆訛傅會之習愚甚韙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言語叙事曲筆諸篇累言之矣此復贅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繼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内篇後也

牛繼馬後 魏書僭晋司馬叡字景文晋將牛金子也初琅邪王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沖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

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按〕行冲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統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醜語牛後讕言通鑑綱目皆屛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擯觚蹇著固無取乎黯黕罔據之談也

拓跋之祖（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邵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

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邙一譌卬一譌印邙史作芒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鞌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恨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爲藍本故引注宜稍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畧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讚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薇履與六宮別可嬪道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

常山廢乾明（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改年天保有識者曰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其不過十年又曾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曰得三十年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人生有死但憐正道幼人將奪之耳廢帝乾明元年紀云正月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等八月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孝昭紀云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鄴乃密殺之後

有見文宣從楊燕等西行言復讐帝在晉陽亦見馬乃講武以獻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問濟南曰殺去邪死其宜矣

季逐昭公〔昭二十五〕事見上卷

秦納重耳〔僖二十四〕秦穆公納之

欒盈起〔襄二十三〕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欒盈率以入絳

乾谿〔昭十二〕雨雪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右尹子革夕誦祈招之詩王不自克以及於難

高祖破邙山〔北史〕武定元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周文率衆援高慎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明日復戰西師盡銳來攻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授神武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步騎六七

人追騎至親信都尉興慶曰王快笑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神武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兒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劉洪徽射中其二勝槊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狗地至恒農而還〔按〕芒山即北邙也張載七哀作北芒

周武平鄴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冬十一月帝發京師十二月次晉州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師姓名慰勉之將戰所司請換馬帝曰朕乘良馬何之齊人塡塹南引帝勒諸軍擊之齊主與數十騎走并州帝率諸軍追齊主諸將請還師帝曰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麾軍直進次并州齊主走鄴六年春正月傳位于其太子恒改年承光帝至鄴率諸軍奮擊遂平齊齊主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二月以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按〕劭本齊人此事敘齊後主當更有致語被削必多

城濮鄢陵 城濮之戰在僖二十八鄢陵之戰在成十七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敗于鞏〔成二〕晉郤克師陳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吳入郢事在定四略見上卷〔按〕條內援左為況先後凡八事皆大篇也事熟故但舉年從略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釋〕首原古俗方言經籍並載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恐作役夫為允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夥盧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

乃若君卿中朝汝我（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釋】（次言近古史籍亦載俗稱）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舊注】（謂長為藏蓋為姚萇諱）【按】（偏舉諱名與本義無涉非原注也）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釋】（自晉失中原國音迭變而史氏鄙而諱之失其真矣）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通籍）多聞以成博識【釋】（數語呼起劭志自居瑣細言有分寸）如今之（一無之字）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六句皆言現在俗傳口語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作王劭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弘益一作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徵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釋〕唯王劭能存質語特深許之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癖矣

處士王孫〔後漢禰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漢韓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注〕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僕夫舍長〔左襄四〕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文元〕楚世子商臣享江芊而勿敬江芊怒曰呼役夫〔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司故云舍長也

多為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橋為圯〔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注〕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南呼北傖〔晉書周圯傳〕敍我者諸傖子〔宋書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為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

西謂東虜〔史記高祖紀〕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尤來大槍反為所敗笑曰幾為虜嗤〔北史僭燕傳〕關中謠曰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
虜按所指皆東人也

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莫奔切今塡詞家言俺們我們郭注隋唐嘉話崔提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个注今俗名枚曰個左昭三二惠競爽又弱一个焉南史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存　按渠們底箇並可兩字連說渠們猶言他們底箇猶言那箇

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若纂乃考服鄭注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張良傳豎儒幾敗迺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　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卿隋唐以來下已則稱卿愚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李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来戚倡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

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鼈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闘逼膏肓之病按二傳言羌正指關右言

臣奴易臣為奴史無正据如北齊恩倖傳云帝家諸奴叨竊貴幸北史藝術傳云齊文襄曰我家羣奴猶極貴皆指近習僕役言也又北史王昕傳云帝怒舍人李文師以賜崔子順為奴鄭子默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此又降辱詼謿之詞皆非正謂朝臣

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踐祚逼淫有娠太原王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

腹大故不見(康熙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

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爲大家(北齊神武紀)何故觸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又)大家去大家去

師人兒郎(爾雅釋言)師人也(郭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名兒郎輩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按)書傳所見上梁文每發號必喚兒郎偉

皇家脩五代史梁陳北齊後周隋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通塗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專糾百藥北齊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原注)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

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誤作祖爲文襄改世祖誤作宗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又舊誤失者一故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釋】紊時代而失者又一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一作盡眞僞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未復總慨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紊時則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眞之概也至首尾言隊壹棄塗拂舊

章捎燼尤增浩歎矣本來面目屢受改移推其用心不

殊於惡害已而去其籍者恭愼君子戒之哉○愚綜覈

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譌謬者必注

舊作某葢深懼塗拂捎燼之爲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書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立之是爲東魏孝靖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齊書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釋】皆就變俚為雅立論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一無他字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釋】始於令勅倣古因而史筆從風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如南朝北梁諸書存茲典實謂規倣尚書之體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乎夫適俗隨時之義茍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一有書字舊事因而勒成務累上聲清言罕逢佳句遷文義佳句恐是絓句之譌謂無復原初質語也【釋】此疊申論上意而本指所糾乃在下文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一作

術述通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益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釋〕糾令狐書是節主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注○關右倣行周官啓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貌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羲玉而已用夏變夷聖賢所喜史臣載筆烏得舉其國書盡弁髦之

客氣〔左定八〕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又〕侵

齊攻廪丘之郛主人出師奔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令 周書本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閱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柳虯 見史官建置篇

牛弘 見世家篇

隋書一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軍 一作於 國是貽勸戒而編於漢史 一作漢非 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邵袁充兩傳唯

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謟惑夫（一多史字一多人字）載言示後（一多世字）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一作孰）若遺而不載益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閲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茍自古（一脫古字）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有激之辭）

按觀兩傳所錄詭辭其人諒不得為純臣矣但袁充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槩抹煞而獨

揚其所醜實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義新寂穢班史不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卲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爲飾說人盡醜之令與袁充同傳類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與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乎兩見其情矣此論愚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卲袁充兩傳隋書王卲齊滅入周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上表言符命云云有人於黃鳳泉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爲字又撰皇隋靈感誌文獻皇后崩復上言生天之應按此所錄王劭詭辭也袁充字德符陳滅歸國頗解占候須太史令時將廢太子因希旨觀象言當發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

長又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煬帝初充
秦日景逾長即位與堯受命年合信所謂唐武皇武皇
武唐武者矣〔按〕此所錄來充詭辭也〔又按〕北史房彥
謙傳〕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郎潁河
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門
無雜賓據此邵固名流所推重也彥謙玄齡父時所稱
素儉無
私者

**李斯坑穽**〔史記秦紀〕丞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諸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
傳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

**董卓帷蓋**〔後漢儒林傳序〕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
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
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
帷蓋小廼制為縢囊王允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長安
之亂一
時焚蕩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舊有其字叙錄煩碎此處當補又其自編隋書仍復蕪辭不翦云云方得文義清劃行本缺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譏王君懋等句止是挑筆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隋書本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眄久之方悟

王劭思書 隋書本傳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史通通釋卷十七

孫利萬我備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八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華南枝居𢿙
同邑許阜然脩來叅釋
蔡龍孫初篁

外篇

雜說下第九〇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〇前二篇皆循代分條此六條錯舉立說故統曰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數語總為公孫

靈運兩傳」王本此處贊論作摯藏條非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舜蔑通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此言公孫傳贊」王本此處闌及得人也又載條非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原注）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　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泛談文體也　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釋）此所引言總束兩贊論之」此下舊皆適分」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爲識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爲公卿表跋取沈論作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當與編次篇尾論彙商

公孫弘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可見印板之中亦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其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藥北齊書於後主紀則書韋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段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為言但其中有摘論未允處詳具注内

垓下斬首八萬史記高紀叙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

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按漢書削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惜者是時淮陰侯先卻後棄出奇決勝乃其最後一番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并没去之為闕事耳

**韋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庭後提婆改姓穆氏（按後主紀但書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而無韋其第之文并穆后及提婆傳亦不及韋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據此則事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為不言亦未詳何意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訴之坐罪遂招延鄴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

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為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後又還關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所云擁數州地乃入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齊史者緣父及之也史通以為百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誤作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文心作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助文領起大意」一本此四行截附前條不連下段非

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

一本有重句。渭濱熟事何人不知以此判宋武亦失平〔釋〕此層亦引下之文其所主在周書也更一作又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原注〕案王邵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音詞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稱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逯於齊遠矣〔按〕獻武即齊神武也音詞舊誤作晉嗣稱之舊作因之亦誤〔釋〕四句周齊並提意側在周而牛弘作周史王邵作齊志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

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

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層舉周齊二史相衡見周史偏多雅句必非本語矣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原注〕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

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案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媿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曆以下專一本此處斥周史之多飾截分非世稱近史編語原注謂言語之語也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令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末就時論之稱舊本此處周史者折之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脚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嘗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人誚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猶前云聽雀聞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鄙心不喜

御淵二句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蜀志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臨長安於灞上迎武

帝帝勞之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
焉帝曰卿欲學馮異耶〈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獨屏樹下
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濵思太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濵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
患海内
無人

宋祖無學〈鄭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恧〈裴昭明傳〉昭明罷郡無宅
帝曰我不讀書不
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
然作色曰君乃言此曽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鵩鳥之辭〈賈誼鵩鳥賦〉鵩鳥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雜九錫等（王訓故）袁淑俳諧記有雜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雜九錫封浚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原注）謂太清已後 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原注）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州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僣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没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闈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尹遵或作王郎或作王遵並非字名舊作

姓名皆語舊作語皆遡聲對舊作避聲對今皆刊正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襲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我予互句對推之稱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徼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輙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

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

辯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原注江陵之去建業地濶數千餘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勑原注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頊盡則知無復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〇此注舊編在後注之下誤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原注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也夫功德日盛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者哉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幾史皆載之愈形其僞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還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舊衍文字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羨澹而譏卲者（原注）隋史每論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

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王邵特帶銜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裁緝

别傳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别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釋三為王后是駁案主句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惪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原注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釋已上言春秋時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釋此言戰國時無其人至於他篇

玆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平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原注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爲昔即居其後矣〕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矣〔釋節尾推類言之〕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借劉向自言挑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釋】已上揭一欺字舊本此處為後文作冒截餘非是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或譌作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因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欺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

仙立夫一作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末又類舉其失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舛譌後條言事理傳會

夏姬左傳成二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即申左篇秦穆女爲荆平夫人事兩引俱誤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晏嬰居宋景後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刑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令殺

婧之父鄭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
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
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
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
囊為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妄傳言過其實

**進藥酒**戰國燕策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私
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
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
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任於
周其妻淫於鄰人其下文略與策同

**分餘光**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
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
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
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
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

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見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

懷嬴 [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圉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一作議）之矣然則（作然而用）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鶬荆尸變而為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即以其言還折之○賦家誇威飾事究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唯聖人為不雜

鞭宓妃王訓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亡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杜魄荊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荊人鼈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鼈水名也亦作鼈邑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為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產地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劉昞所產地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作非誤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昞皆生長偏陲而人因文顯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吳志士燮傳燮字彥威蒼梧人官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

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闕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昞其人見點煩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詶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一譌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兹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覲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黄本補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按此闢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爲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注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王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曰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觀

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洛水為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至末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別有四十三字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者爲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

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揄舊本此下連後條郭本此處截
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弥見其未學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蠹鼈競長蚿蛇相憐鷽莊子作學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一衍怪字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舊本聯為一通闕楷未繳前論中壘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糅

二漁父（莊子漁父篇）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擒鷸蚌（戰國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不肯相舍漁者并擒之（天祿識餘）兩謂鬪口或改兩作雨非（愚謂作雨者不惟失義且失韻

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子胥乃潛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何用姓字為

混沌（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按〕

與言語

篇各意

其流甚多〔秋水篇〕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於是鼃聞之規規然自失也〔又〕蚿憐蛇蛇憐風蚿謂蚿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又〕鷽鳩見逍遥遊〔又〕鮒魚見前

薄周孔〔嵇康絕交書〕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

此甚不可一也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弐若人也長者弐若人也一本下連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著書正今曰顯録明言有疑猶闕

卓弐當爲軦近世掩襲作僞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預本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

西漢人一無人字殆後来一脫来字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二字誤入以焉之下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誤作傳中斯爲謬矣一本無此二句

〔按〕決陵此書爲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

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爲余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彊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提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爲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别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聲遂以音譌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之字學者談稱一作講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一多則字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其所是一本此處截條

又一無又字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而廢百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釋〕此言徒多者漫無主見〔一〕一本誤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顓泥一家局護偏遺自亦一病至若博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爲徒讀矣蓋首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辭不行綴（一作贅非）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挂誤作蛙旒誤作緺）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愨可證向諸疑惑果非質言

長纓紫服〔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公曰諾於是境内莫衣紫也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舊作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一層興起後文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按〕鄭舊作柳太

玄二字帶筆玄主數不衡人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

者焉［釋］又一層興起後文夫以宣尼叡同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

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釋］所嗤者在此

［按］此本為謝魏偏怙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譏集

中授人口實處皆然

童烏［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蜀漢諸賢［問明篇］蜀莊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按］莊即注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見其貌者肅

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漢中地與所云蜀漢恰合舊作栁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語本陸績述玄已具自敘篇注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猶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融通前說矣

禮云禮云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脩字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卲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箔通不修言貌鄙事許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盛稱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不設封府異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一作比）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二字有疑）稱朱異（二字恐誤）亦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

口才筆才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童少往見朱據據曰為我賦一物乃坐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集高墉成而後坐王訓故王隱晉書云摯虞與太卅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按此見世說文學篇注而朱異賦物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才史通所稱或即二書之言而誤記耳

元瑜孔璋魏世子丕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孔璋表章殊健微為繁富按元瑜阮禹字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一作如近代

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或為集不過數卷（原注 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書纔至一篇（原注 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二（或作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原注 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按 此注於梁元複同姓名錄去之）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 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音有關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

○研神辨若略撿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

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一諱一不諱筆誤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謝承

後漢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

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所字記也止具其生

前歷官殁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

二幺麼恒一作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

史〔原注〕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嗣者一無者字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西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𪘲𪘲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傳中史

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趙壹范書亦有傳見載文篇

史通通釋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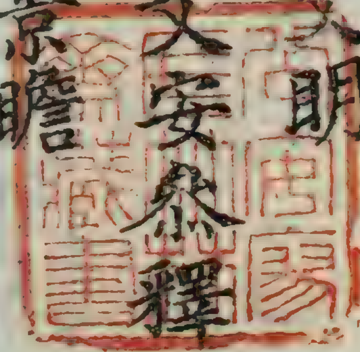
孫正恒天照校刊

史通通釋 木

史通通釋卷十九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常熟席紹虞文明
紹堯文安參釋
紹軾景瞻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䟽為雜目一作志非類聚區分

一作別編之如后

按是篇彊半撿舉錯誤如所指遺脫複沓淸訛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紏傳會尤爲法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

卿兩引並在志中上○增注所在用便繙撿後仿此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舊作上出史記而不或作下誤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列他書而踵事續敘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魯三字此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

虖

曼滿語（左傳宣六）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舊譌作齊）侯于周（在志中上）案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讞然此一事班志

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

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注舊在後今移置首見處二十八年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説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恒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已下歷述火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間隔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鷸之冠在志中上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為軼例此以連綴左氏為冗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珮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謚

聚鷸冠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傳作宴下同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在志中上叅其

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日知錄禮爲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絶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耳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

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一作止出奔北燕在志中上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工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一多明字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最明評曰高止即高子容華定即宋司徒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遺漏處

子容專司徒侈傳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

二十年華定出弃陳傳按司馬侯即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在志中上已下弟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一作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悛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年繼嗣不立而日夜

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釐即僖也有原注在雜駮篇公十年冬大雨雹今志作雪疑唐初本作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在志中下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一脫已字釋已上專指志中釐公十年至專壹之政一段而言又一政作非入此科始一脫始字一作又字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一作終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並在志中下分散相離斷絕無趣釋此曾統本志前後起自劉歆已爲大雨雪及雨雹殞霜至蜚鳥死一長片千六百字而言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釐十年首尾紛拏而舊脫而字

章句錯糅（此統指全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許家叢刺實未剖䟽剖䟽之須兩截看前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兩雹以爲之的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雹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許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

數傳寫不準流轉靡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胥歧迕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雨雪即移爲雨雹之解亦豈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雨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志）釐十年大雨雪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

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桓八年十月雪劉

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雹（按）此三段並在釐十年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下所引並在志中下即前條所述恒寒事內之文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原注）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原注）始云元鼎二年又續云元鼎三年案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復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其年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靡然而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一脫者字）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

而分其地箴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

臣天下不附矣（在志中上）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

竊斧臺名逃債正（一有可字）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

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

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

苟責箴烈以安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此三字一作謂得二字）人

之情僞盡知之矣（一無矣字）者乎此所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

也

［按］揆時勢以立言非奬亂也○此爲通鑑綱目之所託

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爲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國形至紐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爲宋儒發脈是矣然耳食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覘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措撑無救於弱勢積痿不起者妄乘夫奴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漢書諸侯王表叙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斧之言〔注〕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陳書紀〕九錫詔云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卓號太師（後漢董卓傳卓徙郡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諸侯王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一無大字下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在志中上）案大（舊行夫字）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一作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遥而方聞響（一作感）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

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按]傳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科立意稍歧然仍入肓縶○志言某眚之罰定作某應此為真傳會是科兩大雩於年睽罰異之間糾其繆幽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原注舊在此）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舊譌作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之（舊脫一之字）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有

一作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並在志之上案此說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比年戰之占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一無以字歡一作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原注）亦謂七年挍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讎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一作倚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母姜與戰事對勘說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一有

者字也

按此亦傅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非之以爲貪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貪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左莊十經公敗宋師於乘丘又十一經公敗宋師於鄑杜注乘丘鄑並魯地鄑子斯反）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傷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氷（在志中下以下並同）尋其解春秋之無氷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並志內釋無氷之語）若斯而已矣次至

武帝元狩（照志改舊作元封）六年冬亡氷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一作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一多貸字）與乏困（此二字或作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釋〕（述志止此）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寛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茍以無氷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讖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然以違反爲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傳會矣崑圃黃氏𪟝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在志中上）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一多之字）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釋〕（自案此以下皆子元推說之辭班志

脱書所應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一作成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愚謂志五行者止記災祥不撫符應并亦不綴鑿解乃是正體盧陵司天考所以識冠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逃子元之駁乎

眭孟漢書眭弘傳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為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

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在志下上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濶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一脫九字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一少前字殿者王莽始爲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一無人字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作猶從大一少大字司馬而升一作登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爲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未點耳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二字劉補未生二字今依志補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志在下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案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一作恒數前後有定準此何待言至於一無於字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作猶母乃累筆下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同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平即王氏

受命之應也〔釋〕此上為本志補占此下合前條比論又案班云一作志下多以字小

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此語班志所有如女子田無嗇者田

敬莽之本宗此意班志未言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解惟此獨

無故為摘補云爾然在班為闕例在劉為小言蓋亦隋

入向歆窠臼不能解脫也○上二條可省

陳之出田之宗莽傳莽下書曰予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又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

濟南曰王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於秩宗封陳崇為

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胡王追王陳胡公敬王追王田敬仲（注）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傳作鹿志作麓其壞梁山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傳作周內史叔興盛言其必應並在志下上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義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兹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知嫂五字一作私嫂者三字謬。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稍文飾之。一失此注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

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意宗左氏傳爲主而斥羣說之支離所言㝡直截然則陳持弓之演義田無畨之補占得毋亦蹈自矜魁博之誚乎

沙鹿梁山鷁蜚龍鬬

左僖十四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山名又成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重絳人也問焉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又僖十六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又昭十九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

獨何覿焉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叛散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又〕梁山崩穀梁曰壅河三日不流晉君率臣哭之廼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衆亡象也董說略同〔又〕六鶂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宅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鬬於鄭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駮篇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

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一作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同鶂)退飛是也(在志下上)案舊史稱劉

向學穀梁(一有劉字)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

而周木斯板鄭車僨濟風之爲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

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釋】(此就風占所遺進難)又詳言衆怪歷

敘羣妖述雨氂爲災(在志中上)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在志中下)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

不同識無通鑒故也【釋】(此又撿出二事之未盡者進難)且當炎漢之代厥

異尤奇若景當作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兗陽爲旱

惟一作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釋】此更搜出本書所有彼載此遺進難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歎三而前二歎歎從宅出後一歎歎在自邊

越追越緊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縢

車僨【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雨氂【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

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篇】趙王遷信秦反間殺李牧遂爲所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

信視地上生毛
謠亦見趙世家

烏相育（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宋雀生鸇（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侯伐之王逃于郳侯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亢陽爲旱（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爲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猰（志作狾）狗華臣出奔陳（在志中上）又云宋公子

地舊誤作它下同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在志下上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原注）此二事是班生案自釋非引諸儒所言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鬭雞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弑舊作殺萌於解黿鄁傳作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原作煞一作[illegible]羊而卒奔此亦一譌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猰鬣朱本非物怪故條內拾遺皆同此類然愚以此段科眼尚未猒心不如直折之曰貪採左氏闌入非

妖似更快爽也

猘狗〔左襄十七〕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

雞傅介〔昭二十五〕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鶴乘軒〔閔二〕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獲鴈〔哀七〕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黿（宣四）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也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子公弑靈公

奪家（成七）晉厲公田婦人先殺而飲後使大夫殺郤至奉家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

予謀誅三郤

殺羊見模擬篇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狥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通多此病浚儀王氏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遠自夏小正蓋以夏小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鑑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輙引北史當之本摘沈宋蕭齊書也注家輙引南史當之自餘雜述枚舉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舉事不原所出之誚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第一科之二條云公會諸侯于周即是不云國語之一也又其他如言不從之徵三郤語火沴水之徵穀洛鬬其誤亦同志中屢見）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譌一十九或譌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

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釋）繳過四科

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釋）數諾提下言既號五行徵應冝數矣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一作雞注不應）與豕爲禍桃李冬花多（一無多字）直叙其災而不言其應（原注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上下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上下隕石下凡十四總不言其應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上下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甏鳥死中下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中下孝景之時大旱者二上中昭成二代大雨水三上中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弩擊之皆狗也上中又鴻嘉中狗與豕交上中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棗實中下皆不言其應也○注字有與行本外）

不同者皆照史改 此乃一作皆非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照班傳補舊脫 蕭曹陳平之屬陳平之屬四字亦舊脫照傳補否則蕭曹亦馬遷並時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釋】已上皆謂志應逗漏不齊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舊作[illegible]誤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州服會葬郕舊作成非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一作事其類

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釋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又失之鑿也

按此條柬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班氏志五行紏轕曼延都爲五冊雖嗜古之士擎未盈卷輒已神惛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粃稃粒中自獻如攤一本律以准皆各例裏出支非穿穴爛熟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爲雜駁體決定不作科别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嗤點前賢假有掩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豈

恐不見水端旋其面目者矣敢持斯語箴警嚚㗧者○後史志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哉

司馬遷至未暇也皆後漢書班彪傳之文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蜮為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蜮蜮猶惑也

麋為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志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為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太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呂為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

㓨服郕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天子使㓨服會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七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杞滕来朝郕伯来犇秦使来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九月螟時鄭伯呂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呂為介蟲之孽易邑興役宣公六年螽劉向呂為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〇〔原注〕春秋時事違誤最多總十五條〔按〕此注的是原文雜駁總不越

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志中上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隱三射王中肩桓五楚絕苞茅僖四觀兵問鼎宣三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哀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一無為怪二字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駮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從

周哀入議似隔膜

會葬賜命會戚（本志師古注）會葬葬僖公賜命賜㠯命圭爲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衛地

變雅爲風黍離鄭箋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歸於國風焉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一誤作子殺札下同

召伯毛伯志中下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一譌作云無氷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譌本顏注立說

今春秋至未達其說本志師古注王札子即王子捷召伯毛伯皆周大夫其下即今春秋五句之文

去無氷三載按宣公之年盡於十八今自宣十五下距成公之元凡三年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弒君楚嚴王原注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志之上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紂時一譌作取譏隗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

又一脫又字案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

所滅次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
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一脫次字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
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一作主嚴之下
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頊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
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舊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評云
宣十一年未嘗言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三滅之言
爲不審夫既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而復封其繼亦
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亡子元此條殊無不

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按）即如此注王本全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貫入之亦不原所出之一端也左傳烏有此贊哉

陳爲楚滅者三　楚始滅陳即宣十一縣陳事（注）滅陳以爲楚縣（昭八）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哀十七）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楚子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

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公子圍弒之而自立是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志無始字此用師古注語兼地千里志下下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久舊譌又傳亦用師古注語歷文成繆三王一作主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原注）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也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

違亦自一無自字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志中下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駮志中占事年世懸殊之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禨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近楚故懼而會盟

荆尸莊四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注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

為陳

楚始稱王（楚世家）楚熊通伐隨隨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令我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按）此楚始稱王明文也評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之稱稱王非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三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為子時父名之不久便除之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雜駁諸條皆不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喙長可謂辯乎

縠赤立宣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子遂者襄仲也公子赤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志下下

案釐一無案字一無釐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

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爲本耳一作爾然則作然而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在一作存舊贅二云字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尚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叔侯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齊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志下下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本志師古注亦云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一脫伊字戾譖太子痤一痤譌而殺之〔原注〕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原注〕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原注〕

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志中下案災祥之作將應後来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一作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讒〔左襄二十六〕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成十五〕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昭六〕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公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志中上　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志下下　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一無前字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音讀如葛梁之會諸侯一多不字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志下上　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原注）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志

中下【釋】雜引志文上此眼在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大夫執權君不能制等句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先折去董劉之說然而穀梁謂一作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穀梁傳作正前注同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一作知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奓陟加切或誤作大多二字或改作侈並非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釋】原出董劉之說蓋本二傳而甚之

【按】所駮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溴梁二

盟蘇黃門轍以爲合禮趙氏鵬飛以爲尊卑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

雞澤之會（左襄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溴梁之盟（左襄十六）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寗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政由寗氏二句（左襄二十六）衛獻公自夷求復國使子鮮與寗喜相要之言也

二傳爲說（襄三穀梁）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六）會溴梁下即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溴梁諸

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

夸言字書夸言猶夸言也〔唐陸贄傳〕夸言無驗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一有其字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志下案一下脫案字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原注〕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爲州滿事具王劭續書志〔按〕續疑當作讀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一作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寵辱自

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輙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駮之誅四大夫一駮也莫敢責大夫又一駮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駮也○細審之劉爲此駮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

有書餓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餓桶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窾會閱者宜取而參按之

所尸唯三郤（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州滿（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具王邵書無考

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盟而入逐不臣者七

人二月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

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將来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貴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隣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修民事田以時

三駕（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晉伐鄭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城北（秋七月）伐鄭會于蕭魚（注）此三駕也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一無于字）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

角亢大國之一無之字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簒齊六卿分晉志下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共相感應何太疎濶者哉〔釋〕此曆爲正駮

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舊衍云云二字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釋〕此曆代考時事益見彼強附之拙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釋）此層爲抽駁尋斯失所

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覩左氏故事有不周

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

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

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釋）後以優劣三傳結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注亦

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筦在春秋年

衛弒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踰于北方而墜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

越滅吳（哀二十二）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其下劉向占牽及三家逐昭公之文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劉向占亦及三家逐魯昭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似脫爲字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志中上。單述一占括上三災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尌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

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駁三家二字也本爲枡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縱帶挈孟孫不免失出○鼈成與昭隔世三五紏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枡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强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志下下

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衷庾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衷庾至云非子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鈎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吴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為道也束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云誤）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志下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四誤）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舊誤七下同）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舊誤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駁主曰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最精所謂彼節有閒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于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凡五蝕于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志之上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

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説乎裨竈之説一脫此五字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一脫此四字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者字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爲陳火二字中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説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裨説而杜注別爲一説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

十二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爲名

招殺偃師(昭八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姪孫衍甲辰雄校刊

史通通釋卷二十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方懋福駿公
華南枝居敬參釋
同里蔡麟孫新篁

外篇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眞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無人字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有一矣字夫髮經炎一作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

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来學者莫覺其非葢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 王訓故 韓非子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左僖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王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所一作）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

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舊脫云字）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一無之字）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刊正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

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
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見採撰篇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
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實
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
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
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
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又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
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
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
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宓（舊作宓）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著想滯）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一作也）昔陳焦既亡累年（吳志亦作六日）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顧（或謂須一改遂）使竹帛顯書古今（或作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又是滯語）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爲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錯卻不錯覆思叙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況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疻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節首二句小異其文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諜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一作昭）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同史記文）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謚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

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嘆矣巧成拙矣自首眼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 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為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 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事一作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

子當舊作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年字長無子母為此二字一作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舊作之有若嘿然無史有以字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史有之字斷句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言語誤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同括逮尼父既殁方取為師以不荅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

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承一作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口此判不移○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

（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一作仇）忌（史漢作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

雀案子房之一無之字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讎一作仇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一脫聚字謀將犯
其君遂嘿然杜口侯間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寄言臺
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當作圖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
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説者敷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説来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蹤下之文節尾
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涑水氏

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為詭辭譎諫又一妙會

雍齒（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為（左僖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鷹鸇之逐（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所難之指文中已足云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識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駁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爲雅飭

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

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貧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一有曰字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一作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

也前驅覓設一作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宣旌槩填咽彼芊菜
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
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
部舉州振肅至於壘紱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
候蕭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
不就居止無恒常一作必公私閙擾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
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重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
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益
亦事同大夏訪知諸一作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

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辨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傅㯋恐當作轉致

[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傔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羨稷曾無父老盡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屛視隱處者耶毋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爲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羨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帝

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調俶為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文

晉陽無竹（困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羨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為竹報平安則藉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疑辯總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一無人字）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

者云云二字亦贅一本止一云字亦行

難曰昔孟陽卧一作坐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羅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意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脫恐字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輙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

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益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蜀蕘鄙說閭巷讕（舊作讕或作瀾並非）言凡（一作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綴注節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尉當是也第嫌具瞻綸綍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

殊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卧牀（左莊八）齊侯田于貝丘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詭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一謚作事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二字贊○

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勝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一多使字檐瓦皆飛有踰舊作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鴦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

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鴦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頗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見父史有停廐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作婁苟居此

職終不恚於貧餒或作餧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一作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堪為蜀郡乘折轅車吴隱之為廣川貨犬待客並其類也○張堪傳作張湛貨犬或作貸米並誤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敝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脱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一脱當然二字繆矣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張歛餝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之

胡質子并威[晉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来黔敖曰嗟来食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 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厨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

辨

布被脫粟〔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弘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亦作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史有賭字〕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史有將字〕葬食一蒸㹠飲二斗酒〔一本酒字在二斗上〕然後臨穴〔史作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史亦作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
苴經舊誤作以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
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
者猶停舂相杵一作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
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
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
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
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支一作則
飢膚外博況乎溺情狁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

柴毀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苦其煩絮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譎譎作人以其志操本一作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間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摭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始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謬尤甚

舂相〔禮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一作盧誤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五十以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其文較核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第三改元徐州未清時事耳子元黏看在此疑端從此生有魏受命凡四十一作三十誤五年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陳留即常道鄉公後謚元帝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武帝初元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

耳順更加六十一多六字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年字一在五六下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頻仍亾歷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計

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毋丘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冦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爲得○篇多顓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遏僞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氷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爲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

沂徐冦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徽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爲徐州別駕在呂袁等事後從討毋丘儉是爲司隷校尉時

（非為別駕時〔補〕按〔虞〕傳守徐在魏文明間任別駕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冦當謂此）

凡所駮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楯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一作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一無又字）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

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爲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爲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犁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爲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爲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中宗初謚孝和）韋武弄權母媪（一作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原注一為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因（古本有因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

【釋】上述忤時緣起

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正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釋】滿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牘本篇之作只欲録存此牘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謩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苞）張（未詳）宋齊應蘇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當作謝）綽藏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一作賾）彼泉（諱淵作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釋】牘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釋】次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卷重脩則天實錄三十卷參互活看）貽彼後（一脫後字）來者何哉【釋】（轉到遜避不為起下）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提五不可是何全篇柱棒）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范（曄）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謂劉向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

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或作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取多負遂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釋）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漢懸公令近須史臣自採能無闕略稽時　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同齚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畏縮遷回矣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

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自主張近則例設監修稟承牽制無從下筆竊一作切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一作創立紀年一脫編字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一譌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一作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

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科指說無配派誰獨承當廢職奚咎)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略一束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沒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一作竊)以綱維不舉而暫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曷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舊作誣)羣公屢辭載筆

之官顧羅記言之職一作責者正為此爾釋針對課習之詞再一束勒忤時正旨已盡於此抑又有所未諭古通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隷名脩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寗惟寘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並一脫並字一作幷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宜隆異數先以陪貞挑起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鋁鋁鉸故推為首冣就如斯理亦有其說釋轉入自身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

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玆介直不附新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釋就本身作甘投閒散一跌即指凿次在後守司東都時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即前所云驛召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景明公既位居端揆本音上聲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盻一作眄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縻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爲日已久石渠

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節剖明責有患歸禮無加異之故

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問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餐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輙敢方於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釋】援古為況申足上意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

如我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帶讀如蔕芥於心若乎【釋】此節又拓開上說自占身分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遂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牘尾結歸辭退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悪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道長至此歸杜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遮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葢繫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叙相表裏自叙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

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亟古砥今屹然分峙爲内外篇之殿器鑒風稜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爲盧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爲神州拜洛受圖聖歷元年召盧陵王於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爲中宗還京師也

蕭至忠（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還復爲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内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爲宰相（舊書）代韋巨源爲侍中

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

素王素臣（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又見莊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氏

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荅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淵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即杜度也〔庾肩吾書品〕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譏漢紀無涉及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樹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乃知此處伯度是李非杜也注書不可率意如此

公理以為可焚〔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困學紀聞〕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敘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皆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傅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

納為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張尚書（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撿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又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遷祕書少監進吏部時崔湜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疑即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無傳其名附見岑羲等傳

惟寂惟寞（揚雄解嘲）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然亦未知是否愚謂此三人官不甚著本文亦未舉其名不必彊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鋑鋑恐即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召季布（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慙

彈鋏積薪彈鋏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列為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刻鵠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言（王禹偁詩）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孫元揆庚三校刊

# 附録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録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脅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係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

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輙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横酷滛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愼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吴兢等善嘗曰海内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

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
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
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
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內傳節採今不錄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
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
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
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內篇卷尾
有注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

傳又節採自叙之文全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録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脩則天實錄三十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

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輙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襃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向意承高冠說下當云韈而鞍不當云跣跣者裸足義不可通蓋仍舊書之誤也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

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棨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定恐當作停而冠履不易可謂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當作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旗槃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近代故事不可謂無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

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官所作豈可假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

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直句宜留猶須二字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鋭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脫府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迴按六子之序與舊書同後迴附傳越次

睨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睨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知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子滋泱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

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渙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曉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筭之術所著又有太樂令辟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滋舊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與語有曰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作殿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三卷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彙新舊書傳不著字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贄以蔭仕為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尉驛豐給楊炎薦彙當作贊名儒子當有孫字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史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

董足一迹宣畐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敏稍節下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迥傳亦不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著字

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迥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

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十五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邯鄲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詛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

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密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眘虛略曰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眘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歎眘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眘虛必其別字挺卿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字無傳三賢論自稱遐村遐村華字也又何云獨孤耶又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眘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来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諆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贊實大官榮名逵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

此也自適釋其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闢誕幻誇誣可見故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纆觀疑古惑經等篇寄憤篡奪叛逆可見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符也訶人以為悅而能享是哉愚故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傖父起龍書後

光緒十有九年小春之月五世孫錫齡甫鑑庭重校敬印

